

曉風

行署



目錄

發刊詞

題辭

插圖

全體社員合影

社員近影(附小傳)

論說

女子教育與國家

蛻私先生學行述略

理想中之安徽學生

鄧戛鳴

吳常燾

萬長源

MG
G644 29
543



3 1762 7132 2

談讀書的方法……………葉子幹……………一八

談禁絕鴉片與吾國民族的前途……………顏景華……………二〇

非常時期青年應有的責任和準備……………王謨明……………二三

研究

歌謠研究……………戴雙倩……………二六

鄉譚

無為的一角……………李醉芳……………三三

蕪湖古蹟志……………魏恆葆……………三九

無為歌謠之討論……………阮治安……………四五

懷甯誌略……………徐占魁……………五〇

記香花墩……………周本瑞……………五九

陵陽花絮……………黃焯然……………六〇

巢縣風景之一……………錢曾瑞……………六二

安慶……………王富春……………六三

合肥八景誌略……………吳常熊……………六六

白梅村談叢(補白)……………李醉芳……………六八

文藝

勝利之笑……………鄧夏鳴……………六九

憶語……………李醉芳……………七二

追念先母述……………朱茂珍……………七四

京口萍蹤……………鮑傳簡……………七五

金鈴子……………萬長源……………八一

人名大辭典書後……………萬長洪……………八二

龍川今昔談……………俞禧……………八三

飲記

前人

八四

回憶

錢曾瑞

八五

安合道中

王國璠

八六

醉話

顏景華

八八

張翁聽松哀辭

崔之雯

九三

春光明媚話宣州

鰲峯夜月

九四

昨夜庭前葉有聲

前人

九五

詩共一六三首

九六

詞共二五首

一一〇

編輯後話

社員通訊錄

本刊捐款諸君一覽

發刊詞

魏守謙

吾皖古多積學之士，舉其近者，自江永戴震而下，無慮數十人。覈名實，能斷制，非華士所得而假借。彼數君子明於庶物，慨於建奴之淫威，不得發舒其才以輔世，故壹志稽古，以免於文網，而其情亦稍稍可觀焉。今政治偷窳，國學式微，吾皖人當起而講求致用之學，以竟鄉賢未竟之業，而無以章句之學爲矣。卽爲章句之學，亦必不失前賢矩矱，而後可無愧矣。皖中來學國專諸同學，於是有季刊之作，冀以收切磋之益，余喜得觀其成焉！

上邊的發刊詞，蒙本校魏建猷先生，因爲同鄉的關係，在百忙中，算是把我們的幌子，裝成。這是我們要借着這個地方，向魏先生表示十二分的感謝。不過魏先生勉勵我們繼承先賢，無贅章句，這到使我們又十二分的慚愧。因爲我們下邊的內容，是以交換知識，介紹鄉邦風土人情，給大家留個紀念爲宗旨。所以中間也就以語體文爲普遍，這不要說講不到「繼承前修」，連研究章句也好像沒有。縱然有，也許拿到本校月刊上去發表了吧？這一點似乎值得要聲明的。因爲不但對魏先生表示慚愧，同時還要希望讀者的原諒啊！

編者附識

皖風發刊詞



皖風題辭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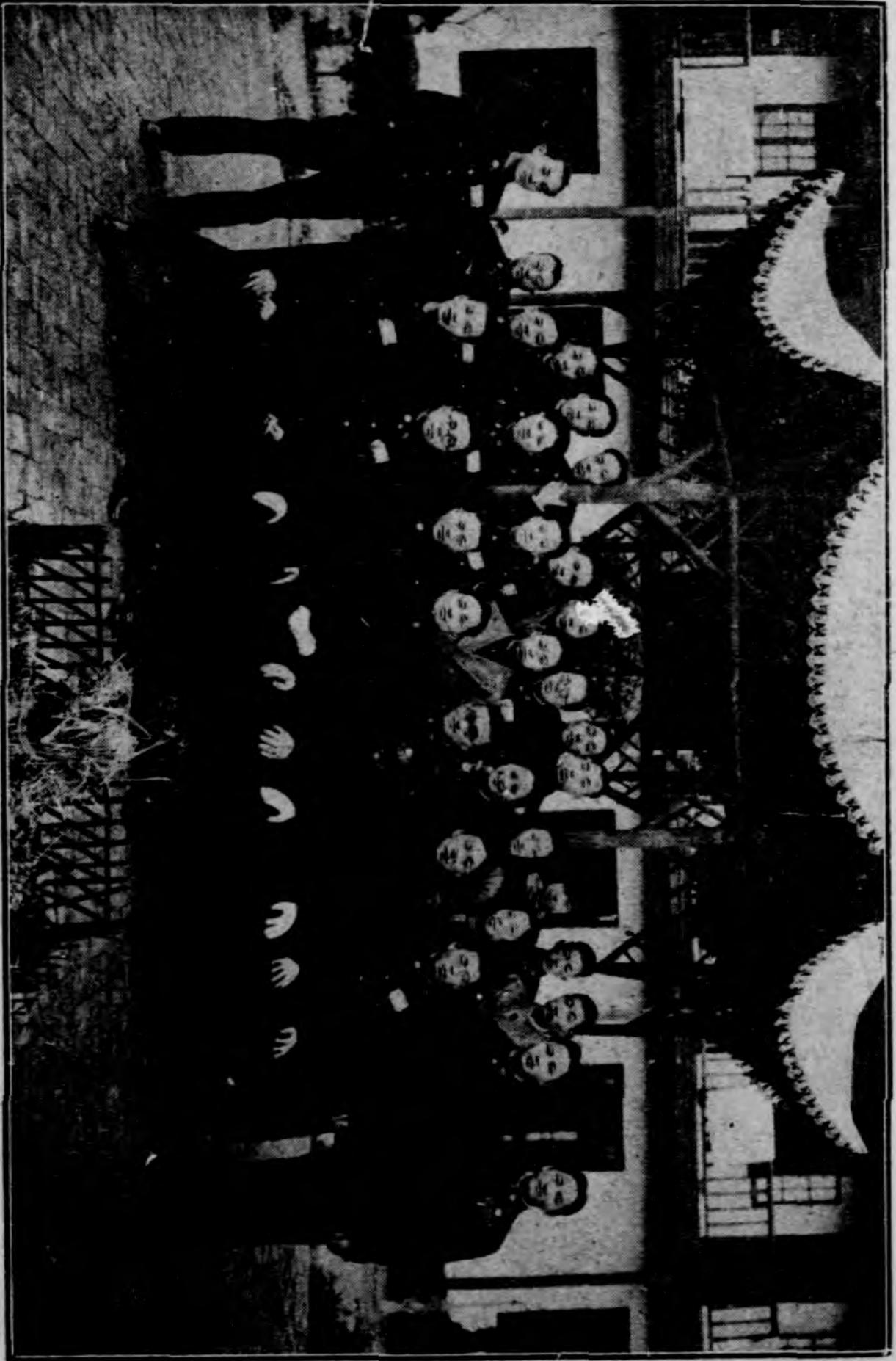
題辭

安徽同鄉學術研究社發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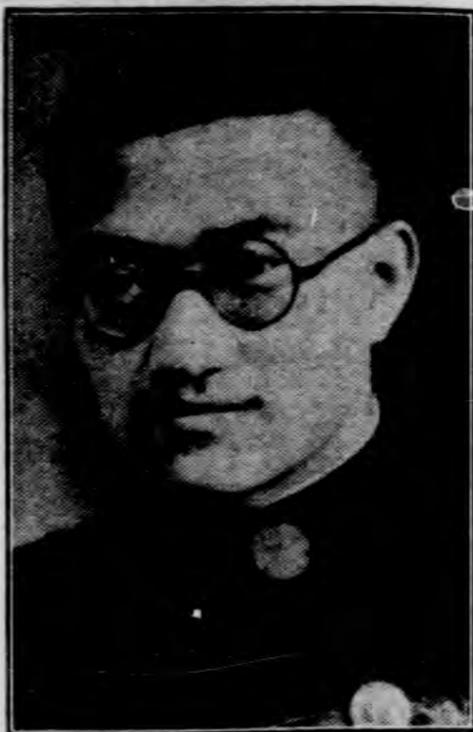
皖風敬題一章以志景仰

黃惠威

東林講學高遺風，八方英彥雲從龍，同門皖士最清發，濟濟踏踏聲譽隆，粉鄉文獻足矜式，紫陽性理天人通，
（朱子僑居福建）徽州樸學冠清代，博文約禮光熊熊，義理考據不偏廢，桐城家法為文宗，黃嶽雄奇甲天下，
皖江清麗集湖洪，扶輿磅礴久始洩，繼往開來吾道同，可憐大雅衰衰歇，匡翊世教疇為功，却喜旣旣諸君子，
聲應氣求德業充，賞奇析疑互攻錯，鈞深致遠相磨礱，情殷懷舊抒蓄念，志抗往哲追芳蹤，餘事詩文寫性靈，
依仁游藝非雕蟲，歲寒一展皖風讀，勝嚼冰雪風塵中。



本社全體合影



鄧 憂 鳴 君



老鄧，合肥人。多才藝；更會寫文章。不大說話；遇了好朋友，又說個不了，人覺他有些古怪。他做起事來，也是不動聲色的，弄得很周到。幾天前寄給我一首詩道：「君看天雨雪，念我其寒冽，我念幽燕士，告君血正熱。」這又可見他最近愛國的思潮。——他是我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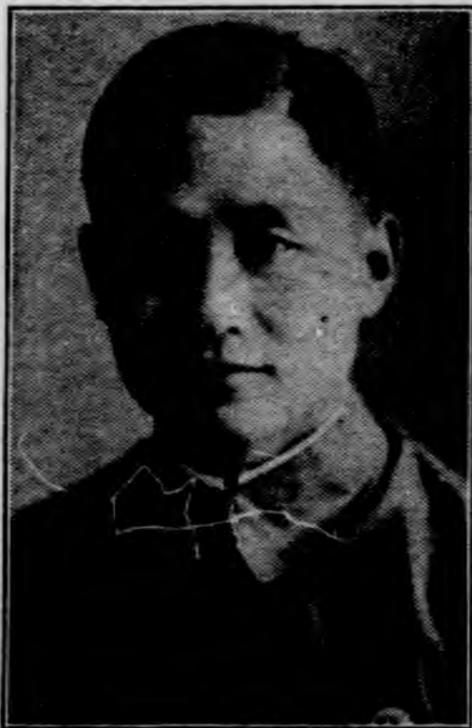
——高文——

老醉，無爲人，我嘗說他名字不大懷好意，他急着回我說：「我醉的是離騷上的芳草啊！」他做過小學校長：區教委，又跑來升學，我認他捺不倒心，可是沒一次到他房干去，他不在埋着頭用功，近來又在專弄詩，只要看他鎮日價的苦吟，就不怪他進步的驚人了。

——憂鳴——



李 醉 芳 君



魏 恆 葆 君



魏君恆葆，蕪湖人，明爽而濟人之急，肄業國專，學大益，一練其英俊，歸諸平實，好秦漢書法，研摹不廢寒暑，工部憂國懷政之情，一寄於詩，君性所近，每喜吟之，明年君將畢業，或當發其所學，以益世也

——徐占魁——



吳常燾君

↑

廬江吳君常燾頗以詩名，於師從之惟恐不至，嘗問學桐城姚蛻私，太倉唐茹經，問文方仲業，問詩陳鶴柴李拔可，自謂學不合時，而志於古，文不世用，而可自意，嘗與余講論，余持己說堅時，君欲解之頗急，有相參證者，則歡然以釋，余亦竊得君論故於朝夕也

——徐占魁——

戴雙倩，盱眙人，同鄉中，總算是聰明的，可是淘氣也要算第一個。他會寫一筆動人的詩文，其外還有一「乒乓大王」演說家都是他的渾號，他能够很便當的說一句話：做一樣手脚，嘔得人發笑，不過你要罵他太快活像孩子氣，他又卻點着頭微笑，好像是否認！

——憂鳴——

↓

戴雙倩君



阮治安君

↑

阮君治安，余摯友也，性情和靄，好學不倦，喜詩文，為吾鄉之翹楚

——悼然——



朱茂珍君

↑

朱君松影，涇縣人，茂珍其名也，性敏慧，讀書兼人，率直而行，不拘不漫，朋輩咸白讓不如云，容儀綽約而莊麗，望之炯炯玉立，越越有丈夫氣，詩文雋雅稱其人，謝庭詠絮之才，木蘭從軍之膽，君其兼之矣。方今男女同位，際此萬方多難之秋，幹國棟家，吾女界於君有厚望焉。

——李凌雲——

周君本瑞，合肥人，余初與交，以尋常人目之，久而覺其可親，蓋余言行稍有不當，君輒諄諄忠告，余深感之，不敢以尋常友遇也。君善詩詞，喜運動，其狀貌雄偉，性情剛直，殆有古燕趙士之風歟！

——臻祿——

↓

周本瑞君



朱長樂君

↑

朱君長樂，靈璧人，靈璧居吾皖極北，故君狀貌岸然，有北方強者之風，然人極誠懇木訥，和藹可親，夫子云：以貌取人則失人，殆朱君之謂乎？北方多麵食，君來此，恆苦米蔬不能下咽，常終日不食，有勸其休學者則曰，久自安之也，亦可以見君好學之誠矣。

——憂鳴——

子
八



胡臻祿君

↑

君籍巢縣，年十九，落落不羈，不拘小節，每嬉戲，人或嗤之，笑曰，吾不欲忘吾之天真耳，交遊甚廣，然胸有白黑，能詩文，尤擅辭令，好讀書，案頭笥記累累，皆錄自百家，以供參證者，與予相處最善，故能知之詳，而傳之真焉。——本瑞——

鮑大人，和州產，所以特別和氣，而且很誠懇，喜修邊幅，髮光可鑑，擅詩詞，風流稱其人，豪於酒，與君之翩翩風度頗不類，又喜運動，校中每籃球競賽，君必與焉，一日衆球員方爭球，君隻手托球高舉，一躍中籃，虎虎然威若官府大人之不可犯，於是有大人之號。

——憂鳴——

↓

鮑傳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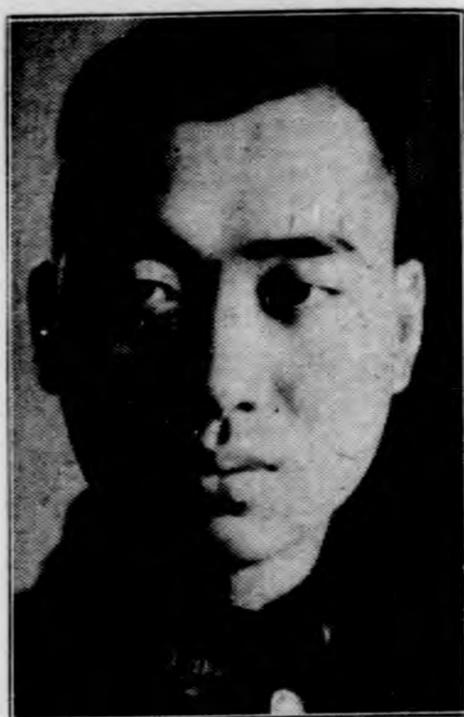
黃焯然君

↑

黃焯然君，余契友也，性耿介，精音律，余每逢暇日至君室，見案頭置書，周匝如垣，君埋首亂書堆中，手不停抄，余引以爲笑，君乃爲撥筆，引吭高歌，盡歡而散。

——治安——

4



徐占魁君

↑

余嘗承學長沙先生，識先生門人徐雪窗，訝其造之深，君曰，吾幼得先妣教，化正性情，少長見家君措施，審處事之道，繼是從師洞庭汨羅間，及長沙先生，稍識讀書，潛心慕之，余嘗與君論易，則推大時義，足以致用，人詆儒者迂闊，余聞君言，則援以自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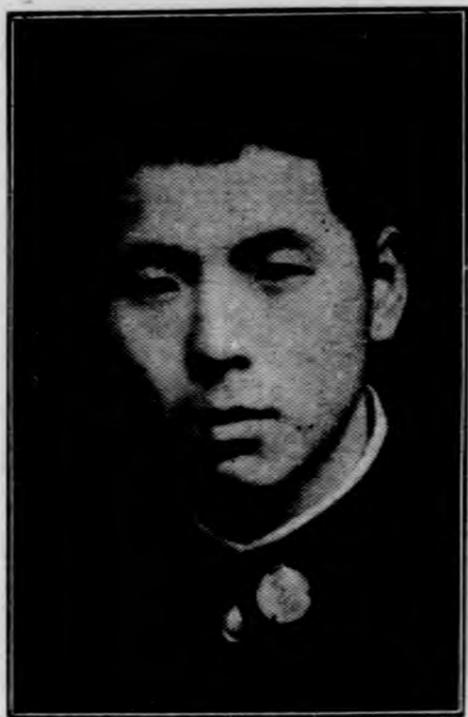
——吳常燾——

俞君禧，性耿直，不阿俗；敬長上，若父兄；愛僮僕，等骨肉。輕財尚義，濟人無難色。心神健，有俠士風。居常觀書，置意者，鈔錄不輟。暇則習拳棒，尤樂歌曲。幼嘗與僧遊，有泉林意。今則大氣盤膺，以不雪奇恥而偷生者，為罔人，故關懷國事切！

——素珍——

↓

俞禧君



黃時英君

↑

記得某一天，我們的訓育主任報告，說有兩位同學連例假都從來沒請過，一位叫黃時英，現在我借着上邊的像片，替大家介紹一下，就是他啊！他不但是我的小同鄉；而且是我的老同學，他的用功，當然不用我再說了。

——憂鳴——

5



唐宗輝君

↑
在他的自訴一文裏，可知道他曾在一片沙漠似的……
：度過：嘗試了人生的真味，現在呢？好勝的心，在
激動着他，使他成就了他一切的志願。

——謨明——

萬君長源，鳳陽人，遭家不造，若齡失恃，惟母兄是
依，君性喜古文詞，今年夏來學國專，蓋冀有以深造
而謀保存家學國粹也。

——鄴仙——



萬長源君



萬長洪君，鳳陽籍，僑居蘇省，幼負笈邗江，今夏卒
業於蘇省揚中，性好文學，故來國專，以求深造，工
小楷，善歌吟，性恬靜，富熱情，待友以誠，接物以
慎，儕輩咸親之，君五歲失恃，惟兄是依，艱苦奮鬥
，克有今日，豈易易哉，異日爲女界爭光，爲人羣造
福，固未可量也。

——羅明——



萬長洪君





程石民君

↑
程君石民，績溪人，軀幹脩偉，貌威猛而性剛毅，言行坦率，不虛飾以欺人，與人交，急義有古豪俠氣，好學不倦，手一卷未嘗離，造詣可畏也。

——崔之雯——

他——言談那樣流利，文章那們動人，是天賦的吧！
是磨鍊的呢？像春天般的一朵燦爛地花兒！鮮豔，光明！

——顏景華——

葉子幹君



錢會瑞君

↑
女士，錢姓，會瑞其字也，性謙和，尚樸素，善辭令，工詩詞，好學不倦，堅卓絕倫，勇於為義，忠於接物，誠女界之翹楚也。

——蔭祺——

7



顏景華君

↑
是胡塗，還是幽默呢？然誰又能跳出這宇宙的漩渦！
只願他以對我的忠誠，鋪到人間。

——子幹——

君性敦厚誠樸，寡言笑，好讀書，終日孜孜孳孳，不
稍自寬假，與人交，坦率為懷，故人多親之敬之。

——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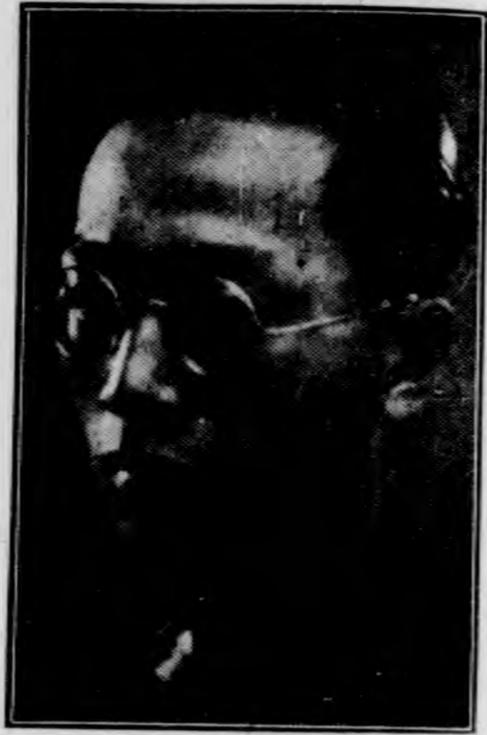
丁逸塵君



陶蔭祺君

↑
君吾皖居鄭人也，性真率，日怡悅不知有憂愁，每暇
輒與人言可樂事，勤懇好學，力行不苟，其前途正未
可限量也。

——會瑞——



陳樹安君

富於情感的樹安，他曾受過新時代的洗禮，口裏能說很漂亮的國語，筆下能寫很流俐的文章！英爽慷慨，瀟灑出塵，我疑他是水仙花的化生。啊！樹安，你有明星照耀前方，努力向光明路上去闖，少年切莫悲傷！

——醉芳——

啼笑悲歡事總非。
從今不作凌雲想。
零落人間十九年。
而今更作西風客。

茫茫苦海一身微。
鐵馬金戈壯志違。
生涯如夢復如烟。
恥向人前說着鞭。
——自題——



崔之雯君

崔君之雯，太平人，激昂豪爽，不事文飾，其惘惘款款，樸其忠乎，性嗜詩文，尤擅丹青，雖寢饋之間未嘗廢，體貌魁偉，聰穎拔出凡輩，異日之成就，未可量也，君幼與吾同學，今復同堂於此，得朝夕觀摩，其樂奚似。

——魏恆葆——

王國璠君



9



王富春君



倪裕襄君

王君富春，懷人讀書，則求急不為，一不，知國，專引，善詩，初，入夕，習音，調，之，月，自，夕，積稿，十，盈，又嘗，與余論文，首，然，愧無，以益君勤，余觀君好學，勤也，積之，久當，彌盛也，徐占魁

吳常熊君

你不要看他老實，他却壞在肚皮裏，尤其他歡喜作詩，他擅長作詩，詩情神，其他飄蕩，有幾分，得離，很帶，飛離，性，我本，來，想，罵他，可！他，是，我，拉，算，同，鄉，東，西，是，小，來，還，得，我，的，老，前，輩，來，駭，得，我，的，舌，頭，伸，伸，一，聲，小，戴雙倩

王謨明君

→ 有年最少而好笑，同窗盡知為吳常熊也，君性活潑，精球藝，與人交，喜愠不置於心，讀書時輒喜嘲廣東老鄉云。碩民



→ 我是一隻受傷的鳥，風霜雨露侵透了我弱小的心靈：煩惱苦悶圍繞着我的週身，唉！美麗的世界，這創傷的鳥，怎……自書



10



論

說



鄧夏鳴

(南)

女子教育與國家

在我們國家正是風雨漂搖一髮千鈞的時候的現在，我們不能專門抱着槍桿去保衛國土；而一味單弄着筆桿的書齋們。應該多寫一點能夠興奮鼓勵民氣的一類文字，來振作他們的精神。使他們都曉得一個國民對於國家，應負着「興亡有責」的擔子；並且指導他們這個擔子，要怎樣才能負得起來；這還可以說我們措大也盡了區區的一點責

任。但是話卻說回來了，我既然明瞭我們的責任，我爲什麼現在動筆，又選着這個題目呢？在這樣國難嚴重環境之下，來談着不關緊要的女子教育問題，似乎不但談不到興奮；簡直到像有點麻木不仁了。不過假使真的照這樣說，我這篇東西，就得擱着不寫下寫；我現在既然是寫下去，當然多少我也有我的一點理由，這是我在沒有入正題的時候，值得要

皖 風 論 說



皖 風 論說

聲明的。

我在上面還沒說清楚，我不但是一個書獃，而且盡的都是我們國產的土貨古董。所以我總是守着「不言之言，聞於雷鼓」的一類格言，學着三緘其口的金人，什麼事只要「啞子吃點心」心有數就是了，不願去開口。老實說，實在也不要我們開口；那麼我們又何樂於開口呢？不過生成的不是金人；又沒有真的東西絨着口，是我們敝縣的俗話說的：「啞子打呵欠」終於要說話的。如果與其啞子是裝不到底要說話的，那麼我們不妨揀一個不關緊要的題目，來發洩一下，或者還免掉「蓄之愈久，發之愈烈」的毛病。其實就表面上說，好像不關緊要；但是只要慢慢的說出點理由來，又何嘗不關緊要。

啊！又何嘗沒有興奮和指導的作用啊！不過是對一部分的，不是全體的；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的差數罷了。

記得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說過一句話，他說「國家受禍之烈，無過於女學之不修。」當我乍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覺得有點不服氣。以為女子的教育，自然是重要；但是對於國家的禍福，不見得有這大的關係吧？也不見得比男學不修，還要厲害些吧？不過因為他是西方大聖人的話，不好意思就這樣「囫圇吞棗」的放下，料着他總有深刻的認識，才能下這樣肯定的斷案。所以不斷的把牠放在腦海裏懷疑，思考，一直到了現在，得了許多歷史的證明和社會各方面的經驗，歸納起來，才算把這個公式



弄明白才相信亞老先生這句話的確是千古不變的定律。

我們在沒有明瞭女子教育所以然能夠影響到國家的最大利害禍福的道理之前，先要知道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然後就容易明白了。近代那威大文學家易卜生 H. Ibsen 他曾說：「把個人與社會比較，個人方面，應該占重大的位置。」那麼在我們國家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假使拿這種平衡的眼光去看，應當和男子沒有分別。換句話說，要有分別的話，就是不把女子看作人待。平心說一句，過去社會一般人的視線，恐怕都帶着這種心理。就拿女子自己本身來說，她們也是抱着像朱淑貞詩所說的：「磨穿鐵硯非吾事，綉折金針卻有功」的思想。以為

女子根本用不着教育，只要做家事，生養小孩而已。這固然是女子自己的思想錯誤，但是同時也是社會的心理所養成的啊！所以易卜生在他著作鼎鼎大名的娜拉當中，他極力主張「女子也是一個人的權利」

到了近代，科學的進步，機器的發達，把家庭的職業，從婦女手中奪去。坐在家中的婦女，有時因為衣食的問題，反覺悟了非同男子競爭不可，這也是近代婦女運動能夠逐漸發展的一大原因。大蓋因為產業革命，是給與婦女外的覺醒的逼迫；前邊所說的個人主義，是給與婦女內的覺醒的思潮；有了這兩層關係，所以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那個月，以梅里爾拉康布為首領的一羣婦女，終於向國



民會議，提出男女平權的建議了。

女子既已經自己覺悟了，像娜拉所說的：「我相信第一個我是一個人，正同你們男子一樣。」又像媽格達所說的：「兒也同男子一樣，不假外人護持，憑自己一雙手，為勞働而生的萬衆之一人。」（見近代德人蘇德曼 H. Sudemann 名著故鄉中）不過女子覺悟是覺悟了，但是假使我們嚴格的比較一下，女子的弱點，總要比男子多。雖然近來有許多女作家出來為女子辯護，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以兩性的能力體力智力來比較，因為女子表現的機會太少，所以沒有男子的顯著。然而在政治上，自古就有很多的女王，如伊利莎白，特列莎，維多利亞；及中國的呂后武則天，西太后；在軍事上，有法蘭西

貞德；及中國的花木蘭秦良玉等。此外還有許多的女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實業家，藝術家；以及女詩人，女發明家，她們發揮她們的特殊材能，實在比男子要偉大。再講到體力方面，那希臘斯巴達雅典的婦女，簡直體力和男子一樣。還有歐戰以後法國的婦女，更可以證明女子的能力，是和男女相等的了。就是中國的農婦，比男子矯健的亦多。最著名的如廣西省像柳州，百色，平馬，奉議，鳳山，凌雲，恩陽等縣的婦女，她們能肩担着百四五十斤的重擔，田間的一切工作，都幹得來。再講到智的方面，經過多少教育家，心理上以及智力上的測驗，知道女子和男子相差很少，而且各有各的弱點，譬如女子富於直覺；男子富於理想，女子富於空間的的概念，男子富



於數學的概念，至於語言學記憶力，那女子更有驚人的成績，照以上各種說法看起來，女子不但不亞於男子，而且比男子還要略高一籌呢！不過話雖是這樣說，然而我們就近代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 Leo Nikolaeitch Tolstoi 的觀察，他又謂女子的確不如男子，他說：「婦人的權利與地位，本來與男子就隔得很遠的路程，一旦想平起來，實在是一件反常的運動。」所以他對於女子參政，覺得非常危險。他以為許多地方，根本比不上男子。像柔弱的性情，當司法官的時候，不知要赦免許多罪人，這是多麼一件危險的事啊！並且女子參政的能力，要比男子弱得多了；女子觀察政治的大問題，比不上男子的公平無私；女子不如男子之能自犧牲，他認為這

皖
風
論說

都是女子確有的弱點。這一類的話，當然是一種固執的，片面的偏見，不能作為正確的判斷。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絕對的說他一無所見；不過我們相信女子縱然有這許多弱點，也不是天生就的不如男子，大蓋還是社會的養成；和教育的不平等吧！所以歐洲近代的文學家，都在「甚囂塵上」的研究這種問題。因為婦女的位置，是這樣地重要；而婦女的弱點，又終於免不了，那麼非得研究他的癥結所在，然後才能夠對症下藥。結果不約而同的，他們的斷案，還是因為教育的歧視的關係。以為過去的教育方面，就明明白白限定，只許男子可以讀書識字；女子休想享這個權利。所以女子的聰明才力，只有施展於別的方面，如紡績治家的等等工作。就是以後



的進步，也僅止於刺繡的藝術，讀書是絕對無分的。女子不能讀書，一切的知識，自然都較男子爲低。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國家社會個人，都是不學則亡的。女子在幾千年中間，不知教育爲何物，所以各種本能，各種活動，都沒有機會發展，女性的地位，又怎能不低下呢？所以補救的辦法，要想修養女子的道德，啓迪女子的智能，鍛鍊女子的體格，簡單的說，就是「普及女子教育。」

其實從前女子，亦不見得完全不讀書，完全沒有教育的。但是絕對不普遍的公開的，而且少數讀書的，又是讀着不需要的辭書類，是拉姆 *Wife* 所說的「不是書的書」，所以也可以說過去女子沒有教育。近來女子進學校，又大都喜歡研究些小說，

新詩，音樂，繪畫的一類東西。似乎女子對於這幾樣功課，最有用處。以爲儻在這幾樣中間，有一種學得精通，就可以博得一個女詩家，女小說家，女音樂家，女畫家的頭銜。這似乎比以前沒有教育好些，其實假使女子教育，就是爲着這幾樣而教育，那就是合上吳庶五女士在他的「女子的自覺」文中所說的「不是人的教育」，也就是國家受禍之烈的一種原因了。因爲這種學問，沒有多大用處。這種教育的結果，只使女子麻醉了自己，抹殺了自己，使自己成爲一件附屬品。所以這種教育，可以教做造成廢物的教育。廢物多了，國家能夠不受禍麼？

所以要想提高女子地位，就得要提高女子教育，然後才可以無形中增加國家的利益。這固然在



政府的提倡，社會的贊助；但是最大的功效，還是在女子自己的努力。像王芳淑女士說的：「要能夠耐勞有恆，不以金錢爲目的，竭誠盡我智能的貢獻。使男子們心地裏漸漸的生了欽羨婦女，和不如婦女的觀念。那麼不要打破男女階級，男女階級自然打破；不要奪男子種種的特權，而他們也自願的將種種特權，分給女子；不要和他們爭立在對等地位，他們也靦然自願退避三舍了。」王女士最後又說：「還有一層最重要的，鞠育子女，是天所特賦我們婦女的職責。所以我們一面去努力服務社會；一面也不要把這個職責忽略不顧，不要像法國婦女爲了這個緣故，使她們國家生產率驟然減少，又招她們國人和世界一般輿論的攻擊。」我們相信女子只

皖 風 論說

要真能夠做到這地步的，確她們的地位，不但自然會和男子平等；而且一定還要加高的。女子既蘊有這樣的特殊的能力，都只因教育的不平等；也可以說亦是她們的自己不努力，而埋沒了。所以我說要提高女子教育，還要從女子本身去努力。我們想假使女性都能發展她們的特殊能力，並且能夠超過男子；拿來和沒有教育像廢物一樣的婦女比較，這中間對於國家利害禍福的關係，用不着去解釋了罷？

不過這還是女子不受教育，影響到國家的利害的直接關係，充其量亦無非與男學修不修的影響國家利害相等，那麼說到「國家受禍之烈，無過於女學之不修。」「無過」兩個字，好像太不公



平了罷？這是我們只能夠看到男女教育不修之同樣直接的影響到國家受禍的關係；假使我們要在女學不修的直接影響國家受禍之外，還看到她又附帶着間接的影響到國家受禍的焦點，我們就知道女學不修，使國家受禍的確比男子還要猛烈了許多。

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話說：「慣壞一個女兒，害人家三代。」這句話雖然還是帶一點封建思想，不過我們也可以從這上頭看到女子的渲染性的魔力了。大蓋女子在佛氏九識中，最富於末那識。所以她們不但自己容易受人渲染同化；同時他也可以渲染了別人，同化了別人。我們相信母親所留的遺傳性，一定比父親多；姊妹的感化力，一定比弟兄強；

嬌妻豔友的轉移率，一定比嚴師男朋來的快，所以我們不應當去說女子有三從——在家從父，出門從夫，夫死從子——的義務，這是太把女子作寄生蟲看待；但是我們可以說女子對於父或夫或子，有三化的責任了。不但是三化而已，就是對兄弟朋友，也是具有很大的感化力，這只要把中國歷史，以及專門敘述女子的一類書——如列女傳閨範等書——打開一看，馬上可以證明，也用不着我再廢筆墨了。就是我們再拿歐美的婦女來看，又何嘗不是這樣，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說過的他的一切，都是他母親賦與他的，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亦說他的母親，是他雙重的母親，他在肉體方面，是被他母親生在塵世的光明中；在靈魂方面，是被他



母親生在天上的光明中。意大利的大詩人但丁 A. Highiel Dante 失了他的愛人比特麗斯，在他所著的宴會裏說「當我失去了我靈魂的第一快樂時，這樣的爲憂愁所侵襲，竟沒有東西可以安慰我。」又托爾斯泰同美麗的年輕的沙非亞結婚以後，心靈感到極端的滿足，受了沙非亞的鼓勵，費了好幾年的功夫，寫出世界最大的「戰爭與和平」來。再如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之寫成世界聞名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因爲一個舞女卜甫 Bruf 的留戀，聘達 Pindar 之成一個偉大的詩人，也是因爲有兩位女詩人曼爾底斯 M. A. His 和科令娜 Corima 的刺激，以上不過隨便的舉幾個例子罷了。

皖 風 論說

不過在這幾種中間，要算母教尤其關係重要，我們只要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伏爾泰 Voltaire 叔本華 Schopenhauer 倭鑾 Rudolf Huken 文學家的歌德，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屠格洛夫 Ivan Turgenyev 蕭伯納 C. George Bernard Shaw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辛克萊pton Sinclair 科學家道爾頓 John Dalto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等，那一個不是因爲母教和遺傳性而陶冶成功的。其他如音樂家；藝術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宗教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由母教培養的例子也太多，舉不勝舉呢。其次要談到妻的感化重要了，英國俗語說：「夫之禍福繫於妻。」



又謂：「良妻制造良夫。」拉丁俗語說：「妻可以覆其夫。」德國俗語說：「妻爲家之鍵。」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亦謂：「敏捷之妻，能造成遲鈍之夫。」撒伊拉斯則謂：「婦人能以柔順節制其夫。」這並不是又把男子看作附屬品待，我自己也是男子的一個，當然不會塌自己的臺；不過站到女子方面去說話，拿來證明女子妻的感化力實在重要罷了。

照上面看來，女子的教育，不但直接和國家有利害關係；就是間接影響於夫或子，以及兄弟朋友對於國家的利害，也是很重大的。像施勞爾夫人說的：「婦女不僅要使自己的地位向上；同時還要使男子的地位向上。」我們想想人是社會的本位，建

設未來健全的社會，最重要的，不是機器與政治，而是那些創造機器與政治的人，做母親妻女的，又是創造和輔助那些人的人，這個使命，該多麼的偉大。近時英國工黨中的重要人物內閣閣員彭斐爾德女士，Miss Margaret Grace Bonfield，她就是一個最富于母性的，她不是完全頃注其感情於她的自己的兒女；而頃注於一般的人民，這就更偉大了。

女同胞既負有這大的使命和責任，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的婦女們，到底能夠盡了她們的責任了麼？我們只要拿最近蔡成玉女士所作的「國難中婦女應有的覺悟」文中的一段來看，就知道了。她說：「我國婦女，因爲教育的不普及，和教育制度的不良，所以無論是無知識的，或是受過相當的教育，



對於國家觀念，總是非常薄弱；而愛國的精神，更其缺乏。做母親的，對於兒子的教訓，是「升官發財」「光耀門庭」；做妻子的，希望丈夫能供給她滿意的衣食住行，不管她的行動和自由；做學生的，迷惑於戀愛的追逐中，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這是大多數女子的生活，所以爲了盡孝；爲了博妻子的歡喜；爲了得情人的青睞，許多有志氣的青年男子，跟隨着社會，做貪官污吏；可以做賣國賊；可以做亡國奴；可以，只要有作惡的金錢；有顯著的地位；他們家族的觀念，矇蔽他的理智，他們的妻子兒女，都拉着他們走到不愛國的途上。」上面這一段話，蔡女士總算說得淋漓盡致，針針見血了。

我們再看，看別的國家，像德國俄國婦女的勞

皖 風 論說

；英國法國婦女的能發揮政治能力；以及日本婦女的勤苦，和富於愛國心，還有丹麥國，牠的土地雖不能算大，可是他們的國家，要和別的國家發生戰事，他們的母親妻女姊妹情人，送他們的戰士到戰場去，都是很慷慨激昂的，鼓勵他們，都以爲爲國家流血，是光榮的，假使有逃回的，或避免的，她們不但不覺得慶幸，反認爲莫大的羞恥。所以她們的兒子，丈夫兄弟情侶，也都是拚命向前，決不願退後的，因爲只有向前，才有得到光榮和親愛的希望，所以他們國家到現在國際上還是在數的。我們拿這兩下來一較量，我們才曉得女子的使命和責任，實在比男子大，那麼女子沒有教育，或者教育不普及，或者教育的不良，國家之受禍害，能夠不比男子的無教



育，還要厲害些麼？這樣我們對於亞里士多德的話，還要懷疑麼？

現在我來做個結論，歸納一下，就是說女子不但是和男子一樣的享着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並且還附帶着扶正男子的使命。這是一方面要她們自己覺悟起來，實行負擔她們的責任，完成她們的使命，對國家有所供獻；一方面要國家普及婦女教育，而且教育不僅僅是普遍就算了事，還要注重實際的應用的，有國家社會觀念的。這樣的國家，才不致有偏枯之弊；才能夠望到全國無論男女，都得到平均的發展，才能夠完成大同之治，我們想想人人對國家都能夠互相策勵有所供獻，國家也就能得

到個個人的力量來鞏固牠，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一個廢物，這樣的國家，好像人身每個細胞都很健全的，還會出毛病麼？現在我們的國家，雖然說是還在不健全的時期，那麼我們更希望她們拿出像彭斐爾德的母性愛；拿出像歐美各國婦女勞働的精神；拿出像丹麥婦女的有國無家的勇氣，去鼓勵男子；拿出愛國犧牲的精神，不要男子去勸母親莫悲傷；勸愛人莫驚慌（見現行軍歌集）要同時的起來去幹，根本認為與敵人拚命就是光榮的快樂的，這樣我們國家自然的有希望；這樣我撰了這個題目，才不嫌麻木不仁的毛病。一九三六、一二、二〇、寫于無錫國專尊經閣後燈下



姚私先生學行述略

(安徽清代四儒述略之一)

吳常霖

吾皖當乾嘉之際，經術文學，輝映一時，海內人士，翹慕風采，百餘年來，世運變遷，儒術亦隨而下，然而抱遺經，開絕學，以寄萬聖之心傳，而為天下歸向者，猶有其人，鄭東甫先生杲曰：近世言漢學者少矣，若姚先生仲實者，舍書無他營，舍經無他書，虛心以求，真是若將終身焉，其殆其人乎！先生抱道耽經，無漢宋之門戶，亦無名利之見存，而博通古學，著書滿天下，為世儒宗者四五十年，述姚私先生學行略概。

道光中，姚石甫先生以名儒出守臺灣，與英人戰，功在史冊，石父先生子曰：幕庭先生，又詩人也，慕

庭先生三子，而先生居仲，先生名永樸，字仲實，舉人，候選訓導，禮部以碩學名儒奏派咨議官，起鳳武昌，揚州諸書院山長，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山東大學堂教授，民國既立，秉國者累徵不起，教育部以博學鴻儒徵，亦辭，獨往來教授，始為北京大學教授，又教授山東大學，復入都則教授正志學校法政學校，兼充清史館編脩，南下則教授東南大學，安徽高等學校，又主講宏毅書院，近歸為安徽大學經學講座，又為其他南北各大學教授者十數，而為當代名人延課子弟者又數數，蓋先生教授南北四五十年，所至以經學化士，而一歸本於道德，出於門下者，學行



皖 風 論說

一四

皆有可觀，則世尤推先生爲今之胡安定焉。先生學術宏通，著書四十餘種，總數百卷，爲數百萬言，其書曰《蛻私軒讀經記》、《羣經考略》、《蛻私軒易說》、《尚書誼略》、《詩說十三經概要》、《七經問答》、《古本大學解》、《大學中庸注》、《論語直解節定本》、《論詳解注合編》、《左傳文法舉要》、《清史名臣傳稿》（按此書在清史館中，外無副本，今世傳清史稿，乃庸人妄改，非其原本）、《清史貨殖志稿》（此書外間亦無副本）、《清代鹽法攷》（即貨殖志之有副本者）、《桐城著舊言行錄》、《史學研究法》、《舊聞隨筆》、《羣儒攷略》、《歷代聖哲學粹前編》、《諸子攷略》、《歷代經世文鈔》、《文學研究法》（即前之國文學）、《古文選本》、《惜抱軒詩集訓箋》、《蛻私軒集》、《蛻私軒續集》、筆記，其未刊詩文爲三集，他爲諸生講授而編輯者。

又數十種，方先生成羣經考略時，嘉興沈子培、方伯方布政、吾皖讀而嘆曰：是又朱竹垞也。清史館開時，議論本紀，至宣統帝，衆莫決其稱名，先生旁徵遠摭，謂可稱以年號，衆然推服。而先生撰稿所勤，其成稿尤多，其詩之高古，則秦編脩樹聲謂：二百年無其比矣。而文則更勝。先生教授燕京時，爲諸生講授古文，手畫口傳，精神畢現，諸生無不心領，而皂隸役夫，屏息竊聽，門外幾滿，皆若意會其間，斥之不去。其講經皖學，大吏某武人也，亦朝夕往聽不倦，歲時敬禮尤恭，天下之士，上自名卿碩輔，下至輿隸，欽遲風采，奉爲儒宗。山西某屬七縣，至以生位配於至聖，餘杭章炳麟好訾毀人物，獨於先生，言及輒斂手曰：此古儒也，吾敢不敬。秦興朱銘盤尤大言，蔑視一世，見先



生文而嘆曰：今日見古人矣，奉之唯謹，象山陳漢章經學卓越，而獨師事先生，是時天下共推先生與井挺廖君季平爲兩大經師，廖君傳公羊學，篤守東漢家法，雖造詣亦有過人，而先生深遠矣！先生治經守惜抱家法，舉義理攷據詞章，合而爲一，其出之以平易中和之言，而從無門戶之限闕，所著經說，委心前訓，不得於衷，乃下己意，方其入也，沉思孤往，出泉入天，蓋與鄭朱相揖讓週旋，而心通於周孔，其外諸家，則先生所提攜之者也，然讀經記六卷，皆先生自立新說，而皆有合於儒先之誼，孤詣絕造，體大思精，或謂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誼乖，豈其然乎！先生之學，不務表曝，一皆歸於自得，而制行芳潔，品詣高超，以名公之孫，親故遍朝野上下，而獨屹屹

窮經，足不涉豪貴門閥，及其年盛德尊，名公爭相推奉，徵召日至，乃一不就，獨致力於編脩史策，教授生徒，而著述爲書，以傳天下後世，然自古學術遞廢遞興，方其變也，舉世波靡上下，莫知究極，而周孔之業，所以久傳不廢者，蓋大儒持其本以正其末，方其所，在，隱然世道人心之防也，而識者乃於此覘世運焉，先生老主講席，誨人不倦，時以其道轉授徒友，人服儒素，彬彬向風矣，常齋從學最晚，然辱先生之愛亦最深，講說諸經，日晷未已，常齋亦喜依先生，或深夜猶不去側，時侍飲酒，先生樂甚，曰：汝來則吾發進，又語人謂常齋詩文皆善，而志行尤篤，足以進於古，常齋愚陋，誠無以副先生期望，而一世人所斥爲狂妄之行者，先生乃取裁焉，有教無類，自孔子以後，未



之有也，先生雖老，而強健如昔，君子於是又知世運之將興也。

師承 方存之京卿 吳肇甫京卿

慎登明經 李範之方伯

問業 張廉卿山長 蕭敬甫布衣

從學 陳漢章 方仲斐 張 璋 周明恩

講友 馬抱潤總纂 鄭東甫郎中 柯風蓀

周明泰 李 誠 姜忠奎 馬茂元

太史 陳伯嚴吏部 胡敬庵山長

吳常讀

方倫叔太常博士 方彛君布衣 陳

理想中之安徽學生

萬長源

處今日之中國，其危急存亡，已爲千鈞一髮之時。凡爲我中華國民者，對於國家榮辱興衰之責任，當如何重視之也。而國民之中，尤以學生爲智識界之中堅份子。因其於國內之政治社會交通與夫國

外之國際情形世界大局之趨勢，皆當熟習而了然者也。而我國之全國教育，則又以安徽爲江蘇省之次，吾安徽省同學負笈出外者，總計其數，實不亞於江蘇。是以吾人爲安徽之學生者，其所處之地位及



所負之使命，非他省學生可比，故必冀得一理想之學生，以爲他人之模範，而益倡吾安徽之學術也。

所謂理想學生者，當具下列三條件：

1. 生活軍事化 我國民族最早蒙東亞病夫之辱，故以體格言，已屬亡國而有餘。今者各校軍訓一科，已特別重視之。一旦國際戰爭爆發，雖匹夫匹婦不得辭其責焉。故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以增長其堅強之心志，培植其無畏之精神，且皖省之人民，體格雖較江浙爲強，然而居安則怠，常易弱其體軀，故軍事化之生活，尤爲吾皖省學生之所需，蓋所以保其固有而更益之也。
2. 智識科學化 近代歐美諸邦，其學術之發達及科學之昌明，已入於黃金時代。然而回顧我國，則

不免落後矣。要知吾人搜求知識，研究真理，非僅徒事於讀死書而已也，當具有客觀之態度，冷靜之頭腦，潛心攷察於自然界，此乃真知識也。真知識足，然後始能有所發明，能有新發明。試觀西方多數大科學家，其孰不由此哉。

3. 品格道德化 我國爲數千年最有文化之邦，古之聖人修庠序之教，信教悌之義。有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當局者，知恢復舊有道德之必要，故提倡新生活。要之，凡爲國民者，爲學生者，必具有公民之道德。所謂公民之道德者，實含有自助，助人，敬事，愛羣，勇於公憤，恥於私鬥諸端。嘗觀吾人遇日人於單獨行動時，則莫不扼腕奮臂，願與之一決雌雄，然當大聲疾



呼，實行救國工作時，則又畏首畏尾曰：此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勝任。噫！望吾儕慎勿輕彼日人。彼之公民道德，實堪心佩，愧我輩遠不及也。

綜上數端，苟學者能服膺而勿失，則吾皖省學生可為全國學生之模範，全國公民之模範，更足以

談讀書的方法

談到讀書的方法，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決不會一致的。但亦不能說此方法對，彼方法錯，或彼方法對，此方法錯，因為各人的方法，皆根據各人的性情而確定的。

蓋讀書的方法，在客觀方面說，是選擇。在主觀

發揚吾皖省先哲先賢諸大儒之嘉言遺行。庶乎體可強，國可救，上繼王孟之遺風，紫陽陳思之文采，而下可無愧於先人及吾皖省父老也。願吾皖省學生共勉之。

葉子幹

方面說，是忍耐。無論遇着什麼書，都要有忍耐心去看它，去研究它，決不會不發生興趣，發生了興趣，亦決不會對此書沒有一點相當認識的。先賢王心齋把讀書與趣的關係說得最好，「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



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然則讀書雖可以得到樂趣，但並不是單爲樂趣而讀書，但亦不是專等興趣時才讀書，而是要養成讀書的習慣去創造興趣。現在心理學家基脫遜（A. D. R. T. SON）也說：興趣好比一個大花。一個學生讀書時，有這一個大花在心頭發作起來，則他對於每頁每行都有新意義看出來了，然後他在學習時的態度，也不再像一個囚犯一般了。反是像在那裏掘黃金似的，想多得一點是一點了。果然越掘越多，所以越掘越起勁，因爲心花怒放，於是竟像發癡一般似的終于成爲一位知識上的富豪。

興趣這東西，並不是某些學科所特有，而爲某些學科所無的，不論那種學科你若完全不懂，就不

皖 風 論 說

會感到興趣。反之只要你對於它有點認識就覺得有點趣味，認識得越多，趣味就越濃厚。可知興趣是培植慢慢兒養成的。興趣既是慢慢兒養成的，然則怎樣才能養成呢？要言之就是在開始研究的時候，應有相當的耐心，譬如在中學習理化數學時，背讀那些定義定理之類，大多數都覺得苦勞和乏味。假如由此沒有耐心讀下去，對於那些 $A+B$ 、 $X-Y$ 就永遠不會有研究的興趣了。因爲不記得前面那些定義定理，後面是無從讀下去的。反之，若耐心，等到在後面要運用那些定義定理時，就會明白他們的用處，同時對於牠們的興趣也就發生了。由此可以曉得並不是理化、數學是不能學之學科，或是不可懂之書，其答確在我們未忍耐去看牠，和未忍耐去

研究牠，那末對於此書當然沒有興趣可發，既無興趣可發，就無異的在那裏做奴隸做苦工，同時已告訴我們忍耐二字，確是讀書的主宰了。

其次關於選擇一詞，並不是說：今天讀這本書，明天讀那本書，所謂「善新厭舊」確是我們通常的毛病，而不是選擇的意義。

但是選擇可從兩方面說：第一辨別書的價值。無論那種學科，僅僅在一本書上去探討是有限限的，非得要許多參考書不可。然而書是讀不盡的，就是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你讀

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慎加選擇，倘一不慎會使你走入歧途的。

第二所謂讀的書要讀，看的書當看，若是任何書籍都把牠讀得爛熟，固然是好，可是時間上未免太不經濟了。譬如我們遇着唐詩漢文的書，當然要把它讀熟，才能心領神會。如遇着雜誌報紙等刊物，只須知其全文之要旨，用不着讀熟的。照這樣讀書的方法去實行，雖不能做到「發奮忘食」的地步，然而最低限度不要間斷，其收效一定是很驚人的。

談禁絕鴉片與吾國民族的前途

顏景華

是初秋時分吧！我們（這裏所謂我們，當然不

祇一人而言，那就是和我與級一般濃厚的恆傑，治



安子幹，游蠶園轉來在××飯館，尙未午膳，各自在憩息，而矯首遐觀的當兒，忽地發現對面樓上，一榻橫陳，鳩形鵠面的稻柴先生，一雲「刺刺刺」霧煙瘴氣，一雲「擦擦擦」欲仙似鬼，今日想來，我不禁油然而感覺鴉片毒禍中國，真是一言難盡。

查鴉片初入中國的時候，本來是當一種藥品，在唐朝貞元年間，就由阿拉伯人輸入中國。到了明朝葡萄牙人，也有輸入中國的。清乾隆時，英人更於印度地方，大事種植，於是鴉片輸入我國的額數，便也就增加起來。到道光十六年，據海關上確實的統計，我國每年因鴉片輸入的漏卮，竟達三千萬兩，那時候的清廷有鑒於此，便命林則徐到廣東去查禁。因此便引起了一場空前未有的中英鴉片之戰。結

果戰敗了，就締結了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從那時起，便開了我國近百年來外交上失敗的先聲。

談到鴉片這一樣東西，我們去吸牠，並不感覺到香，甜，酸，辣的一種任何滋味。而且既不能充肌，又不能取暖，但是積久成癖，便能傷精敗神，涸血燬體，爲害甚於鴆毒。如果已經吸成癮的人，稍隔一個時間不吸，便如大病臨身，聳肩曲背，涕淚交流，簡直像要奄奄待斃的樣子。一根短短的槍，可以斷送他的一生性命，一盞星星的火，可以燒掉他的萬貫資財。這還是從烟鬼子個人方面說的。假如全國同胞都中了鴉片之毒，到那時候，我們想想整個的國家，便要到什麼樣的地步了。林則徐曾經說過：「煙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非惟無可籌之餉，抑且



無可用之兵……」這幾句話把鴉片之害，真正說得切骨極了。總之一個健強的人，一個富有資財的人，一個英勇有爲的人，假如吸了鴉片之後，就能使他的身體日見衰弱；並且他生的子女，受了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的遺毒，也都萎靡不振了。他們所有的資財，便也就因此而逐漸蕩盡，遂成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或成一個墮落的人，這只能算是國家的廢物，社會上的蠹蟲。由此看來，所以說吸食鴉片的人，是不進取的，是不生產的，是國家淪亡的先聲！是民族滅種的原素。

但是，我們既然知道吸鴉片有這種的害處，我們就應當設法把牠除掉。除掉的方法，我們把牠分爲兩方面說：一方面，要由負禁煙職責者，深入到民

間竭力宣傳，使已吸的人民，覺悟到鴉片之害，痛改前非。未吸的人，深明鴉片之毒，如洪水猛獸，而不去親近牠了。另一方面由政府當局，明令禁種，就是禁止種植，澈底搜查，使民衆不得施種鴉片。如有私種者，查出後應施以極刑，這就杜絕鴉片的來源。要知道鴉片既無來源，當然吸的人也就少了。而對於已吸的人，猛力去加以勸導，同時嚴禁海口，使奸商不得偷漏輸入。

孫總理說：「鴉片政策不能與國民政府同時存立。」可是過去烟也曾經幾度被禁，却終究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啊！

現在禁烟已毅然決然的限期明年。當真要禁了，果然要禁了，實在要禁了，那末可以說鴉片這東



西，是永遠絕跡於中國了。使不久將來的中國，沒有一個所謂「黑籍君子」的存在，而大家踏上復興的康莊。

非常時期青年應有的責任和準備

王謨明

自九一八事變以至今日，國難是一天加緊一天，國勢是一天沉重一天，帝國主義的步伐，也一天一天的向着我們前進；目前華北的危機，華南的挑

釁，繼之北海重慶漢口上海不幸的事件發生，戰事既有一觸即發之勢，亡國的慘禍，會在一瞬間臨到我們每一個人的頭上。在此間不容髮的時期，除了一部份甘心賣國的漢奸和一羣麻木不仁的腐敗份子外，大概每一個人都在急切地準備着自己怎

樣負起救國的責任吧！尤其是一般血氣方剛，負有救亡奠安，復興民族的青年！

因為青年是民族的中堅，國家的元氣，社會的柱石，關係國家盛衰存亡，至深且大；然而青年既有這樣無上的大責，那麼在這非常時期，我們就應為國一顯身手，來盡我們的天職。但所謂「天職」並不是專尚武力，因為救國的運動多着呢！青年救國的責任，亦不是只限於武力的一方面。



「武力」誠然在目前是拯救國家唯一的條件，然如「國防教育」、「救國文字」、「救國讀書」、「生產救國」等；亦莫不是目前拯救國家的不二途徑。

所謂「國防教育」是要充實大衆的認識，推行大衆的文化，提高大衆救國的技能，所謂「救國文字」是需要普遍性適合大衆的新文字。我們爲了要了解民族解放鬥爭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分析現實動態等，必從學習得來，所謂學習，就是「救國不忘讀書」還有爲貢獻防禦和戰爭時必需品，一定要努力生產，所謂「生產救國」是也！綜上以觀：無論「國防教育」、「救國文字」、「救國讀書」、「生產救國」等，都是在非常時期中青年應有的

職責，和應去實踐的任務！那些空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不求實際的虛無的一般青年，能夠救起我們這垂亡的衰弱的國家嗎？幾年來的聲嘶力極地的口號，結果是怎麼樣的。大概每人都明白了吧！現在我們的生命線將告斷絕，而我們又沒有能跟這種惡勢力情商或妥協的餘地，那麼我們在千鈞一髮之際，祇有用我們僅有的力量，跟他們一拚；我們決不能再喊空洞無益的口號，再不能希望目前的苟安，我們甯願將全國化爲焦土，只要抱着犧牲的決心，民族的生機，可從絕望的冒險中，求一線的曙光。

國難的確是嚴重萬分，青年的責任，當然是更加緊了萬分，但是：徒負有救亡之責，而不予以準備



做盡責之事，結果國難仍是國難，責任仍是責任，兩不相關，這樣於國何有補益？所謂「準備」，「武器」，「防禦」，當然是最急務的，但人與人之間，亦應具有「準備的精神」。此所謂「準備的精神」：第一，要人人有「自信力」。人人自信我們中國一定不會滅亡，中華民族一定有復興的希望，我們國民個人能做復興民族的分子，不消極，不悲觀，不喪氣，不餒志，各自在本位上努力，各自把國家興亡，社會盛衰的大責，荷負在身上，切切實實的去做，不要說中國目前還不致被人滅亡，不用自暴自棄。就是「楚雖三戶，可以亡秦」。這是中國民族自有不可侮的事實。只要大家能自信，能力行，中國的前途，是大有可觀的！第二，要人人有「忠勇的精神」，視死如

皖 風 論 說

歸，臨危不懼，存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決心，來應付一切，那麼任何敵人，我們都可與之週旋！岳武穆所以流芳百世，不是「忠勇」之謂麼？第三，人人肯「吃苦」，肯「耐勞」，存着堅忍的決心，咬緊牙關，苟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吾們都願意幹的，如此，國難還不是迎刃而解嗎？綜照上邊的三樣說，誠然是在非常時期的青年，為準備應付一切的難關，不可不具有的精神！

總之：國事蝴蝶，緩省的風雲又起，我們處在這多難之秋，只有洒起熱血，拚去頭顱，來做我們救亡的運動，庶幾國難可以滅，民族可在死裏求一綫之生路；不然，國破家亡，則身又何能自保？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唇亡則齒寒矣！」



歌
謠
研
究

研
究

戴雙倩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明詩篇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夫真情至性，人皆有之，存於中而發於外，是自然也，故才人學士，作為詩歌，而村婦鄉童，則形諸謠諺，夫以劉邦之鄙，項羽之暴，而有垓下之悲壯，大風之雄豪，蓋皆發諸至情，流露於不覺，而為千古之妙品也。然則歌謠之作，何以異

於是乎人羣之寫真，社會之素描，是皆歌謠之最大價值，故古者王官采風，以察民情，而詩三百篇，於文學之關係至大，今之歌謠，苟采而輯之，何獨不與國風比美哉！故韋大列（Vichia，意大利人）謂「在中國之民歌中，可以尋到一點真的詩。」亦可知已。茲就個人之所見聞，分類述之。

（一）哀怨



哀怨歌謠，多出於婦女，我國昔時婦女之地位極卑，禮教束縛，毫無自由；例如纏足之痛苦，婚姻之不如意，繼母之虐待等事，尤爲可憫。故其發於歌謠者甚夥。

(一) 見娘不語淚紛紛，連忙把身向娘親，結親怎不聽聽好，瞎眼覓了那門親。婆婆是過啣嘴，天吵我不殷勤，叔公大伯皆不好，嫂嫂弟媳懷狠心，還遇着那個獸子不和我一條心。

(二) 老鴉子，叫聒聒，有錢莫討後來娘，後來娘，沒心腸，好衣沒有把我穿，好菜沒有把我嘗，一天打三遍，三天打九場，眼淚還沒乾，又要喊他作親娘。

(三) 大脚婆娘去燒香，瞧見小脚心裏慌，不燒香，回

家鄉，一屁股坐在牀沿上，大脚搬到膝蓋上，訴一場，哭一場，說你是兩塊大鹹肉，光光臭臭，怎不香，說你是兩只大泥抹，(註一)泥水匠不好攪泥牆，說你是兩盞大籠燈，戲台上不能放亮光，婆娘越惹心越氣，撲頭打他兩巴掌，大脚腫了賽似梁。

泥抹——塗牆器也。

右三歌謠，首言婚姻，極見當時社會之腐敗，婦女之不幸；次言繼母之苛刻，及孤兒可憐之狀，一結尤令人不忍卒讀；三言當時以不纏足爲可羞，其自恨自怨之詞，讀之足令人噴飯，然其情固可哀矣。

(一) 言情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相傾相愛，而情生焉，



皖 風 研究

發諸歌謠，在所必有矣。

(一) 想了一朝又一朝，再想一朝成了癆，十個成癆九個死，妹不原諒哥難逃。

(二) 大河水，幾時得到小河流，妹的手膀白如藕，幾時得來作枕頭。

(三) 脚登板凳手爬牆，兩眼睜，睜望情郎，昨日爲郎挨了打，情願挨打不丟郎。

右三歌謠，一二爲男戀女之詞，三則寫女慕男之意，其語雖直，其情則真矣。

(二) 嘲笑

夫歌謠之旨，一爲抒情，一爲取樂，嘲笑所以取樂也，故於歌謠中，佔有大部份。

(一) 鬚鬚姐，鬚鬚郎，鬚鬚公婆來拜見，鬚鬚嫂嫂攙

進房，拜堂不用點蠟燭，一堂鬚鬚放毫光。

(二) 矮子矮，摸螃蟹，螃蟹上了坡，矮子還在河裏摸，螃蟹上了岸，矮子還在河裏站。

(三) 尼姑尼，和尚和，南無阿彌陀，心裏作公婆。

右三歌謠，一嘲鬚鬚，次嘲矮人，三嘲僧尼，形容盡致，風趣盎然。

(四) 滑稽

滑稽亦所以取樂，與嘲笑之性質，似同而實異，蓋其意在自樂，而不欲譏人也。

(一) 一個胖子二斤半，兩個瘦子一匹缸，三個秀才認不得字，四個瞎子讀文章，五個啞叭唱大戲，

六個聾子聽峴腔，七個癩子揣軟索，八個癱子爬高山，九個姑娘長鬚子，十個禿子梳洋裝。



(二) 哥哥娶嫂嫂，嫂嫂手段好，十天上個大褲腰，哥

哥一見心中惱，關上房門打嫂嫂，妹妹偷向門

縫瞧，哥哥哥哥你發顛，不打嫂嫂打牀邊。

(三) 親家親家你請坐，你家女兒不是貨，叫你女兒

去掃地，拿着茗帚玩把戲，叫你女兒去燒鍋，拿

着火鉗敲回羅，叫你女兒去倒茶，拿着茶壺作

娃娃，叫你女兒去挑水，拿着扁担打小鬼，親家

親家你莫怪，你家女兒真真壞，婆婆不喜，公公

不愛。

右三歌謠，首敘十人，語意相反，并非作意譏笑

也；次寫兄嫂，陪出夫婦之愛；三寫女兒行動，令人捧

腹，然皆光無故實，滑稽其詞耳。

(五) 勞力

勞力者之生活極苦；故其發爲歌謠，措詞懇摯，

情意哀婉。

(一) 老婆難，老婆難，一天能紡幾兩綿；眼看就要年

來到，小子要筆又要硯，小女要花又要線，廚房

媳婦要油又要鹽，你看我老婆難不難，我一天

能掙幾文錢。

(二) 推煤漢，真難幹，雞兒叫，搭上絆，稀粥喝了兩碗

半，推到半山上，冷的直打戰，裝上炭，賣到有親

家，賺了二百大，買了小米一升半；我吃了飯，婆

姨旁邊看，娃娃面前站，你看這難幹不難幹，

左二歌謠，首寫紡綿婆；次記推煤漢；見生活之

艱難，維持之不易，情真景實，堪爲浩歎。

(六) 卽事



即事者，言即時之事也。此種歌謠，甚有關於國家之政治，社會之風俗。

(一) 二道毛 (註一) 穿旗袍，跑上街，搖幾搖，不要臉，跟人跑。

二道毛——女子之短髮也。

(二) 高跟鞋，穿起來，走一步，歪三歪，他媽叫他坐下，他偏穿着上大街。

(三) 一二三，好人孫傳芳，四五六，渾蛋褚誼樸，五六七，歡迎蔣介石，六七八，打倒惡軍閥。

右三歌謠，皆產於南京，所謂「二道毛」、「高跟鞋」者，皆記當時之風俗也。當女子始截髮時，大半民衆，多以為不然。「高跟鞋」亦復如是；以為傷風敗俗，鬼魅現形，故發為歌謠，以譏

刺之；第三歌謠，係革命軍初入南京時所唱；於此可見民心之向背，大有關於國家也。

(七) 催眠

兒童幼時，多不喜睡眠，然慈母之心，終恐其精神疲乏，而強之睡；乃歌其慈愛之音，施其哄騙之術，不移時，小兒即朦朧睡矣。此催眠之所以亦有歌謠也。

(一) 貓老虎，不要來；我的寶貝真真乖，睡醒了再起來。

(二) 小娃娃乖，快些兒睡來，糖包包給你吃，肉包包給你揣。

左二歌謠，例如老虎肉包，皆哄駭之詞；寶貝乖乖，皆慈愛之音；小兒聽之，立覺氣平神定，悠然而不



自主矣。

(八) 止哭

兒童之哭，非成人可比，蓋非真傷心也，苟誘之以食物，哄之以玩具，或花言巧語，性滯滑稽，自將使之破涕為笑矣；止哭歌謠，意即如是。

(一) 又會哭，又會笑，三隻黃狗來抬轎，一抬抬到城隍廟，城隍廟裏菩薩看見哈哈笑。

(二) 你看你看，東邊一個貓兒叫，西邊一個鼠兒跳，你不要笑，你不要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三) 小孩小孩你別哭，過了臘八就殺豬；小孩小孩你別餓，過了臘八就是年。

右三歌謠，首二皆與兒童心理極合，蓋兒童時混沌無知，不特無人我之分，亦無物我之別，其視貓

碗 風 研究

犬等物，與我無以異也；故歌者即利用此以轉移其注意之點。末復以「哈哈笑」等字暗示之，自然轉哭為笑矣；第三歌則本其愛食之心理以誘之，雖無實惠，然當時聞之，似覺有味，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聊快吾意耳。」

(九) 習音

習音者，練習發音也；此種歌謠，頗有關於異日兒童之讀書說話，不可輕之為無價值也。

(一) 張家有隻羊，王家有座牆；張家的羊，撞壞了王家的牆；王家的牆，壓死了張家的羊，不知道怪張家的羊，還是怪王家的牆；張家的大郎娶王家賠羊，王家的大娘娶張家賠牆。

(二) 天上一顆星，地下一塊冰，房上一隻鷹，牆上一



皖 風 研究

排釘；抬頭不見了天上的星，乒乓兵兵踏碎了地下的冰，啊噓啊噓趕走了房上的鷹，息力活落拔掉了牆上的釘。

右二歌謠，皆疊用「牆」「羊」「星」「冰」「應」「釘」等字；此種歌謠，一名急口令，蓋使兒童急口歌唱也。如此練習既久，異時發音，自易準確，不得目之爲無意識也。

(十) 遊戲

兒童遊戲時，必口中歌唱，益覺興濃；若啞口無言，則必索然寡味，此遊戲時之必有歌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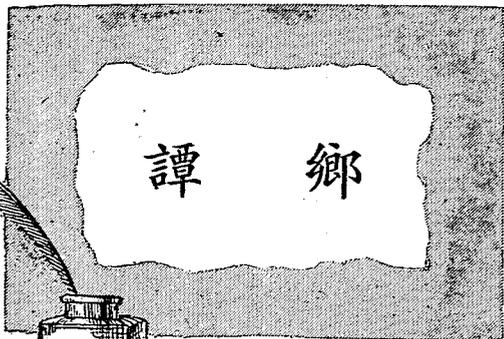
(一) 雞毛雞毛上天去，你替老爺搬磚，去搬來金磚，蓋金殿，坐個天子萬萬年。

(二) 推車哥，磨車郎，打發哥哥進學堂，哥哥不會念

了三年書，一考考個秀才郎，前拜爹，後拜娘，一拜拜進老婆房，老婆不歡喜，一團團到牀壁裏，(三) 扯拉鋸，拐豆腐，請你的大舅母，大舅母不在家，請你的老乾媽，老乾媽沒有褲子，播弄播弄肚子。

右三歌謠，皆出安徽首爲個人遊戲，吹毛上天口中歌唱；次三均須二人以上，手相牽連，推磨拉扯，歌謠以助其興耳，今不多見。

以上歌謠，分爲十類，聊見梗概耳；然於此可見民間之文學，亦有可觀；其聲調之和諧，情意之真摯，流露於自然，何需乎雕琢；彼妄加輕視，以爲村嫗啾啾，無足道者，對此甯無愧乎？



皖
風
鄉譚

無為的一角

李辭芳

從表面觀察這個題目，未免覺得牠太渺小了一點。其實倒是不然：舉一反三，我們能夠明瞭一隅，那末其他的三隅正可想象而知，也可以省了許多廢話。

我縣的位置在長江北岸，與蕪湖僅一江之隔，有濡須水灌溉其中，土地肥沃，出產豐富，人口有七十餘萬，大都務農為業。全縣現劃分為五自治區，我這裏所敘述的，是就五區的湖隴鎮一區而言；因為那兒是我的故鄉，一切的一切，我曉得清楚，至於其他的各區是否一樣，我不敢說，據我所知，就有小異也相差不遠，現在我就來把牠的大概情形，分寫於下。

出產與農民：我們這裏土壤，既甚肥美，人民又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勤勞工作，那末他們每年的收穫，當然



較爲可觀。大概稻田每畝年可穫稻四担，棉地每畝年可收棉二百餘斤；其他雜糧大麥小麥菜子等等產物，每畝的收穫，亦爲不少。照這樣看來，我們這裏的人民，當是「席豐履厚」的，過着很快活的日子，而無凍餒之虞了。

然而我國近年來，外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內遭天災人禍的打擊，無論都市鄉村，都是奄奄不振，我們這裏又那能例外。他們雖幸年有收穫，可是米穀既賤，百貨又復騰貴，收入於付出恰成反比例；當着青黃不接之際，農村既無周轉金融的機關，農民迫於衣食的需要，常向富有之家告貸食糧，可是富有之家，都會打算，他們知道現在的糧價，當較新穀登場時貴。允許借貸，又復抬高市價，貧民爲着飢寒

交迫，豈暇他顧；而富有之家，一俟新穀登場，馬上就要索債，貧民恐怕得罪他們，來年將要挨餓，只好規矩矩，按着當時的價格，償還他們；大概春時借一担糧，還時總要兩担才夠。記得在民國二十三年的時候，在我們那邊有一家，他春時多有五百石稻，由貧民找着連環保向他借貸，當時的稻價不過六元左右，他將本利一起算好，作八元五角一担借給貧民。收穫時恰好每担三元五角，於是他春時借出一担，收回加多一倍半，因着這樣的緣故，所以農民雖喜年有收穫，弄到結果，一場辛苦，仍是空空如也。（因爲農民不僅是借這一些債，我想假使有正當的借貸機關，農民決不至吃這樣大的苦吧。）

保甲與紳董： 我縣於民二十一年的時候，根



據三省剿匪司令部所頒佈各縣的編查戶口條例所規定，將全縣劃分爲五區，過去一切的自衛組織，均改編爲保甲，以謀自衛的完成，再作自治的推進。並把過去區公所組織，以及區域的範圍，加以擴大，改爲區署。專辦保甲，以完成剿匪清鄉的工作。我們這塊地方的區署，設在我們五區中心的湖隴鎮。區長一人，區員四人。他們所負的使命，都是保甲上的工作。但是有時也代處理人民訴訟。不過我們這裏太上皇的紳董太多，也有相當的權勢。區長總要仰着他們的鼻息，受他的支配，不然恐怕他們一定要說：「你這個區長，「南京宮，太把自己看大了！」我們爲着地方的事，才出來做，否則我們何至於向你這芝麻粒子大的小官來求庇，這樣一來，那末你所

進行保甲上的一切工作，就有些掣肘，你所欲解決人民的訴訟，也就有些難以處置。也並不是他們同你有意爲難，實在是那一股「蚩蚩之氓」，太信仰了他們，簡直把他們當作菩薩一樣的恭奉，他們這些「縉紳先生」，既不替你幫忙，那些老百姓也就不聽你的話，這樣你事情還辦得通嗎？——所以到我們這裏來，辦區政的人，要是能夠順「鄉先生」的意思，縱有一切的難題，亦可迎刃而解。你要是硬幹，無論你有怎樣利害的手腕，總難以奏效的。話雖是這樣講，可是真正熱心公益犧牲成見的大董，亦復不少，不過都是年高德劭，不願再作馮婦罷了。

教育與信仰：這一塊地方，因爲距城太遠，過去一些掌教育的人，也就沒有注意到，所以這裏也



就可以說：是沒有學校教育的，自戴公端甫，出其血汗金錢，私辦一所「仁泉」學校，引起了人民視線的轉移，地方一般頑固的古董，過去視學校如「洪水猛獸」，現在因為崇拜戴公人格的高尚，也來向仁慕義的傾心歸化，把子弟送到「仁泉」去讀書。因此學校教育，遂時蹙起來，而向之開門收徒，依硯田爲生活的，一般私塾先生們，却有不少就此發出訃文，閉門大吉，轉去學班生做投筆從戎的工作；故近年來學校教育特別發達，學校量數亦年有增加；惟女子教育簡直沒有；是以那些婦女們，仍在過他們的纏足生活，把自己弄成廢人，雖經前任戴縣長，以及現在的張縣長，那樣熱心苦導；可是他門聽了，實等於耳邊風一樣的不關心，尤其是未嫁的女子，

「綠窗針黹」，「輕捲流蘇」，溫着那閨閣的好夢，綉那無益的鴛鴦，影響個人，影響國家，實非淺鮮！

話雖是如此說，可是我們從根本研究起來，當然不能盡怪她們，她們是一個被動者，假使有善良教育去開導她們，教她們不要自暴自棄，她們豈願春蠶自縛，專仰着男人的鼻息，永遠不願自己去生產嗎？

還有那些不上百家的小村落，教育主管機關，既未注意得到；而地方亦無力舉辦，這些兒童，永久失學，流爲化外頑民，豈不惜哉！

婚姻與習俗 婚姻，在我們這地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爲天經地義，無論怎樣，總難跳出他的圈兒。媒人普通是三人，所謂「三媒六證」，不



過現在也只有三媒來主持二姓的結合，不用什麼六證。例如某家有女待字閨中，媒人即注意替他物色夫婿，一有頭緒，便將女子「庚帖」持往男家，男家將男女「庚帖」送給配八字先生卜算男女有無相尅；普通以財丁富壽俱全者為適宜。配合既定，男家再將兩「庚帖」置香火，三日內如無不幸事件發生，即可正式舉行所謂「納采」之禮。「納采」禮雙方如果貧寒的，只用一個僱工，隨着媒人，把首飾和「乾庚」裝在提籃裏，送給女家，女家也備帽鞋等物，回給男家，要是雙方家計稍豐，那麼「納采」的禮物也就很體面了；賚送時候，最少是一担或兩担。至於男女皆長成大人，再由媒人談判結婚問題，手續是很麻煩，首先要舉行所謂「問名」

之禮，這個儀節很隆重，所用的龍鳳書，封面男寫「良緣夙締」，女寫「佳偶天成」，內裏不僅寫男女的名字，連雙方三代也要記載，所配首飾茶點衣服脂粉等物；當然比納采時豐得多，同時男家也要納相當禮金，這是按兩家的身分，由媒人酌定，女家稍具有知識，是不大爭較，把這些事都做過了，然後由男家擇定迎娶日期，去通知女家，這叫「日書」，他的款式男家須寫「謹詹某月某日，為小兒某完娶，肅此預聞」，女家認為與女如無天癸相礙，就算決定；在不久的將來，男家便要預備彩輿，派人向女家正式舉行迎娶了。

男家於婚前一，日，設饌招待親友，親友攜紙聯鏡屏或錦緞等來道賀。翌晨轎往女家，並樂隊隨行



皖 風 鄉 譚

奏樂，女子聽說轎到放聲大哭。午餐後由兄或弟背入轎，身衣黑衣，名「上轎衣」；頭披黑巾，名「包頭」。轎起程時，全家哭送，弟兄則隨轎送親，轎到舅家，仍由弟兄背出，至堂前拜天地祖宗，此時衆人已將女家所送之妝奩，一一置好。新娘入房，接轎人揭去「包頭」，夫婦同吃「和氣茶」，夜晚同吃「合卷酒」，並有福壽雙全女子十人作陪，俗名「圍圓飯」。飯後親友鬧新房，向新娘索吃喜果，新娘一一給與；到第三日夫婦出堂，拜父母以及所來的親友，不過這不是空拜的，每個親友經過一拜，都要解囊恭賀，俗名「拜禮」；午餐後，貴客紛紛回家，一對新夫婦即開始度其甜蜜之蜜月生活。

喪事與迷信：人從死亡到出殯，視家之貧富

而決儀式之繁簡；大抵貧者死三日後安葬，富者須擇吉日去行殯葬禮。人以死於病者爲壽終正寢，喪一人全家哭呼。悲聲遠聞，次日改着喪服，喪服普通皆用白土布製成，親友聞之，紛紛弔唁，在未殯前，家屬日夜守屍而坐，殯後如決定某日出殯，則於二三日前先行追弔，受親友的致喪禮。死人如係長老，全家飄白，一見驚心，此時孝子不出門一步，一切事皆由親屬代爲作主，也有請道士到家打齋，俗云「超度」，他的意思，使死者「超登天國」。出殯時，孝子扶棺，至塋地「扞穴安棺」，孝子當塋旁撒化紙錢，哭泣盡哀而返。亦有富有之家，多先厝棺，隨後請堪輿選擇適當風水之地，再行安葬，大抵以龍脈最旺之處爲宜，前有案，後有枕，左右有澆水來朝，若地據



高崗者，則更爲相宜，此未免過於迷信也。

爭訟與頑民：到過我們五區的人，大概皆知道我們五區「健訟之風」。說起來總不贊成：怪他們太過於好訟，把許多血汗得來的金錢，送到縣城裏去用的確。五區人民的好訟，我們是不譁諱承認的，但是我們想一想：這些好打官司的人，他們願意揮金如土那樣的不顧惜嗎？願意對簿公庭，受着官長的責罵嗎？我敢說：他們並不是認棍，這些事當然都不是他們願意的。他們的爭訟，的確也有他們不得已苦衷啊！因爲我們五區離城甚遠，交通又不便利，有很多的人，老死就未到過縣城，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法律管制，所以這一班兇橫的地棍，對於良民的農民，常常無事生端的欺服，良民因爲沒有辦法

想，當然只好訴之於官廳。但是你們聽了，必定要開官廳能夠使他們改性嗎？並不！他們是不在乎的，我們常常聽到他們說：縣政府是不會吃人的，縱能把我弄到「關房」裏去，蹲幾年出來，我們還是一個狠人，你們有什麼辦法咧？

因爲他們既然有這樣狠，又沒有吃人的縣政府，所以我們五區的良民，就不免被人說有好訟之風。不過在這裏我要聲明的，當着戴公端甫主宰無爲的時候，他們却雖伏了一時，不敢怎樣待良民的狠；現在究竟怎樣？我多時沒有回去，不甚了了；不過我聽說現任的張縣長，也有相當的厲害，恐怕他們也不敢吧！

上面所說我們五區的若干情形，爲着時間的



倉卒，以及個人久處外鄉，一切的一切，錯誤正多，還

蕪湖古蹟志

蕪湖扼中江之衝，處滬漢之間，商務紛繁，輪船雲集，人文蔚萃，物產豐富，幾甲全省，殆亦皖江之重邑也。自中央奠都金陵，更爲咽喉要隘，凡商賈往來，吾邑爲必經之地，是以輪船如梭，帆檣栉比，上下於滬漢之間，此關於水道交通者也。我當局諸公，有鑒於此，以爲水道交通，猶不足振興市面，於是陸地有京宣之火車矣，自京宣通車後，通商大客較前十倍，輪之繁靡，不稱便顧，外省之士，知吾邑者，蓋寡，悉同皖諸公間，亦或未能盡悉，今秋會旅，爲皖籍同學，擬辦皖風刊物之舉，並言凡故鄉風俗人情古蹟盛景，猶要煩多，則略諸，俾有不知而知之者，知之者而更知其詳也，茲擬吾邑古蹟，稍加損益，供諸雅好意，所樂賦。

夢日亭在縣東故王敦城，嘉慶前亭已廢，其上爲火藥局，咸豐後復由蕪采營建，修火藥庫一座，民國間庫朽壞，因折廢。

望諸位讀者加以指正。

魏恆葆

玩鞭亭在縣北二十里，晉書太甯二年六月，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兒來也，使五騎追帝，帝馳去，見逆旅賣食，以七寶鞭與之，曰：後騎來可以此示，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遠矣，因以鞭示之，傳玩良久，帝獲免，以上二亭，皆宋僧龜湘建，久毀，明晉姓重建。玩鞭亭，嘉慶時，裔孫復繼葺之，今廢。吳波亭在縣西瀕大江，宋隆興二年，建張孝祥書額，元歐陽玄詩云：幾迴送客巖吳波，是也，明初知縣



楊僂構宇六楹，爲迎送所，後江漲衝激，遺址遂廢，雄觀亭在吉祥寺右，踞山之顛，大江東注，淮山西發，舊名觀瀾，西向，吳仁傑易以南面，淳熙七年縣令朱似重建，張孝祥書額，後廢，明崇禎八年於鶴兒山麓，建廟曰雄觀，江聲。

志喜亭在神山巔，宋乾道七年縣令沈端節禱雨，李衛公祠，越二日得雨，乃建亭，取東坡喜雨亭記中語名之，嘉慶時廢，改爲三茅君殿，今遺址猶存。

一覽亭在赭山，宋淳祐間，邑人張應南建，縣令趙崇玘記，明嘉靖間重修，後廢，清乾隆四十八年北鄉衆姓捐貲鼎建，嘉慶八年復於亭旁建屋十餘間，供奉文武帝神像，兵燹後復修，光緒間因衆議有礙風水，拆廢，民國二十二年秋當局建愛晚亭於

赭山，非一覽亭故址，而與之相近云。

周易一覽亭記，邑北可三里曰赭山，民之謠曰山覆而髦民縮，商胤人咸病之，正德丙子，邑人大司空李公時以少司馬請老於家，適屯田員外郎陳海載君子良權商茲邑，間語及是，乃相率邑之人築土鏡石，構亭山頭，曰一覽，工之六七，載君以任滿而司空公亦謝世，遂闕落，越十年，嘉靖己酉，水部主事張君行之復榷商，茲邑予適奉檄留梓里，司空之子宗銘約予二人，臨集於茲，曰噫，此先大夫志也，遂成而俎，若將有所待者，予其圖之，張君唯唯，乃復召昔之董是役者，謀之一句，而材庀再旬，而興役三旬，而功訖，華榱崇墉，飛阿復，研歛如也，予聞之，曰，人有擊井者，未及泉也，徒宅而往，舍者繼之，春鍾之下，寒泉冷然，行道者飲之，但知舍者之澤，而忘徙者之勞，戴李二公徙者也，張君舍者也，苟無言以記之，則戴李二公之澤，泯矣。

滴翠軒在赭山廣濟院（今改爲寺）塔旁，舊名楷軒，卽黃山谷讀書處，久廢，乾隆二十九年，邑人朱衢偕同人構屋數椽，三十三年，李觀察世傑，因夢感得文帝神像，遂重葺，神其中，嘉慶五年，僧越江募陸凱捐貲鼎建，道光八年，尙書黃鉞等移祀



皖 風 鄉 譚

張孝祥於此，並以蕭雲從湯燕生吳志鴻洪鑾陳春華謝登嵩六人附祀，閱四年邑人趙竹軒嘗而新之，咸豐間燬，同治四年關道吳坤修捐廉修葺，旋移供黃鉞王澤許仁三石像，光緒二十年關道袁昶捐廉復修，題有山谷道人宴坐處橫額，宣統元年關道郭重光刊山谷石像，嵌於壁上，民國七年重九日僧人失慎焚燬，縣知事余誼密與地方士紳，謀募捐重建恢復古蹟，未果，二十二年秋當局將赭山勝景，改爲公園，重之多方建設，煥然一新，于是遊覽之士，較前尤繁，因此之故，遂將滴翠軒舊址，重建，爲邑之倣佛者拜經之所云。

東林思紹繼其事，今樓廢已久，地名仍沿此稱。
邱潛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治北俯瞰大江其地舊名驛磯宋未嘗建驛於此成化改元邑令德郡陳侯源復立蟬磯孫夫人行祠祠之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夫未就召入內臺吾東粵林侯思紹繼其後乃落成樓蓋爲黃公用遜作也名清風者豈非以公之生平風度澹微而有似風之行乎嘗夫天朗氣晴晴空無雲一碧千里清風浴洽然至微濤盛而成紋旋流迥而成渦漉波滂而澈底真天下奇觀也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壙之外清風高節尚慕古人而一時宦寓賓旅凡爲之登排游從者何者非清高絕俗之士哉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仰望其風采蓋凜凜然中年來一若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以此較彼略亦相當予指日南歸道於蕪方將登斯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尙相與賦之

水心樓在蟬磯靈澤宮右，舊爲涵虛樓，三面皆壁，萬曆四十四年，權使劉錫鉉易置疎櫺，取禪院舊名額之後廢。

清風樓在縣西北驛磯，明成化間，知縣劉憲爲御史黃謙建，取東坡清風閣名之，工未竣，赴詔內臺，粵

識舟亭在鶴兒山，俯瞰大江，明建舊名八角亭，崇禎



四年山陰王思任權關取謝宣城詩語易此名光緒間廢。

縣圃舊有小道場，稍東爲德初堂，真北爲心間堂，背負古城，面對大池，構堂曰曉，曉曰明遠，亭曰蘭波，浮香塢，奈月臺，遠香洞，蒸霞谷，藥里坡，煙霞鏡，水竹邨，俱元時廢。

學圃在尊經閣後，西北隅，有亭曰觀德，明永樂十二年縣丞周宗溥建，嘉慶間廢。

御書閣在縣後西能仁寺，宋淳祐間，石悉以曾祖待問仕，真宗朝賜御書卷帙繁富，建閣藏之，并撰記，後廢。

石悉御書閣記 天帝之座蒼龍白虎左環右衛衆星皆拱極而朝天子之書龜跌鸞首神造地踟四海皆變色而作臣家有真宗皇帝御書十軸閣九十餘年雲漢昭回可望而不可親故不敢自藏於私室而附藏承天浴室院庶

皖 風 鄉 譚

幾天龍威力攝呵護持臣生最晚不及見章聖時暨故家遺俗又零落老死無可問獨於文字中知當時締綰屬字無纖毫罅隙君臣庶歌以道揚盛美乃取揚文皇宋武帝濃墨大字驚詫萬古者爲退朝之娛展翰揮灑時賜百依使傲昂感發益勵翼於無窮也臣之曾祖諱侍問在咸平中以布衣秀少兩第進士起應直言極諫詔凡六試詔驚人皆爲第一命入崇文館刊正經史譌謬累召見對輒敷刻罷天子壯其材西清翰墨旋見髮龍故平生意氣聳動流俗曾如跪奉天脫感恩再拜時將盡言不諱取嫉衆人而不儒於名節寧任官十步九蹶而不愧於方寸宰相丁謂畏其忠學士錢易畏其文楊億李宗諤皆第一人亦畏其平日議論今家集中有諫疏累封諫史一百卷剛環峭整可考不誣又嘗戒飭子弟以爲國家不負人汝等當以儒學屈人心忠養滿人口故皇祐中臣之諸大父有名揚休者任知制誥爲御史照陵遣小黃門賜以考校二字追念家世泛洪源飛九霄神章天藻輝貴不斷謹登載首尾揭而書之使方來子孫知忠義文學祖德不泯者奎文之褒也而三十餘年間兩世受賜者稽古之力也

清輝閣在承天院後宋時建元廢。

七礮官窰在縣北十五里，六朝建石頭城，造磚瓦於此窰，碁五被民侵占，明宏治間清出田四十畝，知縣張伯祥申作學田，後屯軍復占入，南京羽林衛



皖 風 鄉 譚

馬廠學田廢

砲臺在縣西濱江，明總兵黃得功建，其下灘地，為徽

臨兩郡木商堆販木植之所遺址，於光緒間，地方

士紳奉令就地籌款辦學，稟官變價，充作經費。

赭山塔在地藏殿後，宋治平二年，邑人孫日雁建，為

邑中八景之一。

中江塔在縣西長河入江處，為邑水口關鎖，建於萬

歷四十六年，工未竣，或謂與工關有礙，折損二層，

清康熙八年，公議重建，知縣段文彬主之，乃落成。

中江建塔圖說 蕪湖龍脈祖自黃山迤邐數百里，自清

水河過峽崩洪，隱伏數十甲，頗起神山，迤邐數十支，穿田結

基，左分支去，致揚東河沿一帶，右分支一支穿田結

長街，陽基至齊澗觀而止，一支起赭山，到范羅山，結廠基

古祥寺，迤上為下砂關鎖地戶，其星槽行度盡是金水橋

棹，挾從多成倉庫，誠貨財富厚之所，河南一脈又祖自九

華穿田渡水跳起白馬山，復降田龍分結荆山並園墓山

及沿河陽基，直至江口，與廠前右手交合於大江之濱，昔

四 四

張公云崩洪二勢結蕪湖是也，今欲建塔以鎮水口，必先

觀山水性，倘當權方位如縮在水口內，有礙人家出於水

口外，無益縣基，要在砂交水會江河合襟之處，乃為吉位

其說驛磯鶴兒山者，皆鎮江水與河內明堂之水，無與也。

若論六秀，良有神山丙丁，有白馬，異有荆山，獨辛兌，瑤大

江一方，女星，缺陷，今定塔基的在河口，據縣基觀之，係辛

方，胃土，維庚，正補六秀之不足，塔宜高聳，雲表街外，宜塔

寬建，文昌閣，并植萬柳，參天以關去水，河內南北兩水

小合襟，處宜再造一浮橋，以收元辰血汗之永，齊澗觀下

為最，此塔一成，真是文筆插天，官星，嶽峙，時人文秀，發掘閣

般富風，裕貞，良為邑邑

造為世，故長之福也。

普同塔在縣西周家山，六度庵僧在瀛滄願創造，居

士林中，瑤輸地，構精舍，數椽，供禮佛像，起康熙二

年，訖四年，光緒間廢。

葛天驛普同塔碑記 康熙癸卯，榴月六度，著在瀛滄，戒

柱東，驛而語予曰：凡有為善，因如建刹，葺塔，結壇，繡路，諸

務，皆治頭之事，人爭，鑿之，維普同塔，所以治幽也，數百年

來，緇侶，寢而不識，讓而不舉，居士，能毅，肩斯，任乎，爾當勉

厥事，予疾，聲應曰：諾，爰發願，立疏，而集思，而乞緣，而相地

而鳩工，計不逾兩月，衆議，僉同居，士玉，樹林，公輪，地植，石

金，卜吉於江干之周家山，鳩營，精舍，數椽，聖像，碧瑤，金聖

焉，經始於癸卯，孟冬，落成於乙巳，仲夏，凡開基，定向，奉石



合織俱次第羅置其爲沙門火浴舍和井間疏浚皆當一體惜享醜莫者也是役也務煩責鉅非數人任宰官居士比邱之屬各稱善利難以悉登而身憊勞微不慮私辦不損植梅沐報辛愷然作十方道場而弗身謀也如石瀛者可以風矣但山巔較平曠較數文許如建置太高恐礙鄰壑非萬物同體之本意願數俸後永守茲約是又不能不爲後人告也至於始終趨事能心予心力予力僕子梅芳與有微勞焉不忍混也例得附書

雅積樓在學會西民居後，舊爲有明李氏懷永居第，懷永嗜學，建此樓貯書萬卷，扁曰雅積，子贊貢仕宦歸，復廣爲收藏，孫原道丐周亦山作賦，紀其事，自銘于後，世傳湯臨川過蕪寓斯樓，撰還魂記其中，因名曰雅集，蓋訛積爲集，而不知本李氏之舊。

無為歌謠之討論

原始人類語言未立。文字未興。以作表徵人心。浸漸人類誤言以成。爲勞働者歌唱之起原。爾時洪荒其自然之呼聲。達其意旨。蓋借動。自然呼聲。爲人類語言之胎胚。復未關。天造草昧。人處其中。直與莽

皖 風 鄉 譚

四五

名也。嘉慶間樓巋然尚存。周賦碑石。具在今廢。

鏡湖在赭山南卽陶塘。宋張孝祥捐田百畝。匯而爲湖。圍種楊柳。芙蕖爲邑中風景最佳處。清乾嘉間湖上林亭。見諸名人題詠者。不可勝計。今則茶坊酒肆。梨園歌館。繞隄而居。門巷榴比。車馬喧闐。最爲繁盛。湖中小艇。隨處可以喚渡。夏日游人尤多。今所稱者。曰赭塔晴嵐。荆山寒壁。玩鞭春色。吳波秋月。鏡湖細柳。雄觀江聲。螭磯烟雨。白馬洞天。因是而志焉。

阮治安



皖 風 鄉 諺

莽榛榛者等耳。生具未備，創造方施，革衣石斧，莫遠休息，于時或信口高歌，振精神之興奮，或互相倡答，策羣力以共進，苟卿成相，晉卽采聲調於民間，以寄其覃思。漢成帝采歌謠以觀風俗，是篇其猶今日民間之俚曲歟。然則吳鏡趙謳，楚風些只，雖係體物抒情之作，而其聲調，或沿許遺音，古者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桴以鼗，鼓以士，箛以鞀，皆借物生情，如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是也。雖非道術所在，然激動人心，慷慨奮發，

促其集團之組織，乃闢一地風尚，民俗美惡，劉彥和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歌以永言，舞以象容，故文學與舞蹈，有密切關係，而舞蹈又與歌謠，有密切關係者也。如我無爲者，位於大江之北，夙稱人口衆多，人文蔚起，然於農業情形，民性習尚，皆現之於文字，諷刺言情，頗有自然之意，可於歌謠中徵之。

四六

茲就其所得，別爲五類：(一)農歌。(二)災嘆歌謠。(三)物產歌謠。(四)自訴歌謠。(五)情歌。列而出之，聊爲探討焉。

一 農歌

三月清明不上前，二月清明不退後，小滿插秧一兩家，芒種插秧遍天下。

秋前三天沒得割，秋後三天割不及，處暑田中籬担子，白露田中一場空。

此鄉人服力田務，前言芒種後言刈稻，因作是歌，以爲相勉之辭。



日出荷鋤日落歸。弄得一身總是泥。一日三餐吃稀飯。你說吃虧不吃虧。

此東北鄉瘠土之民。有不堪其苦者。故與其悲怨之詞也。

舊年領種兩畝田。斗穀完倉八百錢。講定收租要待宴。又要封包錢一千。

田主派人來追穀。沒得穀時要折錢。折了八成還嫌少。要捉豬雞湊十千。

不講完租不完足。來年把給別人耕。若是別人不願作。甯願丟

寒青草生。

肚饑走去江邊哭。江水自流淚自流。想來天旱沒穀割。還有那處講豐收。

憂去憂來憂更憂。時時防盜未嘗休。夜夜守更日夜望。願聞早唱太平歌。

此農民從事種稻。承佃農施行契約制。其情形爲佃戶向地主佃田耕種。先由中人雙方介紹同意之後。並訂契約載明佃田畝數。押金若干。每年納租穀或租銀若干。分期繳納。不得欠租或逾期。甚至訂

有雖遇水旱等災而歉收。地主概不過問。如佃戶欠租。地主即將押金作抵。契約訂後由三方簽字。佃戶方能耕種。但依契約行事。而耕種之年限無定。設佃戶違約而行。地主即將田收回。佃戶無權抵抗。此五歌卽農民怨訴之作。

由上而觀之。民之服田力穡。衆耦齊和。長吟曼詠。比與雜陳。至治之象。溢於隴畝。手足胼胝。不以爲勞。然其幽怨之歌。淒涼惻怛之聲。不堪入耳。年來之天災人禍。傷愁情況。已見言外。觀其一二兩謠。可知



質樸之風。後一謠含意蓋深。可知不堪痛苦之意。終於勢微力弱。不得諄之於大庭廣衆。而徒歌謠以解愁。亦云悲矣。而世之貪官污吏。豈相過問哉。

(二) 物產歌謠

花開春月霏瓊屑。實結秋深深。萍實時曩會同橘。柚色繡衣抗。言貢品絕。裹以桐箬承以筐。闌屑撲被干檄防。幸非炎方荔枝。比飛遞不擾紅塵忙。

承天作賦風人詠。投根相於吾所敬。淪湯澡躬痼痼除。豈惟瓜

德見瓜性。此物並梨東南鄉。吾家場裏產最良。因類而及辨方。物奚必草木橘合詳。

以上二謠。前爲雪梨謠。後爲木瓜謠。皆吾邑專產。東南鄉爲最多。每年消耗外。仍運銷蕪湖等處。當時以爲美產。故作此謠。其辭神力完足。斐然高唱。卽如雪梨之謠。情詠自然流露。木瓜之謠。雅而古。戛然有聲。二者均爲歌謠中之上乘文字。

(三) 災嘆謠

談談講講。今年不像往來。往來

一畝要割十担租。今年割不上。一担租。

此因民國二十三年年歉不足。收成空望。民間怨歎之作。

年來淹旱兩交關。家無餘米實艱難。早晨煮粥留到夜。爲人餓了幾多餐。

此災後十室九空之狀。貧民幾不獲生。故作此歌。

水旱相繼。農村破產。昔日雍容安樂之風。今則痛苦流離之歎。談談講講。是含有不盡之意。則其災難之狀。已在言中。後一首似七言詩。



一氣呵成。頗有精意。與象深微。毫無湊拍之迹。

(四) 自訴歌謠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驅。爺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
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達得官職。公事文書爭處斷。
四更長。晝夜常如面白牆。男兒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經讀一行。
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

皖 風 鄉諺

此名五更調。亦即自恨之意。文字不甚通。正民間俗文字本色面目。

然其聲調。傳至今日。或已經轉變。遠非其舊。然而主要結構。始終不變。猶是一更二更……分爲五段。雖無文學之價值。亦多自勉之辭。

(五) 情歌

扁豆開花頭對頭。夫妻二人不記仇。日裏打了架。晚上睡一頭。此爲夫婦日間爭口。晚間仍歸和好。兒童歌此以嘲之。

小板凳。凳凳來。姐在樓上哭下來。娘問爲什麼。張家學生又好

酒又扶牌。教我這個日子。怎麼過得來。

此言妻愛夫之情。當時以爲美談。故歌之。

夫婦之清。至親且切。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前首辭出於自然。後首辭出於真摯。不肯因一怒而留宿。怨此扁豆開花。之所以而作。婦聞夫之呼盧喝雉。其心以爲將不吾顧。哭之心。正愛夫意切。此小板凳之所以而作。語雖係俗。而愛情則真。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更有風歸雲。柳青娘。長

四九



皖 風 鄉 諺

相思亦言思夫之意。略舉於下。

怨綠窗獨坐。修得爲君書。征衣

裁縫了。遠寄邊廣。想得爲君食

苦戰。不且馳驅中朝。沙噴萬山

憑三尺勇戰奸惡。豈知紅粉淚

滴如珠。往把金釵卜。卦卦皆虛

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嘯待

卿回。故日容顏憔悴。彼此如何

此名鳳歸雲。男子外征。其婦在家。

相憶而作是歌。

碧羅冠子結成初。肉紅衫石榴

裙。固着胭脂輕輕染。淡施檀色

注歌唇。含情喚小鶯。只教玉郎

何處去。纔言不覺到朱門。扶入

錦慙慙。因何辜負倚欄人。

此名柳青娘。是一少婦思夫。婉曲

思憶。而作是歌。

哀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塵土

滿面上。終日被入欺。朝朝立在

城門西。吹淚口雙垂。遙望家鄉

長短。此是貧不歸。

此名長相思。亦切男子不歸。致令

女郎相思無已。或其已思而不得

歸。如此類凡三首。一是富不歸。一

是貧不歸。一是死不歸。今所舉是

貧不歸。

五〇

以上三首。句句精妙。而其文字豔

麗。諒必經過文人學士之手訂。結

構偉大。音調格式。似皆出於佛讚。

可謂已成之詞學。且描狀活潑切

至。有生動之趣。即以柳青娘而論。

短短九句。首四句。描寫柳青娘或

小娘子之妝飾。下五句。婉曲描出

三層意思。先問小鶯。玉郎何處。豈

知玉郎已至門旁。既見玉郎。而又

責讓。因何辜負倚欄人。在詞中連

續傳狀。三四情意。可謂寫出戀愛

之真諦矣。

綜此五者。可以知無爲風俗習尚。



其文辭宛轉關懷。情摯無限。境真慨嘆。談諧放浪。然如風歸雲柳青娘。華詞豔語。殆文人學士手訂之。

筆。竊謂歌謠文字。傳在當時。則為俗文學。實則影響後世。絕為偉大。引古證今。引詩證事。或以銘語總

括前文之意。夾詩夾文。相映成趣。口述版印。欣賞讚美。實為後來大文學也。

懷甯誌略

徐占魁

總述

懷甯為縣。始於晉。義熙中屬晉熙郡。梁末屬豫州。尋屬晉州。北齊屬江州。陳復屬晉州。隋初屬熙州。大業初屬同安郡。唐武德四年屬舒州。天寶初復屬同安郡。至德初屬盛唐郡。乾元初復屬舒州。宋政和五年屬德慶軍。紹興十年屬安慶軍。元屬安慶路。明初屬江甯府。尋屬安慶府。清因之。民國元年廢。而是縣直屬於省。為安徽之首縣。今安慶市之所在也。東南

臨江。西北旁山。東隅與貴池縣接壤。東北與桐城縣接壤。西北與潛山縣接壤。西隅與太湖縣接壤。南之西與望江縣接壤。南之東與東流縣接壤。周縣占地約七百里。蒞江而城。細流條貫。羣山并峙。但四境無天然巨險。歷朝少防禦工事。兵家所不爭也。惟元余忠宣公闕閉城以拒陳友諒。七年城始陷。遂窮難焉。清則太平天國軍。盤踞城中。作長江中游本營。出涇潛桐望太。及鄂省邊境間。清兵實被其困。自咸豐

皖 風 鄉 譚



三年正月破城而踞，至十一月八日，清多隆阿揚岳斌會國荃鮑超諸將，合水陸之師，絕其四出之路，屢作血戰，始克之。民國以來，內爭頻仍，沿江各省，皆罹戰禍，皖之懷甯，則具警備而已。蓋城既薄大江，上下水流，無險可守，是能以一淺水艦沿流上下而逼之也。昔之兵家所不爭，尚有以作死守力拒之計者，今則更所不爭，以地形雖今昔不殊，而戰守之器異矣。近年來省府努力建設，築環城馬路，又築安合汽車路，交通快捷，數小時內可往桐城潛山舒城合肥諸縣，凡此皆懷甯沿革，及形勢可證於事之大概也。要之，懷甯當視四境鄰縣爲外衛，不可忽也。

山川物產

山在治西者，六十里曰獨秀山，一峯拔地，如卓筆覆

釜，無所依附，故稱獨秀。由獨秀不及一里而南曰橫山，由橫山一里而南曰桑山，山體疊石聳立，中有巖洞如層樓，可容千人。治北十七里曰集賢嶺，有關，乾隆丙申邑令倪廷模重修，然集賢有關之名，而旁歧四出，本非有一夫當之，萬夫莫開之勢，慎勿以爲北峽之比，足扼喉吭也。又北十里曰大龍山，峻嶺四峙，城郭之屏藩也。又北曰烏兔嶺，曰橫山，曰分水嶺，懷桐之孔道也。由縣治而東，皆平原曠衍，外江裏湖，逶迤五十里，始有邱阜，曰柘澗山，葱蔥隆隆，若海上別島。治西二十里曰長安嶺，懷潛孔道之一也。治西而南四十餘里曰庫嶺，羣山輻輳，又西南曰大雄山，巖絕磅礴，登其頂則衆山羅列，望皖水若帶焉。治西五十里曰峽石嶺，高數里，重巒復沓，卽有警可作防守。



又西六十里曰豹子山，體勢盤鬱，與太湖縣接壤焉。水莫大於江，上抵小孤山，下趨采石磯，爲安慶門戶。小孤山歸宿松縣治，采石磯歸當塗縣治，自黃石磯順流始入縣境，經西鄭圩迎江奎至海口，皖水注焉。繞縣之西郭溝兒口，至南門，始剝疾，折而東，由迎江寺前，順流而下，十里爲王宣夾，三十里爲帶池溝，其內爲帶池湖，溝江水以入湖也。五十里爲長風沙，一名鳴兒溝，李白長干行，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卽此。又五里爲攔江磯，江心石骨，橫亘如限，又十里爲羅刹磯，俗曰太子磯，東下縱陽，則爲桐城境矣。其溪澗之水，隨地異名，總之正幹西南之水，皆趨皖河口入江，正幹東北之水，皆趨縱陽河口入江，其由皖河口入江者，曰皖水，曰黃泥港大河，曰長河，由縱陽河口

入江者，曰練潭，曰石塘河，曰長楓港，諸小水各分注於經流之內，此其綱領矣。皖河源之可知者有二，俱出潛山縣之公蓋尖，東源由天柱山之東北，逕烏石堰，下小吏港，入縣境，西源由天柱山之西南，逕吳塘堰，至老鴉潭，入縣境，源流之長，數十百里，爲縣治之巨河也。物產以稻米爲大宗，若廣濟圩高河舖土橋坂青草壩三橋等處，皆產稻米之區也。近年沿江洲地，建堤墾荒，大麥小麥蘆穀芝麻棉花豆類，又爲出產之大宗，每年銷售於蘇省以百十萬石計。他若東西冶塘廣村大小勝磯土橋坂淶水園等處之山藟，綠水鄉之落花生，石牌楊家牌操家坂黃家燕屋雙河口黃泥墩魯家港磨山冶塘梅嶺各洲圩之木棉，四郊之菘，沿江之蘆葦，出產不豐，足以自給，若茶，則



高山石巖，不種自生，謂之野茶，龍眠庵張家山龍池尖太龍山所產品皆絕勝，其餘獨秀山百子山科甲冲甘露庵谷泉庵王家壩等處，亦產茶，味香質厚，惜所出者少，惟旨泉冲有茶園，居民多以種茶爲業，若魚每年秋冬春季，有巨量產獲，運銷出口，而初夏鱖魚，秋之江蟹，味鮮肥美，又爲特產也。

文 學

懷甯文學，闕然未章者久矣，而通才碩儒，前後相接，考之文獻，有足紀也，其著述以經史之學名者，凡百餘家，三百數十卷，宋吳棫才老之經學，則常見重於朱子，至四庫全書所採入者，代有經解小學詩文之名著也，而兵政農雜天文術算詩文之著，又千餘卷，三百餘家，然躬行實踐，不尚標榜聲

或不出閭巷，不得志於當時，則遺經史之名著，以啓迪後學，爲世所矜式，後世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益思所以修其身心，真知深造，蓋儒非學以益名，而行爲世法，以潛轉貞元剝復之際，要有所造，舜也，原謹略述諸先哲學行著作一二，用資余鄉人之觀覽，有以默會興起於其間也。

吳棫，字才老，宣和六年第進士，召試館職不就，紹興中爲大常丞，以爲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所著有書神傳，毛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五卷，則採入四庫全書。方聞，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種守符州，命聞一輯大易粹言十卷，採入四庫全書，宋志誤以爲種作，非也，四庫全書提要辨之。



朱翌，字新仲，政和中登進士第，自號潛山居士，父載上嘗從蘇軾黃庭堅遊，承其家學，而才力富健，故文有元祐風，所著猗覺寮雜記二卷，潛山文集四十五卷，詩集三卷，凡三種，俱探入四庫全書，提要稱其詩源出蘇黃，古體排纂縱橫，才力特爲富健，近體亦偉麗伉壯。

王日休，誨誘後進，最爲諄切，井井有條，學者依賴焉，稱爲龍舒先生，入祀鄉賢，著有龍舒易解一卷，春秋孫復解辨失一卷，公羊辨失一卷，左氏辨失一卷，穀梁辨失一卷，春秋名義一卷。

雷鳴春，號龍舒，登嘉靖己未進士，博學嗜古，治禮經，日佩紫陽之教，宦遊二十餘載，日以講學明理，關二氏自任，所得俸，半助友人之急，著有雪雲樓詩集，禮

經註疏等書。

顏素，字質卿，號與樸，萬曆甲戌進士，性耽簡靜，非性道之書不貯胸臆，負經世之深識，與亡肯綮，洞若列眉，結廬石門豹嶺之間，窮究古今，尤邃於易，四方從學者日衆，二十年不造郡邑之庭，學者私謚簡一先生，入祀鄉賢，所著有易研六卷，詩文集數卷。

方昇，字寅陽，嚴氣正性，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己，寒暑惟守性理一篇，晚歲尤精易學，訓諸子弟及從遊者曰：程純公教上蔡以靜坐，卽主一無適之旨也，門人私謚曰貞肅先生，子應聘婦翁都御史汪道亨，出撫宣，昇與卮酒言別，簡疏一如平昔，語多規箴，不涉一諛詞，道亨謝教曰：吾始微時，奉寅陽爲執友，及通籍三十年以來，未有如先生之告以善者，先生真古



皖 風 鄉 譚

人也。

游於詩，字二南，以諸生入大學，性耿介不阿，事親至老不衰，做朱子立義倉八楹於其鄉，凶歲賴以全活者數百家，卒年七十有五，門人私謚曰靖康先生。

容若春，歲貢，任徽州府訓導，警躬垂範，學者宗之，著有今易圖學心法釋十卷。

馬遇之，字時昌，號雪齋，乙酉城濱，年甫十四，倉卒頗沛中能竭力以調護其親，鄉里異之，性敏嗜古，惇行強識，於經史二部，搜羅極富，潛心探討，靡不究其指歸，晚年讀書益富，觀理益深，夫人性命之原，渙然了徹，著有大易圖說，大易講義，皆精微奧衍，發所未發，鄭道明，字希濂，號松岡，敦篤好古，晚年益究心宋儒之學，貫串經史，有得輒記成帙，年七十，鑽研弗衰，所

著有續箋山房集錄十餘卷，得採入四庫全書。

五六

陳世鏞，字大治，七歲賦雁詩，有不作人間字，長留天上文句，宿老咸驚喜之，道光中成進士，歷官甘肅，益勤樸學，於諸經皆有說，所著周易廓，太倉唐茹經先生，稱其漢宋兼探，精於義例，甚致推崇，見茹經先生所著周易消息大義。

名 勝

懷甯名勝之在近郊者，森林公園，迎江寺塔，大觀亭，菱湖，各具佳境，足以曠山遺懷，陶寫性情，其在鄉野間者，石鏡山，大龍山，龍湫，石門湖，百子山，皆爲天然勝景，屢邀風雅題詠，今知遊者鮮矣，因亦述之，以待異日之考，有所憑臨也。

治北三十里許，曰石鏡山，其石大如房，光明若鏡，偶



卽一拳完者，拂拭自鑑，鬚眉畢見，背眺大龍山，儼在鏡中也。明阮自華詩：天闕玻璃地，仙城碧玉樓，半峯懸古月，尺影辨神州，拂幔朝雲蔚，承臺綠萼浮，妝成羸女去，雙鳳過山頭，又清倪适詩：絕壑掛明鏡，巉巖聳露臺，誰將天上月，移向此間來，倒影千峯入，清光萬古開，時驚雷雨洗，不敢長莓苔。

治北三十里許，曰大龍山，每朝霞始升，曉黛欲滴，峯巒隱見，咫尺異觀，大龍之陽，有村多杏，花開盛時，紅映十餘里，山峯之最高者，曰三鄉尖，斗絕如屏，俯瞰桐潛，曠渺無際，三鄉尖旁爲地維峯，地維峯右，石壁嶙峋，湧泉奔注，一窟盛之，是爲龍湫，飛流下注，灌田可數百頃，明王守仁詩：探奇臨碧嶠，訪仙入丹邱，樹老能人語，屢馴客遊伴，雲巖遺鳥篆，石洞祕靈湫，吾

欲鞭龍起，爲霖徧九州。

治西十餘里，曰石門湖，最據山水之勝，右大龍，左百子，春秋佳日，扁舟載酒，泛遊其間，湖光山色，不減放棹山陰也，方都錦詩：一湖煙水千山亂，峭壁雙開萬頃秋，紅蓼灘頭鷗鷺起，有人撐出打魚舟，棹入兼葭夜色清，前峯月吐半湖明，醉眸遙指回舟處，燈火疎林犬吠聲。

治西十餘里，曰百子山，三峯矗立，秀出雲表，百子之別峯，曰鳳凰，麓曰獅子，其南曰紗帽，獅子紗帽，兩山逼就，口才可通車，曰獅子口，其外爲石門湖，由口入，豁然洞開，居民數十家，種桃萬樹，春日往遊，輒作武陵之想也。

東門外森林公園，原爲森林局，距城二三里，占地極



皖 風 鄉 譚

廣，近政府除造林外，且准人民遊覽，因改稱今名。溪水四環，境極清閒，而梧桐夾道，萬樹蒼翠，烟雲繚繞，天地之生氣，盎然心意間矣。

東城外一二里，曰迎江寺，振風塔，寺建自明萬曆年間，光宗御書護國永昌禪寺之額，清順治康熙光緒年間，均重修之。塔在寺內，明隆慶年間始建，諸山雄峙西北，東南則濱臨大江，極形勢之勝。塔凡七級，高二十餘丈，偉壯玲瓏，屹立雲表。來遊茲土者，咸以登臨爲快。清張英詩：荒寺城隅古渡頭，浮圖百尺照滄州。遙從皖口東南出，半落長江日夜流。雲外平分天柱影，望中收盡海門秋。登臨此日俱詞客，今古煙波越暮愁。

西門外大觀亭，明知府陸鍾建，咸豐三年燬于兵，同

治丙寅皖撫彭玉麟藩司吳坤脩重新之，元余忠宣公墓在焉，建閣樹亭，高出塵寰，西北諸山，蒼煙疊翠，俯瞰長江，一瀉千里，誠大觀也。彭玉麟爲聯，李鴻章對之，聯云：五千年皖公何在，地接東南，消除浩劫，選勝快登臨，儘鶴淚丹霄，鷗盟黃浦，拓此一亭佳景，蕩滌胸襟，寄語墨客騷人，莫孤負新秋明月。卅六載賤子重來，天開圖畫，俯仰狂吟，憑欄休感慨，看龍巖疊蒼，鵝嶼浮青，聘我百戰壯懷，放寬眼界，收覽練湖潛嶽，依然是舊日山河。

東門外三四里曰菱湖，湖以菱得名也，平衍開曠，綠柳夾道，湖中植荷花，其盛開時，亭亭玉立，花光水氣，清暉娛人，而湖心夜月，又別具勝境也。

結 論



記香花墩

周本瑞

邑之南百武有包河，綠水繞城，垂楊沿岸，夏日蓮花蒲草，掩映無際，清風盪漾，香氣襲人，天然清秀，渾與塵囂隔絕，誠避暑勝境也。香花墩卽位於河中，屹然若島嶼，相傳宋包孝肅公讀書於此，公卽吾合肥人名拯，字希仁，卒諡孝肅，仁宗朝，累官至禮部侍郎，剛正不阿，朝野敬畏，時人以鐵面稱之，蓋喻其正直無私，不徇不惑也。墩凡經數變，今之巍峨殿閣，乃相國李文忠公捐資重建者，殿中設公神像，及公石刻遺像，殿外有迴廊，設茶座，雅人名士，常俯仰吟嘯其間，徘徊不忍去，壁間題詠狼籍，觸目皆是，公之子孫，世世環居於此，或耕，或讀，或漁於河，或以耦市，藏有公絹本畫像，聞狀貌雄偉，長髯鬚，正氣凜然，悚人毛髮，不輕示人，予每返城，三五日輒一至墩，已不計幾多回矣。

懷甯本地形勢，不見巨險，然踞長江，當京漢之間，設有警焉，亦首郡之屏衛也，夫人難全才，地難盡險，無天然之險者，可借人工之險以助之，天險不可恃也。

人險不可忽也，恃天險而忽人險者，此兵家之惰，致敗之由，慎天險不廢人險者，則萬全之策也，况懷甯水流交錯，羣山并峙，一經防禦，卽爲險要者乎，欲國



之富，必先富民，民之富也，惟在農工商業，是以農村當助其興盛，工商業必資其發達，於是物產日豐，出品精良，細之可以抵制外人經濟侵略，挽回利權，大之可以運銷國外，以增加出口，此商業之興，非僅爲本地計，亦國家之要務也，自政府應世界之趨勢，教育徧重科學，此固中國當今之急，然究而論之，固有之文學，乃國家人民數千年文化哲學純粹精神之所寄，有輔于政教，不可不存之，而日求其新也，懷甯文學，素重樸實，不尚虛文，確具漢宋大儒治經講學

陵 陽 花 絮

黃卓然

我的故鄉——凌陽——是位居在大江之南，鳩江以北的一個縣份。全縣人口約三十萬，出產米

之風，後世讀其書，師其行，邁進不懈，必知有以振興其間，以嘉惠來哲也，名勝雖遊覽之具，而陶寫性情，修養身心，且可增高市容，懷甯除近城諸名勝外，其在鄉野間者，頗有天然勝境，苟便其交通，力加建設，則形勢風景之美，有足觀矣，夫省縣無原盛之理，而培植建設，則存乎其人，苟日新庶政，應時改進，則草萊皆成繁區，黃胄原自河北，南方昔指荆蠻，今則南日盛矣，况聚縣成省，聚省成國，縣之興，卽國之興也，以縣爲國之單位，行政之速效者，莫大乎是也。

糧爲大宗，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總算是個富庶之區。可是最近二三年以來，因受天災的影響，農村經濟



已是破產，社會上不景氣的現象，到處可以看見。但是地方的建設，公路的開闢，仍是不斷的進行，這在一般辦事人們還算是能夠振作了精神，可是在百姓方面已經覺得忍受着不少的痛苦了。

我們縣裏也照樣有壯丁訓練，不過說起來，到使人有點莫明其土地堂，我們曉得壯丁訓練的宗旨，是要教人民有自衛的能力，有團結的精神，舉動軍事化，行為紀律化；各個人都得到澈底的軍事常識，怎能夠隨便聽任富有的人家，拿一些臭銅，僱人代替受訓。這不是違背壯丁訓練的原則嗎？更有一般少數無知之徒，根本自身沒有受過相當軍事訓練，一旦身為壯丁的領袖，便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橫行無忌。老百姓稍一不慎，觸犯了他們，便要受到無

妄的損失。像這種的事情，是十二分令人痛心的地方嗎？

其次要談到我們敵縣的風俗了，那才是腐化呢？我現在只要舉一個例子就知道了，比方新年的時候，所謂領導民衆的大人老爺們，藉着春酒的名詞，大請其客，酒後的餘興，就是實行聚賭抽頭的把戲。這樣春酒的賭博，差不多一直要鬧到三月裏，還不敢說完全停止。試想一個新年的開始，已經弄得如此般的烏烟瘴氣，往後的情形還堪再說嗎？其原因的所在，大多數由於縣政的不良，確也是人民習染已深的一個大毛病。

鄉鎮的一角

我的住宅——麒麟鎮——是距離城中有三里多



路的一個小鄉鎮的後面有不十分高的土山，前面有蜿蜒曲折的溪流。那條曲折的小溪，離我的家

雁野鴨，總是棲在這淺水的沙灘上游泳。鄉鎮有一條半里多長的街道，平鋪着很厚的

也不過二三十步的遠。近

巢縣風景之一

錢曾瑞

溪的對岸有一座古舊的白衣庵。庵裏的陳設雖不十分壯麗，却還稱得幽緻清潔。廟的週

巢縣爲成湯放桀之地，以山水稱。巢湖之水，數縣其之，其爲巢縣獨有，足供遊覽之山甚多，而尤以王喬洞爲勝。縣誌謂王子喬修鍊於此，成仙而去，以是得名。蓋仙境也。其地距縣城北六七里，每當春秋佳日，遊人甚衆，洞內寬敞如屋，不甚黑暗，其幽靜之氣，遠絕塵囂。壁上多佛像，不知計數。豈王喬仙去後，有佛氏居其間，若達摩面嵩山之壁，生公聚虎邱之石者耶？然佛皆無頭，俗傳昔有堪輿家云：此中佛像，食村人之食，時村人患貧，以爲佛像之咎，遂鑿去其頭。此不經之說也。距此里許，有金庭洞，以泉著名，泉自洞出，緣澗流，聲甚壯，澗中多小石子，有蟲寄生，名活石，爲茲泉特產，取置他水，不能一日活，亦奇觀也。

圍種植了不少楊柳，和一些不知名的樹木。前面還有一片龐大平整的沙灘。每到風雪交加的時候，鴻

石板兩邊商店還都保存着中古式的式樣。牠雖然沒有那縣城中的繁華和嘈雜，但牠却富有青山綠



水的點綴，爲大自然展開了一幅別饒風趣的圖畫。尤其是在夕陽西下，炊烟四起的時候，附近的農人，如飛鳥歸巢似地，急急地趕回自己的家門，街道上的行人，便格外寥若晨星。在夜神的黑翅掩蔽下，牠只有依賴着昏黃而淡漠的煤油燈，給予少許的光明罷了。

安慶

王富春

一個很美麗很沉靜地鄉鎮，在那春天的時候，農夫們荷着鋤頭赤着腳，在那無際的田野間工作，都能給予人們一種健康美的快感。還有天真爛漫的村童，信口唱着無名的山歌。這些，只要走到我的故鄉，便能獲得精神上無限的舒適和快樂。

秋天，狂風掃落葉的時候，我踏上僕僕的征途

——到了無錫，陌生的異鄉情調，能使人心裏起一種蕭索之感，怪沉重的。天，幾朵白雲在泛泛游走，偶爾看到樹木凋殘，看到羣雁飛過，剩下的是點點敗葉和嗷嗷的哀鳴，充分的荒涼景象；這時候，這時候

的離人，會油然憶起他的故鄉。

我很少離開故鄉——安慶，在如流的韶光裏，我飽飲過優美的故鄉風味，親切得如同老友一樣；的確，安慶並不十分都市化，但是，也不顯得落伍。因為這，不會使人氣悶而沮喪，更不會讓人有污濁的觀



皖 風 鄉 譚

念。它給予人們只是樸素的、自然的、誠懇的感覺。

大江從安慶前面流過，浩浩蕩蕩地斜陽裏托着幾個帆船，寂靜無聲。對岸的綠林隱隱，曲徑迢迢，散佈着疏落的人家；遠處的青山，映帶了水色，越顯得靜穆，莊嚴。迎江塔，巍巍的矗立，它讓金黃色陽光的反照，閃動着橫鋪在江面。馬路倒像都市的臂膀，團團的圍繞着城，又伸到廣漠大野，路旁的茅屋，一縷縷的飄着炊烟。

晚風吹過，由疏疏的柳梢上，看到新月；這時候，菱湖和森林公園，給月色浴過，像披了一層薄紗；路邊有零落的人們在躑躅，聽得出「沙沙」步聲。湖裏逼生了荷葉，迎風搖曳，給人一種清新出俗之感。遠望湖心亭裏，有幾點星火閃閃的，像是螢火飛動。

六 四

湖邊的史可法亭，緊連着公園，亭裏有史公手寫的「宣城天塹」這忠直之氣，是泯滅不了的。森林公園裏，環繞着勁拔的高樹，叢生着不知名的奇花異草，望去綠油油的，像有無限的生機。街市上的路燈，靜靜的正吐出奇異的光芒。

我很喜歡躑躅在大觀亭，「大觀遠眺」是懷甯的風景之一，四山迴繞着正面的長江，水光接天，岸邊檣杆密密的，構成了「江城如畫」的奇景。背面的高山，叢生了森林，像龍蛇一樣的盤屈着。更可以倚着短垣，憑弔余忠宣公之墓，余忠宣公拿了他的頭顱和熱血，鑄成了他的偉大人格，到如今豐碑高塚，還倚着這亭呢。鴨兒塘像太湖一樣的靜穆，在這裏泛舟，山峯倒映在水裏，幾隻沙鷗掠過人們的



頭，撲到水上，盪起層層的波紋，這樣情景，乍看像在人間天上。山上，沙和石子堆滿了路，滑滑的，矮松參差不齊生長着，充分的顯出自然之美。

城中央的安慶公園，在今年春天修建成了，綠陰深處，散佈了一些亭閣，噴水池飛濺着汨汨水珠。著名的是「天柱閣」與「閱經樓」，閱經樓相傳是曹操的點將臺，經了許多時日，還依然存在，先驅者留下來的古蹟，確是光榮偉大。省立圖書館在裏面，規模很宏大，藏書和古物都不少，是安徽文獻的重要場所。

從安慶北望，可以看到一脈青山，那是大龍山，「龍山曉黛」的景色是稀有的。瀑布從山頂直瀉下來，味道怪香，立在上面望底下的集賢閣和萬頃湖

皖
風
鄉
諒

田，小得像蒼海的一粟；山上有蒼蒼老樹，春天，紅花開遍，含了不少的畫意。龍珠山是突起的，有龍珠寺，鄧石如曾經在這裏讀過書，橫在下面的石門湖，波平如鏡，美妙難言，我可沒泛過舟，但在理想中是有意義的。

安慶的道路，經了建設，有幾條柏油路橫在城裏，其他的也加寬不少。這裏新運倒普遍，左邊走和不吸煙大都做到，因為這是省會。吳樾街四牌樓等處的皖鐘，慶雲，麥隴香，……各個場所，都是堂皇的，倒有些都市化。

生活方面，大都是樸素的，沒有繁華氣習。吃在安慶，有很著名的「江萬春」餃和「蕭家橋」餅子，代價都很低，兩處店舖並不大，望進去是黑黝黝



的。

我別了安慶，將半年了。在這裏看到雪時，憶起

菱湖堤邊的垂楊，該脫下枝葉了；數着日子，我急待
着作歸後第一次的巡禮。

吳常熊

合肥八景誌略

淮水以南，為大平原，合肥處

今猶曰藏舟浦，浦有金沙灘，風景

平原，目極無際，晨時湖水浴日，光

其間，尤著於世，顯非有太行王屋

殊佳，每春日草生，綠環浦嶼，以與

霞四出，尤可觀也，其頗有池，為魏

之雄奇層巖，洞庭鄱陽之汗漫游

碧波暗柳相映於照風和日之中，

伯陽煉丹處，丹成試犬，犬即昇天，

衍然其靈氣所鍾，往往有獨絕之

聽漁歌上下，使人融融樂而同思

劉宋於池側建朝霞寺，隋地理志

勝，誌所謂八景尤邑人所樂道述

魏吳吞併之情況，益復念今者干

作四鼎山，

廬陽八景。

戈擾攘，又未曾不太息以繼之也。

(三) 教弩松陰

(一) 藏舟艸色

(二) 四頂朝霞

在城之東隅有教弩臺，魏武

張遼拒吳，實守合肥，其舊迹

四頂山，在巢湖濱，去縣城東

帝教射處也，古松合抱，清陰來風，

多可指，而藏艦之所，在金斗門外，

七十里，其山四頂，南望湖水，西望

臺，今為明教寺，鐘聲送音，幽韻入



聽，如入清涼世界。

(四) 蜀山雪霽

大蜀山在城西廿里，孤峙屹然，極曠野二百餘里，相傳蜀僧思鄉，以錫卓地，水汨汨出，嘗之有三峽味，故曰蜀山。山每當雪後，霽日照臨，光輝騰映，黃道日襲，志一皆有詩於此。

(五) 巢湖夜月

余嘗以月下過巢湖，波濤夜靜，澄湖如冰盤，雖非洞庭洪漫，而靜澹過之，湖在舒感巢肥之間，漢

書居巢侯國有二大湖，蓋古有南

北二湖，中爲巢州古城，吳赤烏二

年秋，淫雨兩月，江水暴漲，城陷湖

合爲一，父老相傳陰雨之際，尙現

城郭幻影，巢亦作漢湖，又名焦湖。

(六) 淮浦春融

浦在東門外，春水融融，幽情

極勝。

(七) 鎮淮角韻

鎮淮樓在城中，又名古樓，爲合肥古城之北門舊趾，昔時重樓高敞，設銅壺滴漏，以核時刻，今已

拆去，過者徒增抱懷古迹，蹣跚徘徊耳。

(八) 梵剎鐘聲

興國禪院，在城東明教寺後，院內一樓懸鐘，午夜僧敲，疏聲至爲清越，聞者俗慮澌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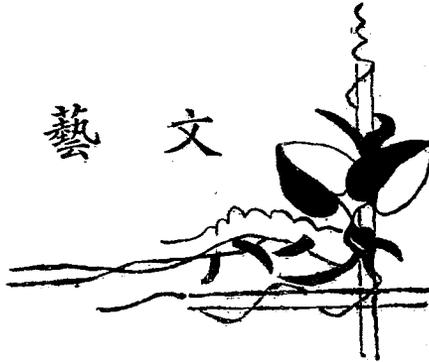
夫景物者，因時變遷，古之所云，未必今之不異，而合肥風景所勝，實不止此，而此八者，又未必爲勝，特相沿稱之如此，故略述之，然余離鄉已久，知之實不能深，然，而述鄉邦舊迹，又重有白雲之感也。



白梅村談叢

李 醉 芳

玉台新詠載古絕句四首，其一爲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首句所言之藥砧，卽鉢也，爲斬艸之器具，與近世所用之鋸刀相類，因鉢與夫同音假借，遂用爲夫之隱語。二句山上有山，爲出字隱語，三句何日大刀頭，大刀頭卽環也，古大刀頭多環曲，有孔可貫繫，環遠同音，乃隱語爲歸還之意。四句破鏡飛上天，破鏡乃指天上未圓之缺月，隱指十五日也。蓋首二句言其夫外出，下二句言於半月內可還家也。本爲漢代產物，爲男女發抒愛情之作，故多用隱語，以述思慕之懷。六朝後作者更多，例如晉孫綽所作樂府情人碧玉歌云：碧玉破瓜時，卽爲情顛倒，感郎不知羞，迴身就郎抱。清梁晉竹秋雨齋隨筆云：破瓜字爲二八，指十六歲時也，後世詩人多用之，然六十四歲亦稱破瓜，蓋得八八之成數也。談苑載呂巖贈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則此破瓜字，是指六十四歲也。其他如子夜四時歌，亦屬此類言情詩，爲和樂府子夜吳歌之作，有春夏秋冬四首，今舉其夏秋二絕。夏歌云：青荷蓋綠水，芙蓉發紅鮮，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蓮。秋歌云：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此中隱語，較爲明顯，蓮與憐同音通戀字，梧子則吾子之假借也。其後詞中亦用隱語，如唐張籍夫婦詞：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宋辛棄疾詞：根底藕絲長，亦以蓮字隱戀字，而絲字則隱思也。此類之作，雖近俚俗，然質實之處，猶別饒風趣也。（補白）



藝文

勝利之笑(松雪齋日記之一頁)

鄧夏鳴

七月八日，早膳後，陽鳥奮翼，烈饑逼人，徘徊無納涼所，乃徙簾榻隙臥竹陰中。圖書雜誌，狼籍几上，率意披閱，顛倒幾徧。偶有所觸，方注目神思，忽榻後衣聲絳，笑吃吃不絕。遽返首視，急呼佩雲妹來幾何時矣？汝甯不畏趙盾邪？雲笑曰：「夏日固可畏，然吾昨與韻琴姊爭持一議，口未能勝，心以期以為不可，欲兄為吾一平反之，今早味爽，即與又恐擾兄清夢。此時來，無他苦，但覺胸中已煩澇如許時耳。」余亦笑應曰：「妹既急急如是，又何為遲遲躡足乃爾？幸吾有子龍膽，否則不為汝悸破邪？」雲以食指撮不自致歉，乃欲先發制人乎？吾固無陸大夫妙才，不能道穿曲逆侯之深思，又甯敢驗姜伯約斗膽邪？」余故晒曰：「妹喋喋如是，尚須我作上訴裁判乎？雲

皖 風 文藝



揚眉微頤曰：「吾固知人乞者，常驕人。然如兄之言，亦法官應取之態度邪？果爾，毋惑乎西人譏我國司法之幼稚矣。」言已作趨趨狀。余軒然而笑曰：「吾故小試妹，妹果踴促如輟下駒，妹誠罪我，余將擬妹沐猴而冠矣。」雲是時，方側立頻抽竹葉投地。聞余言，不禁噤然。避正立且笑，且詈曰：「兄誠狡獪，令人啼笑皆非，吾實悔此來。今若即去，又將爲韻姊齒冷，兄究欲聆吾言否邪？」

余乃正襟危坐曰：「唯唯！前言戲之耳。此地雖不類公案對囚，且作大士林講法可乎？」因合掌曰：「須菩提於意云何？」于是雲忍俊言曰：「昨日與韻姊論及男女權位宜平等事，笑伊冬烘甚，辯取多端，殊殊憤憤！伊乃大開腹筒，謂易言無攸遂，在中饋

貞吉；書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言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禮言……余不待其辭畢，急掩耳逃，恨未一洗。此種思想，尙能于二十世紀時代存在邪？余急應曰：「然若韻琴者，吾儕男子，當鳴鼓而攻之矣。」雲雀躍歡呼曰：「兄固同情于我邪？待此奧援，辟易婢子矣。」余曰：「然願吾欲問妹，吾國數千年來，受不平等之待遇者，果男子乎？抑女子乎？雲率然曰：「此猶待問邪？女子受壓制久矣。」余曰：「然則妹仍非公允之言矣。」雲猶豫曰：「余誠不曉兄言，如丈二菩薩，摸不着首腦矣。」余曰：「妹姑毋躁，妹以爲男女聰明才智相侔乎？」曰：「然。觀西人之謂女子富於理智，我國古代才智女子，著於載籍者，亦更僕難數。特多拙于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抑遏使不得



發展耳。余曰：『男女體力健康相埒乎？』曰：『然。不觀農婦之矯健者，其工作之勤，且勝於男子乎？其弱不禁風者，固都市婦女，惑於男子之玩弄，徒事粉妝玉琢，積弱而不知鍛鍊耳。』雲語至此，略作沉思，急繼續曰：『兄何爲問此邪？其以邇來國難方殷，在兄意以爲一旦交綏，女子之才智，必不能如男子之運籌帷幄；女子之體力，必不能如男子之效命疆場否邪？若然者，如法之若安得克，英之拉丁格耳；我國之花木蘭等，非巾幗乎？况今日女子已解放，人自淬礪，倍蓰疊日乎？』余曰：『是皆然矣，誠如是言，吾儕男子，不啻撥雲霧而見天日矣。』雲愈竦曰：余益不解兄胡盧所賣何藥矣。』余笑曰：『此甚易知，男女之才智體力，均相若也；則其負擔，宜亦相似也。昔人

皖 風 文藝

以女子生理，生育之故，特輕女子之任。然猶曰：女子治內，男子治外。又曰：妻者，齊也；夫者，扶也。此其在地位，已確定平等；而論責任，則男子已覺偏重。宋以前女子之參政從軍者，猶不乏其人；宋以後，理學大興，自其表面觀之，男子之權威，似已擴展；而實則男子之負擔，已與日俱重。于是犯風霜，冒雨露，奔命四方，瘁於家計者，固丈夫之事；蹈干戈，衝矢石，流血疆場，殉於國難者，亦丈夫之舉。而女子或恃綺羅之飾，脂粉之資，安居飽食，富厚佚樂，喜則任性，怒則癡吼。兩相比擬，壓制者，果誰在邪？吾常恨男子之不能一心一德，共雪此冤。天誘其衷，女子自倡平等，此不啻蘇俄革命，自動放棄對我國之不平等條約之意外收穫。吾儕男子，宜如何歡欣鼓舞，邪？韻琴姊，乃欲作消



極之破壞乎？故吾常自認爲提倡男女平等之最力者，然甚冀其權位相平，勞苦亦相等也。若僅爭地位平等，而貽如今日女子服務所號花瓶香袋繡枕之譏者，此不僅女子之不得實地平等，即男子亦不得稍卸其仔肩，則吾不獨爲女子羞，亦將爲男子痛矣。『言已胡蘆大笑，雲狀大窘，啞嘴曰：『然則兄之同情於我者，兄固仍爲男子設想邪？』余作滑稽狀曰：『否，否。妹之爭男女平權，乃爲男子設想耳。』雲默然。

憶語

李醉芳

浮雲春夢，流水年華，傷往之懷，猶未能已，生芻一束，又薦新人，恨何如也。

憶民十七年，余由本縣縣中，轉入蕪湖中學，該

不憚，適余母來曰：『頃見汝二人談論風生，滔滔如懸河，此時何又大類啞人邪？』余笑曰：『雲妹上控辯論已終結，老人欲來作最高法庭審判乎？』雲挽余母袖曰：『伯母去休，彼利口如劍，吾自承不敵矣。』母慰曰：『汝姑恕彼，彼慣作妄言，故與人蹊戾。』適聞壁牛鳴，母笑曰：『卽作如是聽可乎？』余目視雲，于是吃吃之聲又作。

校址適居赭山之巔，山光秀麗，風景宜人，校舍寬宏，疎林環繞，洵讀書勝境也。翌年春，汪君道本亦入焉，汪君，南陵人也，少年英俊，聰穎好學，春風滿面，和



藹可親，與余一見如故相識，於是食同席，寢同室，一得則同喜，一失則同憂，兄弟之親，不是過焉。

蕤賓紀時，和風扇物，黃鳥睨皖，艸木欣欣，二人或攜手徜徉，或班荆坐臥，並首看書，傾心共話，悠悠白雲，何樂如之。無奈跳丸日月，不爲人留，轉瞬間畢業之期已屆。時爲六月，溽暑流金，余忽辭行，君紆道相送，歧途瞻望，執手依依，道揚鑣，已數行流下矣。此後余或就讀首都，或就業他縣，數年之間，萍蹤無定，不特無緣把晤，嚶談心曲，卽尺素往還，亦隔絕數年矣。然吾仍以爲汪君尙在人世，每以二人音信不通爲憾。

民二十一年春，余因事蒞縣，盧君賢魯，雲誼高情，開尊話舊，故雨多逢，離衷各敘，絮語之間，竟悉汪

君早登鬼錄。嗚呼痛哉！華年不祿，憐才者猶爲扼腕，矧數年情好如吾二人者耶？彼蒼者天，夫復何言！人世滄桑，不堪洒淚，舊恨新愁，蟬聯而至。嗚呼！醉墨逝世之噩耗，豈非見嘯仙昨日之來函乎。

醉墨亦李姓，其母爲吾從姊，墨與余年相若，幼時姊常攜之歸，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蓋於時二人意氣已投膠漆，及長，吾負笈就讀外埠，墨攻讀本縣，尚實學舍，落雁飛鴻，三秋無間，墨於國學造詣頗深，尤精於詩，編有詩話多種，正付印中，不料玉樓造成，緋衣召至，文章憎命，可勝痛哉。

今春吾將來校，先期走別文小，墨依依攬袖，堅欲留行，余以開學期迫，相告，始黯然送余行，別後墨更多情，時時以書致候，猶記其前來函云：「闊別以



來，瞬已三月，年華似水，空負頭顱，閱人世滄桑，不禁感慨係之矣！」奈未閱竟毛骨悚然，不禁歎曰：「醉墨已矣！」然猶不料其如斯之速也。

追念先母述

夫世之人孰無父母，世之至愛者，莫甚於父母之愛子女，而母之愛子女，尤甚於父，所謂嚴父慈母也，嗚呼，奈何爲無母之人哉，余每見人之有慈母者，膝前歡笑，依依不捨，始而豔羨，繼輒悲不自禁，蓋先妣已見背八年之久，抱恨終天，曷其有極，回念吾母長逝之日，余未得侍奉其側，蓋吾母苦多子女，勤勞家政，以致體虛氣弱，釀成肺疾，醫治無效，遂於是年之五月，養痾於九江廬山，幼弟及一妹隨侍，吾父亦

嗚呼，青春小別，方以重晤有期，豈知竟成永訣，耶當此之時，欲哭淚盡，欲吊詩窮，聊抒心曲，以見我悲！

七四

朱茂珍

偕往，余則留居蘇寓，因不能盡室以行，故與嫂氏二妹一弟留守焉，方起程之日，吾母行路已，須扶持，先數日，母囑余曰，汝善視弟妹，順遵嫂言，吾恐一去不復返，汝無見我之日矣，余聞此語，此心欲碎，泣不能仰，願猶以爲吾母之作此語，或爲病人之常言，不足慮也，至山中靜養，必能宿疾盡去，恢復健全而歸，豈知一別竟成永訣，數語卽爲遺言耶，至今想之，言猶在耳，欲應不能矣，吾母自抵滯後數日，卽投廬山醫



院，住院診治，吾父間日一快函告我母病狀，日益加劇，毫無起色，余聞信憂惶，日夜祈禱，希望于萬一，尙有見我母之一日，奈畢竟失望，至八月竟棄我而去，遺容遺言，亦不得親視親聞，惟聞諸弟妹述及，母臨危之前兩日，若有言遺囑，而咳至失音，不能辨其何語，既歿而目不瞑，殆卽惓惓於吾姊妹輩也，後靈柩由潯運滬，余往迎柩，徒能撫棺一痛，千呼不應一木

京 口 萍 蹤

我的故鄉——西梁山——到現在都沒有去過，根本我就生長在寶應，去年的暑假，又旅居京口，京口我對於它到還有相當的認識，當我住在寶應時，也常常到那地方去，並且還在那裏上過學，它既然是

之隔，欲見無由，豈不痛哉，吾母葬於常熟之虞山，每歲祭掃，惟見黃土松楸，一坏高拱，而母之靈爽何在，魂魄何存，泉壤茫茫，杳不可測，嗚呼，天胡不仁，養我慈母，使我早年失恃耶，幸而吾父健在，猶得勉承色笑，且不敢過於自毀，滋老父之戚，惟有時時默痛而已。

絕傳簡

一個省會，政治與江防的重要，人人盡知，可以不必多說，現在僅就它可以遊覽的地方介紹一介紹，不過只能就我記憶中的一些，大約的談談，鎮江的風景，大半都爲長江所構成，在城東北九里遠近的光



皖 風 文藝

景，有一座焦山，凸起在江中，遠望去好像一個饅頭，又像一個墳墓，在我未去過以前，只聽人家說它怎樣的好頑，那時我以為它是一個神祕的東西，有一次大概是民國十九年吧，我正在鎮江讀書，借了學校中全體遊覽的機會，因而才和它認識，到現在因為時間相隔太久，在我腦筋中還可回憶起的，好像遠村中的燈火，只有一點兩點了，我還記得在一隻小輪船上，裝着二百多個猴子似的學生，向它駛去，船靠了岸，猴子失去了牢籠，一窩蜂的散去，各人身邊帶着自備的乾糧，只要等到太陽跳到江裏去的時候，到那約定了集合的地點——定慧寺——去就是了，在我們散了以後，便有熟識這山的同學代我們做引路，最先到的是定慧寺，它是這山中最大

的一個廟，也就是這山中的總廟，大家皆以大廟呼之，在這裏最使我遺忘不掉的，便是廟門口的兩株大松樹，據說是六朝時的遺物，它身上的皮一塊塊的翹起，好像我理想中的老龍鱗，它已是很老很老的，可是它頂上也還有一些頭髮似的葉子，並不像人們老了就要禿頭的，它撐着一根手杖，高抬了頭，望着天空，不願向地下睽一睽眼睛，從它那樣子看上去，便可知它是在驕傲，他好像在說，你們都是我的子孫，我見過你們很老很老的祖宗的，你們的老祖宗同我是朋友，你們能曉得些什麼，我差不多什麼都見過了，在我的眼中，不知看了多少的關老，可是我只看見他們一次兩次，現在不知他們是怎樣了，我並且看到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衣



服，太陽月亮每天從我的頂上跑過去，也不知多少萬次了，江水不斷的從脚下流去，也未看見他止過，只有像你們一樣的人，是時常改變的一切的一切，我看得比你們多了，可是我現在也老了，他說着忽地打了一個寒噤，呼呼的叫了起來，我僅僅罵了它一聲老東西，以爲它說謊，笑了一笑，便走開了，在廟裏還藏着一個諸葛武侯的銅鼓，雖然大家都這樣的說，我可不敢十分相信，敲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異響，也沒有什麼怕人，不知是不是他們打仗時所用的鼓，此外還有很多的碑，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顧况（或作陶弘景）的瘞鶴銘了，據說只有一個老和尚能把它搗下來，其餘的人就難了，因爲它字跡已模糊的關係，過了大廟，便有很多的菴，都是由大廟

皖 風 文藝

分出去的，什麼自然庵，海門庵，焦先祠等，這焦先是漢朝的一個隱士，焦山之所以叫焦山，也就因爲它，在這些庵中，各有各的好處，不能一一細說，庵中大半都有客舍，專供一般遊不厭的遊客們住的，在那時還很貴，聽說現在只要一塊錢便可以住一天，還有三頓飯吃，過了這些庵，便到觀音崖，在這裏才顯出它的真面來，崖勢險峻，一望江水無邊，奔騰而過，真如杜工部詩中所說的不盡長江滾滾來，這一段的道路，又比較曲折到很有趣，再上去就是碧山庵，它在山中是最高的，一個庵了，裏面保存着一件道光皇帝的龍袍，只要你情願化兩毛錢，便可看它一看，當侍者拿了給我們看時，大家爭着去望，其實同戲臺上的並沒有兩樣，一個快嘴的同學讓道，有什麼



麼希奇，假的假的，侍者爲要辯明它是真的，就在袍上，找出兩個證據來，他說，戲子袍上龍的爪子只有四個，皇帝的才有五個，戲子袍上的龍紋只有一面，皇帝的是兩面一樣，當時我就在想，真的怎麼樣，假的又怎麼樣，皇帝的是穿，戲子的也是穿，戲臺上的皇帝，和宮殿裏的皇帝，又有什麼兩樣，難道他的威嚴，就在這五個爪子同兩面一樣嗎？看一看皇帝的衣服，要兩毛錢，看一看皇帝又要幾毛錢呢？可是現在要看也看不到了，所謂晉代衣冠成古丘，還是不要看的好，在這個庵中，放着很多的大缸，因爲他離水太高了，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希望多下兩天雨，裝滿了這些缸，做這個庵中的飲料，因此我們也不喝他的茶，山頂上因爲某種關係，不能夠上去了，在廟

外望去，江面一直西上，好像一條匹練，鍍上金黃色的陽光，向下流瀉去，遠處航來一隻小小的帆船，到真是孤帆一片日邊來呢，山左便是北岸的都天廟，山右是南岸的象山，所以他那地勢的險要，氣象的偉大，不問可知了，山下還有兩個小山，一個叫鷹山，一個叫密山，密山上沒有什麼希奇，鷹山上一片白色，據山上的和尚說，在民國十七年以前，每到日落的時候，便有很多的老鷹飛到這山上來，後來因爲龍潭之戰，將牠們都嚇走了，這白的就是鷹糞，所以俗名又叫做雀屎山，在它的對面就是金山，金山離西門約七里，山上有一寺名曰金山寺，每年春天朝山的很多，內中香火極盛，最高的地方叫做望江亭，從亭上望下去，江流狹成了一線，和天邊相接，倘若



是個近視眼，簡直不容易分出天和水來，在亭下有一塔，塔頂高出于亭，登塔一望，沙州歷歷，港水參差，灘上盡種蘆柴，間有一二漁父在捕魚，高鳥下飛，狂風吹得人搖搖欲墮，想找一找韓夫人擊鼓的地方，究不知在何處，最好是雨天登塔，望那山中的寺院，迷離恍惚，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在這裏到可以看到一個江邊的灘上，飛起一隻兩隻的水鳥，大有漠漠水田飛白鷺的境界，加上綠的蘆柴，深黃動搖的水，幾隻捕魚的小船，真是一幅天然的圖畫，可惜我並非畫家，不能將它描摩出來，供大家欣賞，塔下有一洞，叫做法海洞，那就是小說書上所說的白蛇精那段荒謬的做事，洞左是觀音殿，殿下有御碑亭，亭內陳列着三塊碑，是康熙乾隆道

皖 風 文藝

光的手筆，我又不識得字，也不知他的好壞，既然爲他起了一個亭子，想必總不會錯了，再下就到方丈室，室內藏有一根蘇東坡的玉帶，我早就聽見人家說，東坡是一個大胖子，看了那根帶子到還不錯，那帶子是一塊塊的玉連成的，刻着很小的字，也不及細看，我想他是一個文章家，或者他的文章會從他的肚子裏跑一點出來，付在這根帶上，所以反覆的望了兩遍，想在這上面，找出一些文章來，並且希望連帶的尋到一些文法，結果什麼都沒有，記得他有一句詠梨花的詩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的詩雖然傳了下來，可是他已經是古人了，在他做這首詩的時候，安知道光陰快到這個地步，於是在我的腦子裏，浮出一個蘇東坡的影子來了，藍的袍子，白的帶



皖 風 文藝

子，黑的鬍子，肥大的身體，坐在椅子上教那蘇小妹的書，這個是真的，曾經親眼看見過的，想了又想，原來是我家中的兩個泥人，不知此時怎樣會跑到腦子裏來，山後還有一個白龍洞，據說可以通到焦山，有一次我用電筒進去，走了幾丈路，已不可再進了，這些都是和尙騙人的，這洞中却有一樣好處，就是冬暖夏涼，大概只要是山洞都是這樣的，這金山最特別的，就是你只知道爬，並看不出它的面貌來，因為它整個的山，都被建築物包了起來，或者在一些很僻靜的牆角上，還可以看到一些山石，這是同別的山最不同的地方，與金焦互為特角的，還有一個北園，他離城約二里，西北臨江，東南近陸，在臨江的這面，山骨崢嶸，斷崖削壁，有一種盛氣臨人的樣子，

離山頂不遠的石壁上，刻着勒馬兩個字，據說三國時的劉備，在山上甘露寺內迎娶的時候，在山上跑馬，到了這裏，將馬勒着，不然就要掉下山來了，這就是這兩個字的來歷，所謂懸崖勒馬的典故，就出於此吧，山上還有一個學校，叫做東南職中，這裏面的學生，不知道欣賞山中野趣，反把它弄得不成樣子，實在可嘆，他們都是受着中等教育的人呢，山頂上有一個亭子，叫做臨江亭，好像凸出於江中似的，在這裏看江，却是十分雄壯，山下的水沖得山石作雷鳴，向下一望，就像王安石詩中坐看江頭浪如屋那一句，再看江中一隻兩隻青的黃的的外國兵艦，像幾隻鴨子伏在水上一樣，遠處行來的江輪，冒出一縷縷的愁煙，有時發出一聲牛吼，它已經聲嘶力盡，



却要發一發它的威風，黃昏時可以看到江北岸一點兩點的火光，那就是兩三星火是瓜州的瓜州了，總起來說，這三個山如果沒有江的話，也沒有多大的好處，焦山上看江廣而逸，金山看江狹而長，北固看江雄而壯，焦山好像一個特立獨行的偉丈夫，金山像一個入定的老僧，北固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除了這三個山之外，還有三個寺都在南郊，最近

金鈴子

秋日隨筆之一

秋來了！大地上的景物，已漸漸的改變了。葡萄架上，一串串的掛了紫玉的圓珠。田隴邊的禾穗，都纍纍的閃耀着金黃的顆粒。青草換了單純的綠，樹枝染了淺淡的黃。丹楓耀采，紫桂飄香，來點綴這美

的是竹林寺，稍遠一點的是鶴林寺，最遠的是招隱寺，它們的好處都是清靜，最宜夏天去游覽，有一路寒山萬木中之概，還有鎮江的公園，也是一個山上，可以望到整個的鎮江市，左面長江如帶，右邊翠山糾紛，後面是一片曠野，到也值得去一遊，其他雖然還有，都沒有這幾個來得有名，我寫的這些，也不過供游者一部分的參考罷了。

萬長源

麗的秋光。那壁下的蟲吟，代替了枝頭的蟬唱。夜深人靜後，側耳細聽，如繁弦，如急管，是何等的清脆，何等的美妙。呀！牠們的音韻，真可使人沉醉，使人神迷。但是紡織娘沙沙的叫，叫哥哥札札的鳴，這些都未



免聒耳。只有那金鈴子的低吟，卻是十分的動聽。牠有玲瓏嬌小的身體，婉轉柔和的聲音。處女般的幽靜，古琴般的清雅。可愛的金鈴子：我最愛你！你總是喜歡在樹陰中弄你的清音。我每次聆到你的歌聲，

總是為你而銷魂。可愛的金鈴子：我願你好好的隱藏，切不可輕露真像，免得遭那些頑童的毒手。以致你的嬌軀，為他們所傷！

人名大辭典書後

萬長洪

歷代以來，書籍雜出，然吾國人名大辭典，未有專書，所有者，萬姓統譜尙友錄而已，其詛誤疊出，人盡知之，而歷代之君王，春秋戰國之諸侯，四裔之酋長，五胡十國之君主，及方外婦女，畸人逸士，概付闕如也，世態紛起，人事日繁，吾人于百務叢集之時，欲節省時間，用簡易之方，以檢査吾意中所欲得往昔之人名，恆苦不能展卷而即得，百商務印書館，應時

勢之需要，於辭源告成後，繼續為人名辭典之編纂，校訂既成，吾人考其內容，每舉一人姓名，里籍字號，及其生平事蹟，紛然雜陳，全書千百萬言，縮之於綵帙之中，而厚不盈尺，使今世之人，生古人之後，欲求古人之遺蹟，及勝朝名臣大儒與夫一才一藝，無不周知，吾人得益若此，而編纂者之功，為何如乎。



龍川今昔談

俞 禧

登蜀岡東盼，大氣磅礴，形若虎踞者，龍川是也。距揚城不甘里，汽車一小時達。益東六十里，至秦州；北通邵伯鎮僅十八里，皆有公路，汽車來往，行旅稱便。南方無城市，數十里，惟見洲圩星羅，中貫運河，南北並對，大舟兩橫渡矣。六十年前，揚屬八縣米麥，皆由此出口。當時商况，名振數百里，沿河面南，米肆林立，長隴里許。兩岸之間，建立大橋，費出米商，每石一錢，十數日已積。至今猶利涉焉。然就近取快者，渡資亦不惜。米肆後層，有街長約二里，日用之需，罔不設。南北農人，交易叢密。及後，禁米運外，米業凋敗。吾徽人，乃倡木行，遠涉數千里，購湖南廣東福建等省之

木，運輸轉販，八縣取資，經營頗盛，于是本地之人，亦爭創設。因交通之便，移市岸南，去市足一里，大江目下，木行即臨江立舍，舟筏所泊，門接萬千。然而時越十年，滄桑非昔，南岸為商埠，河北則荒丘矣。當木行最盛時，前後兩度：一在四十年前，一在十年前。是時大小木行，數達百餘。當春圍大地，購貨者歸來，水上木排，連綿六七里；及至卸貨登陸，扛號聲，往往疑為雷動。一經堆壘，積累如山；行人仰觀，恍入谷中。生意既大，匯兌亦繁，復由吾徽人士，集資為錢店。年許，獲利與木行等，繼起者又不一其數。幾半木行。錢木業繁，百業駢起，高樓大廈，儼然名鎮，方圓十里，買賣者

皖 風 文藝

八三



駢肩累跡，絡繹途間。年來既遭水患，又歉於收，故木業不振，市容稍冷淡矣。出產有運河白魚，頭有紅點，異於他處，宴集嘉賓，輒賴爲上味。鄉人因食江河冒水，皮膚多潔白可愛，女子尤潤澤焉。有好事者，附會

飲記

十一月二十九日夕，胡君謂俞子曰：如此嚴寒，得無飲酒乎！俞子曰：善。連日素食，菜枯若草，湯薄無油，不惟燥腸肺，亦且難下咽。胡君言於吾心，有成戚焉。曷沽酒市，肺以潤饑吻乎？趙君旁應聲曰：美哉！美哉！吾願同樂。言未既，忽焚君來，胡君曰：有一杯之與乎？焚君眉舞曰：確巧四人，何得浪辭！遂呼老僕具飲食。盞酒二瓶：一白玫瑰，一高粱。看三色：牛肉一碟，蛋

其說謂古有修道姑嫠大小魚，放生河內時，忽化龍飛女，故名此水爲龍川，後人紀念此女，遂設仙女廟，而復以龍川爲地稱，然無典籍可稽，確否未可知也。但巍然廟宇，今猶立于運河之北岸焉。

前人

一碗花生米一包。既酣，鼓掌搖腿，議論風生，上下數千年，付之一陣笑。胡君困矣，睡。於是三人坐三角形，滑稽談，尤汨汨。復大笑者五，小笑者十。俞子亦醺焉。焚君扶壁歸，俞子乃就寢。趙君復與醒者話良久，意益曠達。聲類洪鐘，其勢大有未盡其斗腹者然。睡故最後。明日方曙，俞子即晤。夢與神女遊，登九霄，經五嶽，情興更無極矣。因追懷其源，且有感系，乃口號曰：



素食從來罕一天，而今十日忘肥鮮。豈欣肴飽膏枯腹，堪惜人生有幾年。玫瑰高粱拚醉飲，芙蓉衰柳動

回 憶

記得是兩年前了，我在南京一個教會學校讀書，那時的生活，很有趣味。我們一班有四十幾位同學，頑皮的要佔三分之二，所以我們的課室和宿舍的名稱，都變成了聚樂部的雅號。「小李」是班上最頑皮的一位，她天生是好動不喜靜，嘴裏老是哼着中西合璧的歌曲，兩隻一尺來長的大腳，東踢西踢，一時也不肯安閒。上課的時候，不是替教員畫肖像，就是做鬼臉，和同坐的同學打架。她的天資是十分聰敏，功課總是名列前茅。一天到晚，她那副滑稽

哀憐！胡俞樊趙能長聚？盧曙王楊無定遷！致諸三兄，詫以為妄否乎？

錢曾瑞

而且活潑的面孔上，沒有不是在微笑着。到了禮拜天，清早就起床了，推開了別人的房門，大聲喊着：「阿梅！」「阿王！」到花牌樓，「溜躑！」「溜躑！」於是就一窩蜂的吵了出去。晚上回來，大包小包，一包糖果，花生米，吃着唱着，開心的了不得，一直要到熄燈以後，才漸漸的安靜下來。

好像是一個禮拜天的午後，我因為被罰不能出去，校門房裏的一對老頭兒老奶奶，一向是哭喪着臉，鐵面無私，動不動就要報告校長，溜出去似乎



是辦不到。但是，她們又不願我一個人，在學校裏，度那黃金的日子。正在沒有辦法，「小李」却在旁邊做着鬼臉兒笑呢！手中拿着一封信，拖着我們立在校門旁邊的草地上。忽然看見老頭兒捧了一件東西，往校長室走去，她就很得意的對我們說：「我到門房向老奶奶買郵票，你們就出去吧！」好當老奶奶在低頭拿郵票，我們却安然走出了校門。一會兒

安 合 道 中

開始我的觀光，那是在一個夏日的清晨。天主教堂裏嘹亮的鐘聲，剛剛的敲了染下玫瑰色的太陽，却悄悄的掛在遠處的樹梢上了。靜極了，只趕車的人們匆匆的走着。

功夫，她從後面追上來了！「慢點走！」她說：「老錢！請我看電影呢！」她鬼計多端，所以同學有疑難，就去請教她。她的渾名叫小天使，在去年暑假中，我和她分別了！沒有再見；也未會通信。她很可憐，自小就沒了父母；哥哥，自從娶了嫂嫂，待他似乎不像從前了。這可愛的小天使的近况，究竟是怎樣呢！却常常在我腦筋裏想着。

王國璠

今早開出的是一輛嫩黃色的新車。

時間一刻刻的溜去了，八點鐘早已響過。我們一行十九個人吧？才在哨聲幽揚中登車。預算着晚間五時，總可以到達我們的目的地。於是得意的微



笑不自然的掛在唇上。

車開了，窗外的風發狂似的叫着，我低低的唱着：「安慶！我們別了，別了！」

紅紅綠綠的標旗，和一株株綠葉成蔭的槐樹，完全溜過去了。重新湧上眼簾的却是一堆堆的蓋山峻嶺，和一些破敗的荒村。那中間，有幾個穿着破衣；拿着鋤兒；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開闢田地的老農。有幾個披着黃髮，抱着像死去的小孩的飢婦。車一村一村的越過，光景也一村一村的跟着演變。車輪不客氣的伴着時光前進，大約在十二時左右吧？遠遠的湧出一派陰沉沉的樹林，那是桐城吧？乘客們紛紛的議論着。

果然，不久便有一塊紅板上面寫着桐城兩個

皖 風 文藝

奪目的紅字，從我們面前奔去。車微微顛簸着，到了，終於到了我們懷疑的桐城。

大熱的天，誰不想喝上口茶；吃上塊西瓜；解解悶氣。於是一陣騷擾後，我們都擠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裏休息着。我們灌着苦水；我們啃着西瓜；我們喘着；我們談笑着；在這樣的天氣下，這兒說不定便是我們理想的天堂吧！

不久，一陣哇——哇——的怪聲逼進我們的耳朵。理智告訴我們車要開了，於是紛紛的湧上車去。「熱」從新的包圍着我們。

莫明其尼姑的桐城——告別了吧，再見不知何日了！

「車」一站一站的馳着，大關；孤二口；南港；而

八七



安合路中心點的舒城却遙遙在望了。

舒城那是一個有相當歷史的古城，一排黧黑城牆都像帶了些驕傲的獷笑。自命爲不平凡的高等人，坐在茶館內逗着胖奶奶玩笑。年青的小夥計們，跨在自由車上大顯身手。這些……大約便是舒城的特色吧？

三十分鐘後車照舊開了，過桃溪，一望無際的荒原，那兒只有嫩黃；只有蒼老；只有灰暗；占滿了偌大的地皮。此外說也可憐便什麼也沒有了。每到一

個村莊或鎮市，除了灰衣的兵丁外，便是些被炮火摧損的破屋荒垣；令我想到當日兵匪交攻時的情形，小心兒便有些忐忑的不很甯靜。

車每北進一里，那荒涼也更甚一層。

天漸漸的晚了，黃昏的薄幕悄悄的漫上人間，向晚的風居然也有點涼意。那帶有封建色彩的古城——合肥——到了。在夜色蒼茫中到了。然而我殘敗的心，却永遠不會忘了此行一些可怕的形象。

醉 話

顏景華

機會，運氣，究竟是什麼東西，而在人們眼裏，却未看見過這種種東西，人們終究驅過了自己，在人們嘴裏，常常聽到這種名詞，形體，看不見什麼形體，偏說有這做婆婆的，要知就是從前的



媳婦。做媳婦的，要知就是將來的婆婆。如此兩相諒解，我相信婆媳之間，決對不會發生什麼意見，而鬧得一塌糊塗。

人被錢用爲之守財奴，錢被人用爲之敗家星，無錢者沒處揮錢，有錢者無處存錢，錢也者！你真難死人們了。

南風不及北風涼，家花那有野花香，野花易失人人愛，怎比家花香味長。明於此，我相信娼不禁，而人自禁矣。

夫婦間的愛情，能使人愉快！

又能使人煩惱！更能使人墮落！所以胡適之先生說：「結婚卽是到了坟墓。」

現在我們貴中國，的確不是人浮於事，乃是事求於人，然所以釀成目前之成千累萬的失業嚴重問題，其咎仍在每個失業者，沒有專長的技能，和無相當的學識所致。

凡物皆知合羣，尤以羊爲最，故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以此對照現實一般自立派別，分道揚鑣的所謂老牌萬物之靈

的！人看到了詩曰這句話，正不知作何感想！也許要自言道我不如羊了。

佛氏去慾，其謬已極，要知飲食，居處，男女皆是人類所由生，倘去之，豈不是滅了人類了嗎？以我看慾固不可去，而勿縱之即可。如孟老夫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大易說：「節慾。」禮經說：「慾不可縱。」斯三說皆未言人要

去其慾，乃係叫人對於慾字要制而勿縱。



所設。以範圍陶冶國民之心性，所以一日禮拜，一日瞻禮，其用意是欲使將疲將散之精神，一振之於祈禱信仰之下。然而文明的中國人們，竟不察其旨，一若是日爲例應閒遊的假期，與其說是笑話，不如說是洋派。

「文章是自己的妙，」「老婆是人家的好，」這兩樁事，括括叫是現代人們的通病。倘能反此，我想報屁股上之筆戰，一定要壽終正寢。法院門前也可以馬上羅雀了。

戀愛的反面，就是認識。所以我承認男女間的戀愛，決對不是一件可恥和不可對人言之事。不過他們和她們，一定要有長時間的認識，結果才能享到真正戀愛的幸福。否則以彼此一笑，一瞟，而就認爲發生了戀愛，不管青紅皂白，一味無謂的追求，要知縱然達到所謂「誤會」的目的，可是將來說不得，破裂也要歸本到「誤會」上面。

固雖人的審美觀念不同，但我總相信女子的美，畢竟不在燙

髮，畫眉，抹粉，口紅，以及曲線，嫵娜，旗服，革履。要知真正的「標準美人」，縱然不會舞蹈，歌唱，和一扭一扭，好像在她丈夫面前撒嬌的摩登化。只有認清女子的立場，天簫，有純潔的品性，老實說，就是麻子，禿子，也較那一般終日潛沉在「紙醉金迷」自認爲時代者，要來得美真麗實。

天下最賤的東西莫如土，因賤其隨地皆有故。而最貴的東西亦莫如土，遠的不說，試觀年來外患內訌，今天張三自治，明日李四



獨立×××國恥×××條件……

……恐怕連會計師都要皺着眉算不清這筆賬了。所謂「一寸河山一寸金」誰又敢說土不寶貴。

甚矣擇友之難，正如未開之蘭，無以知其香。未琢之玉，無以知其美。觀物如是，而觀人亦然。尤其在這人心不古世道淪亡的今日，交友一事，更非易得，得之則如琢如磨，患難相憐，失之則輕者墮落，重者殺身。所以墨子曰：「入蒼則蒼，入黃則黃。」這就是告訴我們交友要特別的慎重。

皖 風 文藝

「心定自然涼」差不多已

成人們的口頭禪了。要知道這是一句聊以自慰的荒語。在烈日下爲生活驅使工作的人們，任憑他怎樣心定，我想不見得不在喊熱。反之，終日坐在冷氣四佈屋子裏的人們，一霎兒汽水，一霎兒冰淇淋，這樣隨他方寸裏怎麼的胡思亂想，也決不會想出汗來。

有人問我，「我對於每日英文的生字，雖然下了一番工夫，把它拚熟，可是再看見它時，又成了生字了。不知是什麼緣故。」我道：

這仍然是你沒有把它深印在腦

筋裏。譬如有人對他的男朋友，僅一面之交，在下次見面時，就有點模糊。倘易地是個女朋友，那末他非但認識，而且連她的名字，住處，以及多大歲數，幹什麼買賣，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於此，也可以知道其咎仍是你自取。

上海狗飯店生意興隆，無食者哀鴻遍野，此所謂人不如狗！女子既然不是男子的玩弄物，那末男子千萬也不要做女子的着衣鏡。

九一



世間最公者莫如「生老病死」它不分窮富貴賤最平者莫如風雪雨霜它不分高低曲直人能如此難哉！

女子在未找到如意對象時，不是將小指上套一戒子暗示，就是說：「我抱獨身主義」永不嫁「一個」人。

紅男綠女奇形怪狀，哥兒名媛盡態極妍，這——與其說是公園裏形形色色，毋甯說是活動而入時的陳列所了。尤其在那「月上柳梢頭」的時分樹蔭深處。

成羣結隊，卿卿我我，大有戀愛不忘救國的情概。所以唯心派家說：同一月亮，快樂的人看見它，越發美滿，傷感的人看見它，格外淒涼。提倡中國貨，不用舶來品的聲調，差不多人人都在吶喊着，什麼國貨年，婦女國貨年，兒童國貨年，但究竟成績是怎樣？有人說：這完全要歸咎於女子，我看我們男子也當仔細檢查一下。

書云：「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換句話說，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可是現在有些

男女站在那兒，不是一跳，就是兩扭。坐在那兒，不是倒東，就是歪西。與同伴走在街上，不是拍人一掌，就是推人一下，嬉嬉哈哈，嘴裏嚼着，雙手舞着。道學先生看見了，搖着腦袋說：「孺子不可教也。」

道：這——也許就是摩登吧！

蝙蝠之東西，講牠是獸，不是獸，講牠是鳥，不是鳥，飛到鳥羣裏去，像煞是鳥。走到獸羣裏去，像煞是獸。然而現在社會裏如斯的人，更是司空見慣，又何恨乎蝙蝠。

張翁聽松哀辭

崔之雯



丙子秋之雯學于梁溪，聞公之喪，愴懷飲泣，未能奔哭，時結于中不可釋。嗚呼！公於之雯家，固披腹心，瀝肝膽者也。公與先祖考交誼猶弟兄，家君不幸六歲孤，公時爲執賬目事，先祖妣常默核其數，毫髮不苟，毋有欺者；先祖妣卒，仍爲家君執事，不問寒暑，公藉宿松，常一二年不返視其家，所事猶己事，兢兢自持，憂遠勤勞，家君敬而深任之，常以事往來大江南北，事尤艱苦，而公亦老矣。性嗜酒，之雯幼嘗覆其杯，公愛護之愛深，之雯亦感其老，恐其醉，不覺其然也。蓋公時年已五十餘矣。嘗因事教誡，甚至呵責，卒之前月，猶以事來錫，約之雯暢言逆旅中憶昔懇摯

之情，所言之深遠，歷歷如目前事，而今已不可再開。老成言，嗚呼傷矣！去歲先兄卒，公常撫先兄女，泣謂之雯曰：余不幸年老，見汝兄之死，遺幼孤如此，余又何以爲情？嗚呼！公之言痛矣！憶公之言而哭，公亦爲我先兄哭也。公賦性友愛，兄爲醫他鄉，夫婦俱客死，遺一子，公往扶柩歸，撫其孤于家，嘗以財濟人之急，由京返蕪輪中，遇貧某，遺其旅金，遂舉其囊中予之，此固庸行之常，然以見公行之篤，足以式薄俗也。嗚呼！公喪不及哭，惟書哀公之懷如此，然竟不可當一痛也，悲夫。



皖 風 文藝

春光明媚話宣州

九四

陶蔭祺

宣州古宛陵郡，山川秀麗，甲皖南諸邑。北走京
燕，南通贛浙，爲江南鐵路中心，交通甚爲便利，故四
方之士，多喜遊焉。余就學宣師，曾經三載，韶華易逝，
屢見春光，綠水澄澄，碧山蒼蒼，敬亭如畫，雙塔聳立，
白板紅牆，掩映於樹叢駭綠之間，阡陌相連，縱橫於
萬頃麥浪之中，山陰道上，摩肩接踵，碧玉江頭，遊舫
可數。更見鰲峯峨峨，龍首插雲，修竹萬竿，圍以短籬。

好花無數，生氣遠出，清澗之曲，碧松之陰，遊屐如雲，
可人如玉，三兩樓臺，隱約於碧陰蒼海之中，卽鰲峯
公園與南樓南亭諸勝境也。北望敬亭，東對麻姑，陵
陽之頂，宛陵東隅，北樓在焉。烟火四起，萬家毗連，市
中景也。文墨之餘，遨遊曠放于疊嶂樓頭者，春光明
媚中陶子攬宣州勝景之時也。

鰲峯月夜

前人

秋盡江南，鴻雁塞北，荒籬菊老，寒渚蓼殘，是橙
黃橘綠之時，正鹹美葦香之候。好趁霜晴月白，聊攜

斗酒筐螯，同往鰲峯，共觀楓葉，欲鎔塵濁，飽醉霜華。
蜀錦近風，燕支透雨，烟深千里，秀競三株，映明月而



紛披，飛亂星而燦爛，翻染一林之赤，却疑二月之花，句吟楓葉紛紛，笛奏梅花點點，懷青蓮兮何處，纔玄暉于當年，載欣載歌，宜風宜雅，如此月白風清，尤宜

昨夜庭前葉有聲

夜涼夢醒，凝思寂聽，但聞唧唧寒蟲，傍壁淒淒，咋信猜寒犬遠巷時吠，霜林朔鳥，與荒野孤鴻，鳴聲相和，正悵惘間，忽有聲斷續，起自庭前，悚然而聽之，始則洶洶呼呼，如波濤之怒湧，戰馬之疾馳，繼則沙沙款款，若戍卒之唏噓，嫠婦之咽泣，不禁慄然魄震，衾冷被寒，益令人輾轉不寐，曙光甫放，急披衣下床，推窗外矚，則庭前階砌，敗葉狼籍，矗立高張之梧桐，已秃然現龍鍾老態矣。昨夜之聲，非狂飈之怒號，與落

開懷把酒：見夫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相與呼號徘徊，臨風長嘯，衝觴賦詩，以樂其志，誠令人生飄飄欲仙，遺世獨立之感也。

前人

葉撲地之作響乎。噫，葉乎！爾何不幸乃爾。回憶夏日炎炎，爾等密佈枝叢，掩翳天日，余每寂寥無事，獨移胡床，坐爾庇蔭之下，綠陰蒙蒙，涼氣習習，心曠神怡。今爾辭柯下落，將任人跡之踐踏，隨時日而腐化，同情之心，人皆有之，余觀爾此狀，能無惻然。然樂極生哀，盛極轉衰，乃變化消息之所當然，為萬物所不能倖免者，吾將不復為爾悼矣。

皖風文藝

九五



詩

奉題瓊望社兄詠琴軒夜讀圖

戴雙倩

倚山結茅屋。池塘秋更綠。竹影亂月明。千竿戛寒玉。
松濤與唱酬。隨風自起伏。留得楓林紅。葉落仍相逐。
瑟瑟西窗下。搖搖耿秋燭。咿唔有主人。坐此清宵讀。
時如鳳鳴山。亦似鸞嘯谷。鬼神皆失驚。白雲爲佇足。
長夜河漫漫。逸興忘孤獨。參橫北斗轉。書聲猶斷續。

歸家

鮑傳簡

風吹碎玉降。遊子得還鄉。願友問行期。捲書喜欲狂。
回首龍山小。車行響鏗鏘。疾速追飛鳥。何時達京江。
旅途常覺慢。不道歸心強。家門已在望。欲進故徬徨。

頑犬迎客來。狂吠出短牆。叱之始識我。搖尾隨我旁。
阿弟聞聲至。牽衣入中堂。父道歸來好。汝母正病涼。
隔牆聞我語。名我呼入房。趨進立母側。對我忽悲傷。
姊弟共負笈。歸出必同行。而今汝獨至。哀哉姊已亡。
聲韻不成語。淚流熱中腸。忍痛且慰母。此心冰欲僵。
老父袖亦溼。阿哥眉低昂。弟小初解事。熱淚盈兩眶。
投身入母懷。持花故云香。母雖悲亡女。數子尙溫良。
撫我衣衫薄。呼婢解行裝。父問德業進。兄又索文章。
小弟脫身去。門邊解我筐。筐內得食物。與我好商量。
先奉父母食。然後兄弟嘗。所餘分婢僕。母命羅酒漿。
在外飲食苦。今可作吞狼。分明不是客。愛子意故長。



哭姊蘭英

李辭芳

母鞠六人汝居長。孝思純篤中心藏。雖年病榻侍母疾。午夜隻影起徬徨。割肌和淚煮湯藥。病魔霍然遂遠颺。及笄桃夭歸壻家。慈顏傾淚對斜陽。傳言壻家不造。母兮聞之更心傷。猶盼春風歸甯日。姊妹嬉笑娛高堂。誰知膏肓潛二豎。和緩回春竟無方。可憐此日父母心。淚竭聲嘶摧肝腸。欲哭青山煙靄路。青山淒楚路渺茫。欲向人間賦招魂。不知驚魂至何鄉。

問非赴京江集訓詩以贈之

鮑傳簡

三邊隱隱喧鼙鼓。十萬貔貅猛如虎。鯨吞蠶食憑誰禦。長劍橫掃九州土。金焦相對立江渚。淮泗迤邐入海注。京江應作雞鳴舞。浩氣沛然塞宙宇。鐵血差能

皖 風 文藝

促大同。壯哉傾國効從戎。男兒有志勉立功。抖擻精神噴玉驄。崑崙搖曳日影紅。仰天長嘯起悲風。君之氣兮薄蒼穹。君之心兮萬夫雄。軍樂鏗鏘大旗飄。蛟龍潛向東海逃。魍魎翹翹盡號咷。劔之芟之試牛刀。看他年骨堆長白山頭白。血凝黑龍江水黑。血肉換得好江山。日是英魂月作魄。赤手空拳倭奴斥。槍彈伴作頭顱擲。舉國旗壓指向賊。聚積散沙成金石。浪淘風高萬里程。同仇敵愾作長征。君不見虎額曾投筆。終軍早請纒。兵書勤擊研。為國作干城。一旦搗東瀛。立將島族平。疆土足下整。乾坤掌中擎。教知軒黃胄。能扶天地傾。願子衝開新世界。功成同酬太平航。

傅將軍守綏歌

黃卓然

將軍抗賊天下聞。將軍守綏具有勳。當時賊氛捲地

九七



來。冰天雪地戰雲開。浴血肉搏百靈廟。殺聲動地鬼神哀。茫茫萬里疆場上。突兀惟見燭檠臺。小醜跳樑何足憂。華夏堂堂千萬秋。

題扇

鄧戛鳴

團團如月白。不畏暑侵迫。握柄一揮手。蚊蠅齊辟易。

病中

客病誰能訴。家書寫復休。怕將一尺素。惹得幾人愁。

頭台洞

戴雙倩

鐵鎖留遺跡。孤舟盡日橫。(借句)山如風帽壓。萬象眼前生。

燕子磯

久作飛騰勢。云胡不忍離。江濤聲似哭。對我立多時。

雨花台

不見天花下。空餘說法台。斑斕留碎石。玃盡石成灰。

擬女兒答客難

俞禧

何故三生願。端因一點愁。好花香散處。贏得幾回頭。

偶感

朱長樂

炎涼徵世態。冷煖見人心。誰是知音者。黃金交最深。

中秋節偶成

佳節強歡笑。花前酒一壺。奈何月依舊。人作異鄉孤。

秋夜懷

崔之雲

颯颯金風至。蕭蕭葉落聲。驚翻遊子夢。頻起故園情。

東大池

寂寞環山樹。澌澌瀟石泉。秋池金魄落。蕩破水中天。

秋景

籬畔開黃菊。池中謝碧荷。蒼茫秋水外。一艇截清波。



秋夜書懷

鄧長鳴

蒼鳴鐵馬金風急。室暗銀缸冷意多。萬念相乘眠不
得。漫漫長夜奈愁何。

秋日書懷

雲收氣爽層霄碧。草盡林枯大地清。欲借秋霜澄肺
腑。乾坤與我本空明。

秋山

三春蒼蔚多佳氣。石冷林枯改舊觀。豈是霜飛天地
肅。才將真面與人看。

自題臥花小影

戴雙倩

眼底繁華孰可親。權將八尺臥芳茵。萬花如海空相
媚。怎奈心腸鐵石人。

偶成

皖

風

文藝

秋思飛來無覓處。眉梢深鎖髮難平。庭前拾得梧桐
葉。裁作詩箋寄遠情。

讀家書

李醉芳

書裏依稀見二親。慈懷遙憶念兒身。深恩幾句家常
話。莫墜繁華染俗塵。

湖上

灩澦晴波蕩碧空。愁蓮窸窣墜殘紅。瓜皮小艇常來
往。半載紅妝半載風。

呈弓昭師

絳帳華燈襲夜紅。頻揮湘管坐春風。而今蓬轉江南
地。化雨依稀念落鴻。

襄川別德暄榮貴明仲諸弟

一棹烟波待客行。秋風引恨路千程。縱令囊水成潘

皖 風 文藝

潘。難。寫。臨。歧。骨。肉。情。

過蕪湖赭山呈育甫師

歷級高山問字來。依稀絳帳笑顏開。一誠（蕪中以誠字爲校訓）育化春時雨。秀色離離上綠苔。

鳩江邂逅性天兄

小別匆匆已數年。關山風月總悽然。新秋江上重攜手。罄吐離懷到曙天。

有衡兄自滬書來因報以詩

鳩江別後等漂蓬。淚染秋山幾度紅。欲訴相思無限恨。夢魂夜夜海雲東。

冬日偶成

朱茂珍

楓葉凋紅菊委黃。深林蕭瑟最堪傷。風饕雪虐何會長。勁節青松獨耐霜。

一〇〇

惜陰常愧古人能。短晷難求繫日繩。欲補今朝清晝課。夜窗頻製讀書燈。

夜夢先母

模糊夢境不堪思。忽見慈容喜復悲。手撫額前問冷暖。垂憐猶似在生時。

失恃於今已八年。翻然今夜到床前。可憐一夢須臾事。淚灑思親廢曉眠。

遙望虎邱塔

巋然一塔立山巔。七級雲梯聳接天。遙望凌霄煙翠景。佛光應照劍池邊。

憶家

阮治安

緜塵何日浣征裳。酒醒更殘枕簟涼。不羨盧生空富貴。箇中強半夢他鄉。



寓意

梧桐只許風風。野鳥飛來敢亂啼。堪笑愚人無識見。怡然自得認東西。

晚晴

周本瑞

雨後山光送入幃。溼鴉背帶晚霞飛。遙看江渚新停舫。一片輕帆捲落暉。

無題

春山一抹擁青螺。幾度潭疑對素娥。說破箇中惟一笑。深情宛在小梨渦。

與阮君治安遊東大池晚歸

黃焯然

青山一角掛斜暉。攜手來遊逸興飛。聽盡松風時已晚。月明林下踏歌歸。

皖

風

文藝

又

煙景迷人飛落花。江南何處是儂家。春風吹碎遊人夢。落日池頭綴晚霞。

溪邊晚眺

一水南來彎復彎。峯巒橫列隔溪山。殘碑斷碣渾無數。盡入荒烟蔓草間。

又

一葉扁舟水面來。依依楊柳傍河栽。牧童無調隨聲唱。花不知名遍地開。

金陵懷古

朱長樂

極目江頭夕照明。白雲蒼狗不勝情。南朝金粉依然。在不似前朝茂草生。

玄武湖



皖 風 文藝

烟雲消盡晚晴新。水碧花紅點綴勻。大好湖山閒不
得。半耽名士半佳人。

不染塵埃不染汗。荷香風過氣流蘇。如能拋却鄉關
去。一任勾留是此湖。

月夜寄彭城吳君慶球

花飛絮舞又清明。離別何堪一載情。唯有解人今夜
月。幾回和夢到彭城。

春雨

胡臻祿

沈陰渾似暮冬時。料峭春寒不可支。嶺上寒梅三百
樹。爲誰芳意尙遲遲。

和幼馨兄次秦淮聞鄰院歌女鬻

唱

隔牆聞有語喃喃。爲唱殷勤解酒醺。未是不知身世

恨。恐將粉淚溼春衫。

春日有惑

大塊風光汗漫游。客中何事見春羞。垂楊若是知儂
意。故釀飛花一段愁。

野外口占

曳履行吟忘却歸。天涯留滯未應非。青青一片春無
際。滿眼楊花逐蝶飛。

書燈

萬長洪

一鐙相對漏聲殘。展卷吟哦興未闌。明月夜深遺作
伴。多情斜照玉欄干。

斗室

區區斗室能容膝。避地猶稱安樂窩。倘謂不堪供嘯
傲。茅檐風雪又如何。



詠梅

亭亭獨立傍山隈。五夜冰霜豈易推。玉骨冰肌誰得似。芳心一點著寒梅。

揚州十月遊

俞禕

蜀岡松柏迷今古。荒寺僧僛說楚吳。一片砧聲敲落月。千家燈火照明湖。

書慕琴弔史公詩後

不愛湖光鑑玉姿。風霜筆挾是男兒。史公孤節千秋健。寫出揚州不朽詩。

冬夜感懷

讀書聲徹五更天。身似梅花瘦可憐。如此萍蹤何處着。朱門高閣繡簾前。

剡

萬長源

皖風文藝

龍吟虎嘯氣英豪。斷石分金百不撓。霜鏹神鋒藏敵首。夜深餘怒作驚濤。

蟹

公子橫行迹太狂。眼無經緯腹無腸。騷人持向東籬去。踏淡秋容菊色黃。

月夜聞笛

唐宗輝

一輪皓月挂高空。萬籟無聲夜色濛。何處飛來天外笛。逼人含淚向秋風。

述懷

秋月當頭幾度明。孤燈深夜倍淒清。每逢風雨思前事。淚滴青衫夢也驚。漂泊他鄉不計年。數根雞肋瘦如前。自憐學淺經綸薄。深恨當年未着鞭。



皖風文藝

獨坐幽窗憶故園。幾聲秋雁泣江天。世間多少傷心事。不是愁人亦可憐。

紅菊

黃時英

已見孤高傲霜性。還憐顏色着胭脂。東籬先發黃昏後。疑是紅留夕照遲。

松柏後凋

翠幹亭亭高百尺。歲寒節勁態常如。原來自具冰霜性。不是蒼穹遇特殊。

蟋蟀

鼓翅爭雄與未闌。盆中寄命亦堪嘆。緣何同類相殘殺。博得他人一笑看。

蟹

老饕嗜汝菊花天。澤國潛居可自全。堪笑趨炎投岸

火。而今空泣釜中煎。

題桃花扇

王國瑤

新詞絕妙燕箋稱。雅樂中朝一代興。爲問銅台沉舊瓦。有誰歌舞望西陵。拋却珠翹翡翠茵。由來情性莫辭貧。他年若列東林傳。可許金釵寄黨人。

偶成

殘月橫窗雁語柔。晚風如水裏西樓。阿儂舊恨知多少。又惹江南一段愁。吳歌楚舞舊山河。垂柳依依綠奈何。今日秋光君不見。黃花零落夕陽多。晚風將雨壓窗前。落葉聲中醒不眠。橫觸舊遊多少夢。一燈如豆夜如年。



黃花寂寂爲誰開。被酒狂吟日幾回。一夜西風寒帶雨。蘆花吹白雁初來。

題表姊畫

錢曾瑞

千山疊翠入蒼茫。野徑穿林向夕陽。夾岸桃花風拂處。春光咫尺若聞香。

鴻門宴

莫惜居鄴計不行。項王猶有故人情。枉傳劉季稱仁厚。未放烏江一路生。

冬日偶成

窗明几淨讀書堂。雪映寒梅暮色蒼。惟有幽人能領略。詩情畫意兩兼長。

梅

疏影橫斜最愛人。冰肌灑洒出風塵。羨君常抱清高

皖風文藝

志。底事輕狂占早春。

冬夜讀書

一盞青燈興致娛。讀書深夜擁薰爐。窗前惟有梅花影。作伴寒中兩不孤。

夜不成寐感物思鄉

倪裕襄

燈殘人靜漏聲遲。斗轉參橫月影移。底事夜深還不寐。隔牆犬吠動鄉思。

秋柳

弱質依依尙舞風。疏黃淡翠影西東。行人莫唱陽關曲。秋色由來惹別衷。

無限柔情只自知。殘陽一片挂秋絲。分明不是章臺柳。依舊攀來意欲癡。

和王春樵無題二首

一〇五



皖 風 文藝

羅裙寶髻想溫柔。淺笑低鬟粉黛羞。料得相思腸斷處。行雲約略指揚州。

不喚卿卿喚奈何。渡頭桃葉剩清歌。知君別恨如江水。江水茫茫別恨多。

雨後有感

王謨明

一片青山隱畫樓。烟波渺渺宿沙鷗。江南水閣銀箏語。遊子天涯愁未愁。

夜半聞風

昨夜西風溪水寒。醒來亦覺緜衾單。孤燈半穗珠簾捲。寂寂鐘聲滴滴殘。

綏省將士冒雪作戰有感

大雪紛紛報國忠。捐身為許去從戎。胡笳吹滿邊聲裏。血濺長城照眼紅。

登石門山頂二首

秀嶺飛崖百尺顛。登峯爲我着纜先。瀉空飛瀑來何處。深壑沉沉隔眼煙。

碧盡江南幾度秋。石門不見大江流。山河故國今何在。獨看浮雲起暮愁。

冬柳二首

北風凜冽百花黃。河畔依稀展素妝。流水潺潺秋色遠。白雲深處柳絲長。

柳色蒼蒼白露寒。曉風晨起意難安。憑欄又是相思日。惹得愁心夢裏殘。

秋柳

崔之雯

悄倚秋裝意態嬌。臨風舞倦小蠻腰。東皇一去無消息。零落長條更短條。



秋日感懷

霜染梁溪乍覺寒。黃花逗我倚欄看。傷心冷落庭前柳。一任西風與折殘。

秋夜不寐

四壁蟲聲唧唧哀。一聲未了百聲來。聲聲喚醒鄉關夢。魂斷江南白雁回。

石門

巖嶂嵯峨稱石門。撐空矗立氣平吞。山嵐淡與秋無際。漫道黃昏便斷魂。

白雲洞

白雲洞口白雲深。雲白楓紅障石門。一片白雲橫夕照。不知何處覓仙痕。

西施墩

皖風 文藝

芳舟渡過剩餘香。碧水悠悠萬古長。一段風流誰解識。晨烟暮雨總淒涼。

依稀猶見美人痕。輕轉芳舟傍小墩。數點寒鴉歌暮色。一溪秋水近黃昏。

懷表兄石麟

顏景華

淒切秋聲到院東。懷人心逐暮天鴻。客中寂寞誰知己。惟有靈犀一點通。

步友人無題原韻

眉梢深鎖苦尋思。無限愁懷獨我知。一種柔情誰省得。紗窗獨坐日斜時。

防空演習

瞬息江山一彈煙。縱橫無主逐風旋。轟隆只見雲端火。繞匝山城落照邊。



皖 風 文藝

送別夏君漢武

翫燭西窗夜欲闌。離筵把酒淚頻彈。勸君莫似今宵月。應作尋常一樣看。

聞雁

葉子幹

無端鴈唳到江邊。斷續淒清月一天。客夢驚醒歸不得。滿腔秋思壓詩肩。

中秋待月

平分時序當三五。準擬開顏醉一場。何事素娥偏作態。轉於此夜惜清光。

秋日

寒鴉逐隊爭移樹。野水無心綠到門。彌望不堪秋瑟瑟。曉風吹斷碧雲根。

內子寄衣

一〇八

霜砧幾度怯聲殘。刀尺遙憐半臂單。爲報秋風吹客瘦。寒衣不比舊時寬。

秋夜

客裏逢秋百感生。匡牀獨坐月光明。寒蛩何事鳴聲急。似替離人訴不平。

村居樂

王富春

一片青山帶夕陽。微風過處稻花香。村籬合是神仙處。閒聽新歌陌上桑。

西施墩

波光猶照一墩香。如此湖山半夕陽。霸越亡吳成底事。澗邊幽草太蒼涼。

遙望東大池

晴嵐霧色總相宜。紅葉秋山雁語疑。夕照楓林秋欲



醉村人遙指是東池。

月夜懷鄉

高樓月近耀清輝。萬里長空一雁飛。休道他鄉鱸味好。故園今夜蟹初肥。

夜雨

瀟瀟一片泣霜楓。客子愁中復怨中。午夜那堪聽苦雨。况兼落葉亂西風。

桂煌書來頗帶傷感詩以慰之

蝴蝶世事總傷神。壯士安能負此身。君道人生原一夢。夢中也合惜青春。

秋柳

鳥島多姿不耐風。新來疏瘦雨煙中。輕狂勿怨秋蕭瑟。且向殘陽伴晚楓。

皖

風

文藝

太湖

瑤娥明鏡霧中消。范蠡湖邊一望遙。好是遠峯留夕照。波光冷冷暮迢迢。

夜半聞風

陶蔭祺

朔風凜冽逼人寒。夜半燈昏瘦影單。最是梁鴻溪畔月。淒涼還照碧闌干。

思親

數月飄零惹恨長。白雲深處是吾鄉。而今始識離親苦。夢裏親顏更渺茫。

登石門山頂

孤峯高入白雲巔。撫葛攀藤獨占先。一片秋光無限好。五湖空翠障秋煙。

春日晚眺



皖 風 文藝

城東楊柳未飛花。閒倚高樓眺落霞。柳未枯殘花未謝。伊人不見夕陽斜。

遊玄武湖

玄武湖中一葉舟。菱荷十里暗香浮。天邊日落寒鴉噪。惹得遊人萬縷愁。

春夜

晚風軟軟草萋萋。春去空勞杜宇啼。月影漸昏花弄影。湖山夜色正低迷。

木芙蓉

名花秋豔易魂銷。却恨冰霜未解嬌。自是風流多薄命。早煙暮雨玉顏凋。

午夜驚夢

忽忽他鄉已數年。每逢驚夢更凄然。可憐今夜三更

猶掛淒涼雪後天。

秋日晚眺

地曳斜陽墜。天鉤新月懸。樓高來暮色。風定立炊烟。闔眼三皖入。離魂一線牽。依依雙燕子。飛過畫欄前。

奉寄雁迅兄溫州卽次原韻

戴雙倩

千里迢迢隔。情通夢寐間。恨無三尺劍。殺出百重關。壯士空懷志。將軍莫破顏。傷心誰與共。舉酒對河山。

聖俞句

中秋夜飲

碧天誰洗出。人月共登樓。爭看今宵影。依然去歲秋。詩成聊代淚。酒熱易消愁。肉食原多鄙。誰能及遠謀。

酬溫君大化

魏恆葆



長松埋澗底。鬱鬱未能伸。時亂值欺主。道微鬼弄人。
嚴饒志不釣。楊震世清身。富貴草頭露。惟同魚蠹親。

壽蔡君其松二十

懷抱煙霞志。羨君清淨身。韶華如月滿。文采與時新。
介壽千樽酒。長松百世春。華堂筵上客。猶有未歸人。

望江樓

周本瑞

獨上望江樓。江天一望收。落霞追雁影。宿霧漫蘆州。
得失差爭鷺。沈浮笑泛鷗。男兒胸磊落。豈在覓封侯。

登靈隱山頂

俞禧

山路如梯椅。行人畏若顛。峯頭一返顧。地面盡堪憐。
秋稻輝金彩。晴湖靜碧煙。獸迷奇石裏。鳥點茂林前。

詠濤神

朱長樂

一瀉胸中憤。驚人作怒濤。水奔天馬疾。浪捲海門高。

皖 風 文藝

忠烈垂青史。馮夷莽濁醜。屬鑿千古恨。遺憾付滔滔。

次詹德毅君偶感原韻

關河淪落久。壯士不堪羞。莫作殘棋看。甯將孤注投。
潮流驚變幻。身世歎沉浮。怕對他鄉月。憑欄淚自流。

登惠山

倪裕襄

惠山高不極。乘興一登臨。飛鳥眼前過。層雲脚底深。
連天湖水闊。匝地草蟲吟。日暮鄉思動。長歌發楚音。

遊梅園

名園真隔世。宛若武陵鄉。石徑通幽洞。山雲罩野堂。
老梅自成伍。秋桂暗飄香。到此塵心滅。悠然物我忘。

院中芙蓉花

院中芙蓉花。秋來自婀娜。不趨三春豔。豈怨東風左。
玉蕊冷露濕。金房寒煙鎖。寂寞開且落。清高何如我。



皖 風 文藝

雪 次東坡韻四首 鄧亨鳴

玉天晚落粉纖纖。妝點亭臺氣轉嚴。好讀明光窮士
燭。難鹹淡泊小民鹽。凜風蔽蔽侵長袖。冰柱巉巖掛
短簷。舉幕遙看東圃菊。瘦軀已沒露花尖。

日暮風寒噪凍鴉。蕭蕭萬徑絕行車。凌寒禿柳疑飛
絮。炫目枯林也着花。照耀難分天地界。品燮不辨富
貧家。兒童嬉戲未嫌冷。舉插相呼堆夜叉。

嬌舞玲瓏落地纖。琉璃樓閣換莊嚴。漫將輕薄隨飛
絮。端合風流詠撒鹽。已竊蟾光窺茜牖。欲分梅影上
茅簷。寒飈一樣吹毛髮。底事冬來勢轉尖。

曉夢驚回亂曉鴉。漫漫問字冷行車。一陽已報春收
象。百敕先催樹放花。不喜驅寒吾有酒。還憐露宿彼
無家。晚來偏覺詩心澀。白戰深慚手八叉。

登惠山

戴雙倩

振衣躡石上峯頭。濯足空明萬里流。落落乾坤餘我
輩。紛紛木葉下深秋。江南風月添新感。塞北干戈繫
舊愁。極目鄉關渾不見。遠天無際白雲浮。

旅懷

黑塞青林路未通。萬愁都向異鄉中。夢回猶欲重相
見。別後方知不易逢。入耳秋聲憐旅雁。搜腸苦語答
寒蟲。虛窗已帶薰微白。懶擁羅衾待日紅。

感懷

李醉芳

琴劍飄零送此身。悲秋壯志寄蜚鳴。思親夢繞江南
月。憂國心縈薊北城。未喜錙銖爭俗客。慣隨花鳥戀
詩情。碧雲天際西風緊。一片吟魂幾度驚。

秋日憶故園舊遊

（昔在湖小課餘之暇
輒率兒童並諸教師攜



酒登山今日思
之不覺極然)

寸心依舊故園留。夢裏烟霞客裏愁。紫蟹黃花今日
淚。青山紅樹昔年遊。絲絲鬢亂秋風影。灑灑杯翻落
葉舟。林下忘機成妙趣。尋歸每帶月光流。

赴鎮受訓偶感

阮治安

何時報國遂初心。細柳營中日月深。待且橫戈辛苦
備。中流鼓楫壯圖存。長歌朱鳥招雄鬼。遠絮青猿返
舊林。擊碎唾壺狂不得。夕陽無色慘陰沉。

九日登錫山

落帽題糕事未休。倚欄特立氣橫秋。千山鱗甲凝風
冷。萬谷笙鐘接夢幽。誰遣新霜紅到葉。漫教愁鬢自
搔頭。錫山滿野今猶昔。惆悵西風薄暮遊。

初雪有感

皖 風 文藝

連日陰風吹窳窳。飄飄小叢又彌天。漫誇六出榮枯
草。終是千花見大田。壯志未酬仍故我。中原多難忍
留連。建康席上燈昏夜。怕聽歌聲雜管弦。

秋日偕諸同鄉遊太湖

凌雲長嘯意縱橫。小集三生亦有盟。景物同看人事
謝。芳醪自把酒樽傾。藕花香惹羅衣冷。畫檻風吹水
氣清。一葉扁舟湖萬里。問君何似故鄉情。

擬黃鶴樓詩次崔顥韻

胡臻祿

長江後浪摧前浪。浪去惟存黃鶴樓。多少利名空寂
寂。幾回詩墨步悠悠。烽煙不斷長城窟。王氣猶偏白
鷺洲。今日登臨怕北望。不堪家國使人愁。

夏夜偶成

朱長樂

纔過黃昏氣漸清。竹床閒坐晚涼生。亂星似露垂將



皖 風 文藝

滴。初月如弓欲欲傾。綠樹風輕蟬寂寂。朱樓夜靜笛聲聲。管絃歌罷人何處。黯澹銀河北斗橫。

他鄉感賦

浮雲冉冉意茫茫。一感週逢一自傷。萬里家山偏入夢。十年客地總迴腸。性因疏懶人多棄。心爲時艱恨轉長。試上惠泉山上望。北風凜冽戰雲忙。

秋蘭

黃時英

秋來未減舊容儀。一點冰心且自持。欲伴黃花同晚秀。豈隨碧柳便先衰。霜侵轉覺芳顏淡。月照尤憐倩影奇。性本幽閒塵不染。沉吟相對足情怡。

芭蕉

脫卻霜皮抽嫩綠。層層大葉自成奇。影搖夕照風生趣。響聽清宵雨過宜。瀟灑不同蒲柳態。幽閒還帶竹

一一四

松姿。窗前披拂多涼意。相對情恰好賦詩。

園樂

俞 禧

漫責頑童掃不開。天將雲影亂成堆。踏來蕩漾疑居水。步去模糊詫絕埃。鳥詠枝頭聲細細。魚浮池面意恢恢。劇憐秋菊亭亭立。悄向騷人勸酒杯。

閨趣

窗紗綴密篆煙微。棋落無聲照夕暉。凝碧秋波綠細想。亂蓬金縷翠頻揮。鳳舞雲心音裊裊。柳扶水面態依依。多情爲底挑紅綫。個個癡蛾向外飛。

贈友

才膽八斗傾明輩。舉止翩翩正少年。萬里鴻程雙足勁。千層雁塔一身先。區區吏祿看微賤。浩浩民生作大賢。東北河山傷半壁。鶯花春野莫留連。



遊東大池

丁逸塵

石徑幽深蛩語寒。茂林環抱此中寬。一泓秋水蒼天遠。匝地西風白袷單。人語忽傳深澗外。雁聲直下暮雲端。桑麻鷄犬悠閒甚。許我從容竟日看。

重九作

王國璠

漠漠輕寒漠漠霜。客中無奈過重陽。江南絃管歌聲急。塞北烽煙寇篋張。殘卉已醒蝴蝶夢。肥螿洽助菊花觴。湖山只數梁溪好。水綠山青雁影長。

挽同學潘君

錢曾瑞

使君磊落性情溫。文字窗前每共論。道韞正期能詠絮。巫陽那識竟招魂。遺容偶見揮雙淚。尺素難裁達九原。生死從來如夢幻。夜臺不用過合窳。

登亞父山（巢縣南二十餘里有范亞父山）

皖風文藝

登臨四顧意悠然。斷碣殘碑滿目前。當日虛名留一世。今朝荒冢已千年。雷才空負君應恨。妙策難施我亦憐。七十老人成夢幻。只存風月望無邊。

晚眺

偶來閒眺翠微巔。風景怡人滿目前。芳草碧連遙嶺外。晚霞紅映近湖邊。鐘鳴野寺傳蒼謁。鳥宿深林起暮烟。如此江山如此景。挑燈好作畫圖編。

不寐聞鐘

悄然夜靜月高懸。風送鐘聲到耳邊。敲罷依稀傳遠寺。聽殘彷彿出危巔。悠揚易使禪心定。斷續頻教客夢牽。料得幽人當此際。閒吟詩句不成眠。

與朱紀洪登錫山龍光禪寺浮圖

倪裕襄



龍光高塔勢摩穹。此日登臨顧盼雄。萬里江山呈眼底。九秋風物斂胸中。迢迢湖水明相映。擾擾城塵隔不通。長嘯一聲驚上帝。朵雲飛出紫霞宮。

蕭齋寂寂夜三更。何處風聲似雨聲。蓦地忽摧林木落。連天更作浪濤驚。簷前鐵馬丁東急。帳裏羅衾轉轉輕。一種駭人聽不得。終宵嗚咽為誰鳴。

九月十一夜大風

我同情的雪

鄧夏鳴

啊！我同情的雪！

你生就的玲瓏剔透；

你天然的光明皎潔。

別人錯認了你是輕狂，飄泊；

只有我知道你的莊嚴，灑脫。

你美麗的花瓣，

要在這樣乾淨的天地，

才獨自地煥發；

你勇敢的精神，

亦要在這樣冷酷的氣候，

才活動的顯着。

啊！我同情的雪！

你要借着冷嚴的性情，

試盡了人間的松柏；

你願犧牲了潔白的身軀，

來遮盡了塵寰的醜態。

啊！我同情的雪！

× × ×

× × ×

啊！我同情的雪！

× × ×



你有公道的心腸，

遮去了，

一切貧富的區別；

你有淡泊的胸懷，

消化了，

還同水一樣的清白。

× × × ×

啊！我同情的雪！

你點綴了枯樹上的銀花；

你裝就了紗窗前的明月。

我給你迷入了「春深之夢」

忘卻了歲寒羈愁的一切。

× × × ×

啊！我同情的雪！

只有我不怕你的冷清凜冽。

因為你冷了，

才覺我心頭的狂熱。

可是我又在時刻的當心，

怕的是太沸了我的熱血，

反顯得你的單調和冷落。

× × × ×

啊！我同情的雪！

你冷僻的特性，

不是你的情感缺乏。

這是你磨練我們的意志，

鍛鍊我們的體格。

我願意帶着你的寒威，

和我的熱血。

掃蕩了！

掃蕩了我們的東北。

× × × ×

啊！我同情的雪！

我願意和你結很親密的契約，

保持着我們永久的性格，

我們自己要相信，

一定要經過這樣的枯寂，蕭瑟，

才能盼到燦爛的，和暖的，春光到得。

一九三六·十二·二五·



怎 能 忘 却

陳 樹 安

怎能忘却——

春之晨。

新月未墮；

朝霞初生；

融冶的春風呀！

吹醉了一對黃鸝。

× × ×

怎能忘却——

仲夏的黃昏。

柔波輕輕擊着船舷，

湖水裏倒映着雙影。

荷蔭深處；

歌聲裏，驚起一對飛鷗。

× × ×

怎能忘却——

中秋夜。

明月下，

笑語聲中；

嬈嬈的香烟；

環繞着我倆的雙影。

× × ×

怎能忘却——

深冬的午夜。

斷續的柔語；

含淚的雙眸；

鐘聲裏，

墮墮了一顆明星！

錄一九三四舊作

自 訴

屠宗輝

我是一個羽毛剛豐的小鳥徘徊

於山頂，

竟遇着狂風暴雨打得我的兩翼

淋漓。

那茫茫的都市；



我西方回顧當年的生祥地——
那茫茫的雲天：

× × ×

都市呵！充滿着的總是那行肉走
尸，

籠罩着我滿懷的烏烟瘴氣；

雲天呵！雖是我二十年生命的發

祥地，

而今雖有迷戀也不能流連！

× × ×

我的發祥地——我的故鄉，

已給那無情的白水冲毀於無地。

啊，便這樣開始了我漂泊的生涯，
便這樣開始了我青春的徬徨。

× × ×

我漂泊的生涯無盡期，

我青春的徬徨年復年。

慈愛的老母已拋棄雛兒去到九

泉，

白髮的老父也還是烟霧迷漫隔

雲天！

× × ×

童年的美夢而今只是悽然！悽然！

飢寒的驅使更負上創傷綿綿。

人情的險惡永遠爆裂了我的血
潮，

長路的崎嶇永遠深刻在我的心

田！

× × ×

而今呵，我仍然是朝朝暮暮受盡

了顛簸，

我雖然想以我的毅力衝破天庭，

可是我這樣負着重創的心靈，

何時能夠走完這崎嶇的長征！

一九三六·二，二。作



餞 別

王國璠

姑娘！這是餞別筵——

姑娘呀！你應知。

你不要感嘆與唏噓，

美酒芬芳，請你慢慢的斟呀！

× × ×

唯別離才造出深長的回憶。

慢慢的嘗。

姑娘！這是餞別筵——

唯別離才引起崇高的友誼。

我有幾句話來奉上：

美酒芬芳，請你慢慢的斟呀！

姑娘呀！你應知。

別離——是這般的容易。

慢慢的嘗。

相會呢！又不知在何時？

我有幾句話來奉上：

詞

憶少年

鄧夏鳴

如此舞征途風色。

悲來歌哭。歡來嬉戲。豪來叱叱。廬山有真面。問幾人能識。

紅窗聽

春盡江南猶作客。撫吳鉤。臨觴太息。陌頭柳

細雨黃昏人病後。聲淅瀝。客窗消受。峭寒初入羅衣。



補。顧。影。腰。圍。瘦。遙。望。故。鄉。頻。舉。首。但。空。見。雲。遮。碧
落。煙。迷。破。堞。舊。愁。無。奈。贏得。新。愁。又。

惜雙雙令

鼻。鼻。涼。雲。稜。塔。落。寒。料。峭。羅。衫。嫌。薄。樹。杪。炊。烟。擗。輕
風。散。作。前。山。幕。新。蟾。已。上。渾。無。覺。驚。雁。叫。長。天。寥
寞。曲。曲。紅。樓。角。雕。欄。應。有。人。憑。着。

巫山一段雲

夜。靜。天。光。遠。雲。開。月。色。圓。比。肩。小。立。玉。闌。干。顧。影。兩
無。言。別。夢。洲。前。草。歸。心。箭。上。絃。郎。來。未。及。道。平。安。
先。問。幾。時。還。

眼兒媚

惺。松。曉。夢。覺。來。初。脈。脈。舊。情。多。回。眸。微。笑。瓠。犀。排。玉
梨。頰。旋。渦。盈。盈。怕。說。分。離。恨。凝。眸。盞。修。蛾。一。腔。言

皖 風 文藝

語。萬。般。心。事。都。託。秋。波。

卜算子（題繡被）

錦。被。簇。姚。黃。春。去。花。如。舊。疑。有。雙。雙。夢。裏。鴛。花。底。端
相。久。枉。自。號。風。流。妬。繁。宵。和。畫。花。奈。無。情。若。有。情
當。悔。爲。君。繡。

浣溪沙

小。住。銀。光。似。水。天。羅。衣。冉。冉。不。勝。寒。凌。波。忘。卻。步。人
間。冤。海。欲。銜。精。衛。石。蟾。宮。不。信。桂。闌。珊。分。明。殘。影
映。河。山。

訴衷情

梧。桐。搖。搖。落。晚。風。微。簾。外。雨。霏。霏。驚。鴻。一。瞥。寒。影。料。隱
着。暮。雲。飛。離。別。了。幾。何。時。又。重。歸。乍。涼。天。氣。欲。喜
還。悲。味。耐。人。回。



虞美人

別時囑耳叮嚀久。別後書頻守。蠻箋密密布銀鈞。猶道相思欲訴恨無由。問君幾日尋歸轡。多少情難說。歸來急詢說何如。又道萬千言語一時無。

好女兒

杵搗藍橋。鳳引瓊簫。竟誰知。比翼鸚鵡鳥。似鴛鴦拆散。沙汀夢冷。南浦魂消。猶記河梁邂逅。乍低首。半含嬌。待回頭。偷下霜禽眼。又怕郎瞥見。眉低翠黛。頰漲紅潮。

西施

夜闌擁髻話分離。惆悵兩情癡。星眸銜淚。低首怕郎知。暗拭春纖。眼角飛紅暈。頻向鏡偷窺。柔懷密付青禽寄。情深處。意偏疑。一孤燈館。歸夢覺來時。多謝

叮嚀。切莫相思苦。卻添出相思。

河瀆神

雲重壓天低。乍來風雪。寒侵燈影。暗裘衣。平蕩無限離思。紅樓遙指江南客。幾度夢魂飛入。碧落何因偏妬。故教鴛瓦。遮白。

如此江山

寒鴉

王國瑤

黃雲漠漠垂天半。亂鴉聲在枯樹。料峭柴門。蕭條古寺。幻出閒情冷趣。夕陽歸路。惹空怨年年。玉顏無數。一再三啼。驚他鴻雁過江去。浮生事事多誤。天涯送客也。留別無句。瘦影煙沉。寒林夢短。淒絕何堪。羈旅。愁共誰語。歎孤棹吟邊。短檣淒處。獨立荒寒。西風其怨汝。

水調歌頭



夜夜此明月。照徧幾多人。我來今夕清坐。把盞問前
因。天上瓊樓玉宇。人世悲歡離別。一樣涼非真。大夢
百年耳。領取夢中身。傷心事。風吹過。怕重論。無那
青天碧海。相對最傷神。聞說姮娥竊藥。飛入廣寒宮
闕。萬古謝紅塵。我欲學仙去。高舉躡冰輪。

南柯子 題畫

風起零黃葉。灘迴聚白沙。欸乃聲裏間啼鴉。正是荒
寒渡口夕陽斜。遠樹分新月。長橋攔暮霞。扁舟吹
雪向天涯。不信今宵殘夢。宿蘆花。

陂塘柳

數鷗邊幾層寒碧。帆帆飛出林頂。日日愁風愁不盡。
那管霜欺雪打。江天迴。想細雨春來。不似今番冷。掛
時端正也。輕曳有聲。白都無色。人立渡頭等。嗟行

皖 風 文藝

路。十幅蕭蕭低映。歸舟天際應難。生涯已慣漂零苦。
任爾斜斜整盞。飛難定。看踏浪高懸。悄入無人境。夕
陽天暝。更鴉噪短橋。鷺眠荒渚。一樣冷光景。

釵頭鳳

風兒惡。衣兒薄。頭低不語心如割。離情黯。柔腸斷。思
量前事。錯教人賺。算算算。夢兒覺。魂兒弱。孤燈寒
影。淒涼。喚。偷聲喚。低聲喚。爲她消瘦。腰肢一半。看看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懷 阮治安

楓葉呈紅。梧桐初脫。芭蕉不雨聽颼。看綠雲深處。明
月孤舟。一去經年寂寞。憑誰訴。終日凝眸。凝眸處。青
山九曲。不見汀洲。啾啾。雁又過也。撩亂客心。悲欲
淚還休。恨楚江明月。只是低頭。遙念煙橫南浦。想只
有江上沙鷗。應分付春來燕鷺。莫送閑愁。



皖 風 文藝

憶秦娥 哭友

風淒切。招魂何處心摧折。心摧折。青衫袖濕。斑斑淚血。漏聲寂寞人聲絕。傷懷最是梁間月。梁間月。依稀猶照君之顏色。

菩薩蠻 送別

惱人天氣風和雨。送君南浦從今去。一葉下纒纒。愁懷兩處同。倚欄恆獨立。芳草無心碧。薄醉未成醒。驪歌不忍聽。

憶秦娥 客感

感離別。飛奴寂寞音書絕。音書絕。滿腔心事。憑向誰說。晨雞處處都啼徹。疏星未落東方白。東方白。曉風吹起。鄉愁疊疊。

望江南

周本瑞

最惆悵。對影夜漫漫。新月東山弦樣出。歸心正是箭。離弦無意更留連。

紗窗恨

俞 禧

漫天雁羽秋聲裏。並頭飛。八行重讀無歸字。恨依依。空閨寂。塵掩琴瑟。夕陽下。一扇金屏。月湧春潮。淚滋衣。

八拍蠻

秋菊戰霜排隊長。馥風重疊接天香。少婦樓頭羞顧盼。雙雙鴻雁度斜陽。

淡黃柳

衰柳

丁逸塵

翠蛾翠結。憔悴秋時節。漢苑回頭應淒切。舊日風流誰說。舞態婆娑。蟬更咽。空悲絕。記否春風陌。慣送離人羈客。嘆冰霜摧折。繁叢歇。紅板橋空。蕪城事往。誰續曉風殘月。



編輯後話

這樣一本草率的刊物，內容的幼稚，材料的枯窘，讀者方面，感覺到不滿的印象，已經早在我們的預料當中了。不過站在我們本身來說，極倉卒的時間，能夠把牠敷衍出來，似乎已經覺得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並不是我在「文過」「遮羞」的話。大蓋環境和事實的，確是這樣的吧！

本校從前歷屆都有安徽同學在一塊研究學術的團體，可是沒出過刊物。本學期因為人數的激增，大家爲着交換知識，爲着介紹各人鄉邦的風土人情，才想來辦一個創刊，留做大家的紀念。

但是一直過了第二次月考以後，雖然討論了

皖風 編輯後話

兩次，結果都因為經費的困難，終弄成一個「中道而畫」。到了最近，才由某同鄉的友人提議募捐幫助。這一下又燃起大家心中已死的灰，鬧着要募捐。出刊在募捐啓的發出，又蒙着諸鄉賢的熱烈贊助，（寫到這裏我要代表全體社員向捐款諸君致謝）捐來的款數，竟然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目的，這樣一來，到弄成「騎虎難下」之勢，就是非出刊不可。

可是年內只有這幾天，真有點來不及。只得大家胡亂寫點東西，拚湊一下，總算把牠敷衍出來。因為要留着各人的真面目，在這將近大考，各教授都在忙的時候，也就沒去請先生們鑒訂。好在我們出



皖 風 社員通信錄

這本東西用意不是在出風頭的，所以也就大膽的

拿出來。我們不希望沒有毛病，只希望看到我們的

毛病的讀者們，隨時切實的指導我們，等待我們以

後的改良前進！

這是我們在編完這本東西以後，對愛護本刊

的讀者十二分盼望的熱忱！

—— 冥鳴 ——

社員通訊錄 (以筆畫多少爲次序)

姓 名	別號	年 齡	籍貫	通 訊 處
丁逸塵		二十四	合肥	舒城薛家巷段宅轉
王國璠	秋萍	十九	舒城	舒城舒城中學校
王富春		十八	懷甯	安慶任家坡五十八
王謨明		二十	合肥	蕪湖轉忠廟長臨河
阮治安	策	二十	無爲	蕪湖轉鳳凰頭阮恆
朱茂珍	松影	二十三	涇縣	蘇州張果老巷二號
朱長樂		二十三	靈璧	睢甯縣卓家圩郵轉
			高圩	
李醉芳		二十四	無爲	蕪湖上土橋轉湖隴
吳常燾		十八	合肥	蕪湖西南城根十八
吳常熊	叔祥	十八	合肥	蕪湖西南城根十八
周本瑞		二十	合肥	蕪湖北門外牛車巷
胡葵祿	耕之	十九	巢縣	南京祥宅巷五號
俞 禧	經天	二十一	婺源	江都仙女廟商會巷
徐占魁	雪窗	二十二	懷甯	安慶西城外板井巷
陳樹安		二十	太平	南京王府園玲瓏安堂
				線電研究社轉



倪裕襄	石梅	十	九	盱眙	盱眙山上東門口倪家巷
唐宗輝	笑我	二	十	宣城	蕪湖水陽鎮陶恆元號轉
陶蔭淇	近水	二	十	巢縣	巢縣小東門街二十號
黃焯然	治平	二	十	南陵	南陵縣麒麟橋鎮
黃時英	卓瓊	二	十	合肥	合肥城內西門大街西段聯保辦事處
崔之雯		十	九	太平	蕪湖北門內街八號
程度	石民	二	十	績溪	南京白下路王芳齋轉
萬長源		二	十	鳳陽	寶應痘神廟街
					萬長洪
					二十
					鳳陽
					寶應痘神廟街
					葉子幹
					二十二
					蕪湖
					蕪湖寺碼頭阜康里七號
					鄧夏鳴
					玉
					二十二
					合肥
					合肥廖巷
					鮑傳簡
					鏘青
					二十
					和縣
					寶應堂子巷二十六號
					錢曾瑞
					露茜
					二十
					巢縣
					巢縣東河街
					顏景華
					二十
					蕪湖
					蕪湖南庫子街十七號
					戴雙倩
					心裁
					二十
					盱眙
					南京古鉢營八號
					魏恆葆
					二十四
					蕪湖
					蘇州醋庫巷二號

本刊捐款諸君一覽

胡燕伯先生	五元	倪裕襄先生	三元	李子雲先生	二元
許廣颺先生	三元	張懷民先生	二元	陶有衡先生	二元
徐占魁先生	三元	鄧竹如先生	二元	涂正如先生	二元
皖		風		本刊捐款諸君一覽	
				一一七	



皖

風

本刊捐款諸君一覽

一二八

王富春先生	二元	牧石屏先生	一元	吳選臣先生	一元
王慎錦先生	二元	洪長佳先生	一元	吳撫民先生	一元
葉子幹先生	二元	陶天池先生	一元	王國璠先生	一元
黃元啓先生	二元	經素貞先生	一元	黃時英先生	一元
唐宗輝先生	二元	陸心國先生	一元	鮑傳簡先生	一元
錢曾瑞先生	二元	劉紹楨先生	一元	吳常熊先生	一元
吳常濂先生	二元	汪韶九先生	一元	萬長源先生	一元
顏景菲先生	二元	吳志道先生	一元	萬長洪先生	一元
崔之雲先生	二元	劉競揚先生	一元	陳樹安先生	一元
丁逸塵先生	二元	吳慶球先生	一元	周雲生先生	一元
章升和先生	一元	高士璣先生	一元	唐繼鼎先生	一元
吳家祥先生	一元	薛德馨先生	一元	胡臻祿先生	一元
徐星平先生	一元	劉詠如先生	一元		

載轉止禁 權版留保

無錫國專安徽同學學術研究社皖風創刊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皖風編輯會

印刷者 無錫文新印刷所

品 賣 非

52
236172

